

傅佩荣

解读论语



朝闻道，夕死可矣

阅读《论语》，是一件愉快的事，自由沉潜其中，以孔子为师，与孔子为友，更是半生乐事。因为，认识孔子，就是认识一个传统的开始，就是了解人生何去何从的方向，也就是正确实现人生理想的第一步。

线装书局

前言

《论语》的普世价值正耀眼

傅佩荣

走到世纪交会的今天，人类免不了要想一想“何去何从？”鼓起勇气瞻望未来，好像看不到光明的远景，比较稳妥的办法，还是回顾历史，向丰富的传统资源借取灵感，融入现代人生活的处境，由此激发创新的智能与坚定的信念。

主意打定之后，要从何处入手？换个方式来问，有没有一本书可以作为上上之选，其内容足以响应最大多数人的根本愿望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《论语》。不过，中国人的这种选择，能够得到外国人的支持吗？1982年，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的例行聚会中，谈到21世纪人类需要什么思想时，几经斟酌之后的答案不是别的，正是孔子思想。

孔子思想能够跨越时空局限，突破语文、种族与宗教的藩篱，受到有识之士的一致推崇，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几项因素，如温和的理性主义，肯定人类可以借由教育与学习而施展潜能，如深刻的人道情怀，强调人我互重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如乐观的人生理想，相信德行修养是人人可以达成的目标，并且因而可以活得快乐而有意义。以孔子思想为立足点，人类既不会毫无抵抗地随顺俗化与物化的浪潮，也不会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形成尖锐的对立与冲突。

《论语》所蕴藏的普世价值正在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不仅如此，在当前大家迫切需要又束手无策的“生命教育”的课题上，《论语》也

提供了简明扼要而完整生动的架构。孔子以身教的方式，见证了生命的主体性与主动性。任何人只要真诚，就将觉察内在的力量在敦促自己朝向完美人格的目标前进。由于这个高贵的目标，人可以化解现实的困境与压力，常保心中的喜悦。人生由平面的生老病死，转化为立体的日进于德，在价值的层级上攀升，并且可以衔接于信仰的终极关怀。学了《论语》之后，人不但会珍惜生命，还会燃起奋斗的意志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：我们如何阅读一本两千五百年前的言行记录呢？

原文是文言文，典雅有余而清晰不足，即使背诵了孔子的言论，也未必知道他的真正用意，更谈不上付诸实践了。我们需要的《论语》版本，除了原文之外，必须附有可以清楚阅读的白话文，如果还能对重要观念加以解说，使零散的章句显示一贯的系统，那就更为可取了。

本书正是笔者累积二十年研究心得所作的尝试。原来以为这项工作并不困难，着手之后才发现值得多下许多工夫，并好像永远无法臻于完善。孔子说：“当仁，不让于师。”走在人生正途上，遇到值得努力的工作，就须全力以赴。我愿以本书与同代的朋友共勉，携手迎向 21 世纪。



导读一

简单而有效阅读《论语》的方法

《论语》的读法，无异于我们翻阅任何古代经典，首先要厘清的是原文“究竟”在说什么。由于历代学者的研究，《论语》每一句都展现了多彩多姿的面貌，以致形成难以跨越的障碍。譬如：文句中争议较少的，都是较为浮泛的观点；遇到像“仁、道、义、德”等关键概念，就找不到明确的解法；至于像“天、命、鬼神、生死”等观念，更令人有无从捉摸之感。

于是乎，我们要青少年死背硬记，要成年人懂多少算多少，然后就希望《论语》发挥神效，帮助大家安身立命，促使社会安和乐利。这种希望并非奢望，只是方法有待改善。笔者研究儒家思想超过二十年，相关著作已有十二种之多，最近几年更是全心致力于《论语》之解读，写成眼前这本作品，目标正是要为现代人提供一个简单而有效的阅读方法。我在本书所呈现的是以下几点特色：

一、在《论语》每章原文之后，有白话与解读。白话不仅求其与原文一一对应，并且还要流畅通顺，使中学生以上的读者不再受困于原文。

二、白话部分同时取代了一般《论语》读本的注释，因此免去了众说纷纭的纠葛，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。我这样做的理由与信心，已经在《前言》中加以说明。

三、解读部分是本书用心所在，专门就《论语》中构成孔子思

想系统的重要观念，作必要的引申、联系、发挥与省思，希望呈现孔子“一以贯之”的哲学体系。

阅读《论语》，是一件愉快的事，自由沉潜其中，以孔子为师，与孔子为友，更是平生乐事。因为，认识孔子，就是认识一个传统的开始，就是了解人生何去何从的方向，也就是正确实现人生理想的第一步。

导读二

解读说明

关于本书中几点特殊意见

本书所谓的解读，是详细研读各家资料，再从其中拣择分辨，求其正确合理的解法。没有以这些前辈的努力为基础，我不可能有信心从事这项工作。若不是经过二十年的专研，我也不敢期待读者相信我的判断。为《论语》作白话翻译，是不太可能有创见的，因为任何解释都可以找到前人的说法作为依据。我把这些依据的来源都省略了，否则本书至少将增加一倍篇幅。即使如此，某些较为特殊的章句仍然应该在此稍作说明。这些章句分为两类：

一、更改原文字句者。由于《论语》几经传抄，材料从竹简到书写与刻石，字句难免有些出入。历代学者虽然言之凿凿，还是不敢稍作更动。本书依此而更改的字句有：

1.“未若贫而乐〔道〕，富而好礼者也”【1.15】。在此加上“道”字。

2.“六十而〔耳〕顺”【2.4】。在此去掉“耳”字。这里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，请参考稍后的说明。

3.“〔启〕斯之未能信”【5.5】。在此把“吾”改为“启”，启是蒧离开原名，为学生对老师说话时的自称。

4.“〔谥〕曰：祷尔于上下神祇”【7.35】。在此把“谕”改为“谥”，因为谕为对死者的祝祷，谥为对生者的祝祷。

5.“〔必〕祭，必齐如也”【10.11】。在此把“瓜”改为“必”。

6.“‘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’”【16.12】。此句由【16.10】移到

这里。

7.“不患〔贫〕而患不均，不患〔寡〕而患不安”【16.1】。在此把“贫”与“寡”二字对调。

其他还有一些应该更改但无绝对把握的，就维持原文了，如“五十以学〔易〕”【7.17】；“患〔不〕得之”【17.15】；“问管仲，曰〔仁〕人也”【14.9】；“三〔嗅〕而作”【10.27】等。

二、界定原文含义者。本书虽然博采众说，仍有少数特别的译法需要稍加说明，如：

1.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”【7.7】。“自行束脩以上”是指“从十五岁以上的人”。理由是：（一）古人说话的语法“自……以上”皆指“从（几岁）以上的人”，如《周礼·秋官司寇》的“自生齿（一岁）以上，皆录于版”。（二）“行束脩”是指古代男子十五岁入大学所行的礼。束脩原指干肉，后来用以代表十五岁的男子，东汉郑玄已有此说，见《后汉书·延笃传》的李贤注所引。（三）《论语》中并无孔子收学费或束脩的记载，但是却提及“童子见”，“有鄙夫问于我”以及“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”，可知孔子所在乎只是如何有效教导别人而不是学费。

2.“六十而〔耳〕顺”【2.4】。这是孔子自述生平的一个阶段，另外五个阶段都以单一动词描述，如“学，立，不惑，知，不逾”，似乎不宜在此多出一个“耳”字，并且其他各阶段都有《论语》的资料可以互证，唯独“耳顺”令人费解。其次，孔子说君子“知天命”之后，就会“畏天命”，畏天命的表现不是“顺天命”吗？否则他在六十岁前后为何要周游列国，在别人看来是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”，同时又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？并且两次面临杀身之祸时，他都毫不迟疑地诉诸于“天”？此外，敦煌石经的版本是“六十如顺”，没有“耳”字；当代学者主张“耳”为衍文者，考据学者有陈铁凡、于省吾、程石泉，思想界则有冯友兰、沈有鼎、唐君毅等。

反观历代对“耳顺”的批注，则无不牵强。有关“束脩”与“耳顺”的详细讨论，另可参考笔者《儒家哲学新论》（业强版）。

3.“思无邪”【2.2】。这是孔子概括读诗所引的一句话，原文是描述马向前直行的样子。“思”是语首助词，无意义；“无邪”则是指直而不曲，意思是：《诗经》三百篇“全都出于真情”。孔子所揭示的“仁”字，就是要人由真诚的自觉，进而感通人我关系，体认“人性向善”的自发力量。由“真”到“善”，是孔子立论的枢纽。此处论诗，有其深意。

4.“可也，简”【6.2】。在此，“可”是子桑伯子的名字，而不是指“可以”，否则仲弓随后的评论是针对子桑伯子其人（简），还是针对孔子的判断（可）呢？显然是针对“简”。

5.“因不失其亲”【1.13】。因与恩通，亲与爱通，意为：施恩于人而不失去原有的爱心。如此，则全句三段话可以完全对应。

6.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”【2.16】。意思是：批判不同学说，难免会有后遗症，造成争论不休的祸害。孔子是主张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的，何必互相批判？

7.“吾不与祭如不祭”【3.12】。这句话是“祭如不祭”连读，否则不易呼应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。先说受祭者（鬼神）之如在，再看祭祀者之如不祭，就知道孔子何以不赞成了。

8.“无友不如己者”【1.8】。意思是：不与志趣不相似的人来往。如果解为不与“不如自己”的人交往，试问在事实上如何分辨又如何进行？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，何况是交友？

9.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【12.1】。意思是：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，就是人生正途。“克己复礼”不能分两段来解，否则己与礼对立，人性不是偏向恶的一面吗？至于以“人生正途”解说“仁”，则是贯穿本书的基本观点。孔子的“仁”字揭示了人性的真相，亦即人性在人生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展现其力量，使人由真诚而自觉其

“向善”，顺此力量前进，走上人生正途时，则须“择善固执”（《中庸》以此为“人之道”，确有所本），至于人生最高境界，则是止于“至善”了。一个“仁”字彰显了“人之性（向善），人之道（择善），人之成（至善）”；不仅如此，“仁”字“从人从二”，不离人我相与的关系，而“善”的定义则是“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”。

以上有关“仁”的解读，在本书中一再出现，合而观之，自成系统。另外还有比较深奥的“天”、“天命”、“命运”等。读者若能在相关语句的解读部分稍加留意，也可以获得完整而连贯的见解。能为《论语》解读并贡献自己的心得，实为平生幸事，还望高明君子不吝赐正。

导读三

《论语》源流

《论语》是环绕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行记录。当时的学生各有所记，再经整理编辑而成。秦始皇焚书之后，原始版本已不可考，流传于世的有鲁人的《鲁论》、齐人的《齐论》以及得自孔子古宅夹墙中的《古论》。三论内容互有出入，汉代张禹综合前二者编定的版本得以通行，后有郑玄包含各家之注的版本最受重视。魏朝何晏博采众说，撰《论语集解》，再经梁朝皇侃为之《义疏》以及宋朝邢昺为之《疏》，现在足以代表汉魏时期研究心得的即是此一注疏版。南宋朱熹撰《论语集注》，综合宋代学者的见解，并以本身哲理贯穿其中，为元明以来科举取士之版本，几乎为人人必读之书。及至清代，学风偏重考据，学者研究成果可以由刘宝楠所撰《论语正义》为代表。民国以来，程树德所撰《论语集释》参考历代四百多家注解，写成二百万言，堪称最为完备。可惜一般读者对此不免望洋兴叹。稍后，既有学术依据又有白话解说的，则是杨伯峻的《论语译注》与钱穆的《论语新解》值得参考。然此二书自撰写至今也近四十年了。本书作者二十年来研读上述各书并参酌《论语会笺》（竹添光鸿所撰，综合日本学者的心得）以及几种英译本（如理雅各、辜鸿铭、刘殿爵所译者），然后才敢鼓起勇气为之解读，希望能以清晰流利的白话与完整连贯的系统，呈现《论语》的永恒意蕴，提供新世纪的读者一部较为理想的《论语》读本。

导读四

孔子小传

孔子，名丘，字仲尼，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（亦即鲁襄公二十二年），时为公元前551年。当时为东周春秋时代后期，诸侯各自为政，礼坏乐崩日趋严重。孔子祖先为宋国人（殷朝后代），后迁于鲁国定居，他生于鲁国鄹邑（今山东曲阜市附近的尼山）。孔子三岁时，父亲叔梁纥去世，他由母亲颜征在抚养成长，接受一般乡村孩子的教育（文化常识与基本战技），至十五岁告一段落，再自己立志学习，终于以博学知礼而闻名。

孔子十七岁时，母亲过世。二十岁时娶亓官氏（宋国人）为妻，翌年生子孔鲤（字伯鱼）。他做过的职业包括委吏（管理仓库）、乘田（管理牧场）与助丧（承办丧事）等。三十岁前后就有学生求教并追随他，形成一个独特的师生团体，以讲学修德与治国利民为其目标。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，学问与见识渐成系统，四十岁已可“不惑”。五十岁达到“知天命”，明白自己的神圣使命何在。鲁定公九年（公元前501年）孔子五十一岁，开始正式从政，为鲁国中都宰（县长），五十二岁，升任小司空（工程部门副长官），不久又升任司寇（司法部门长官），位列大夫，政绩卓越，五十三岁，更以司寇之职行摄相事，协助季氏处理国政，五十四岁，主张“堕三都”，想拆除郕、费、成三邑的城堡，以维护鲁国的统一与安定，可惜最后失败。孔子五十五岁时，齐国送给鲁国能歌善舞的女子，使执政的季桓子与鲁定公流连忘返，不久，鲁国举行郊祭，又未依规定送祭肉给孔子。孔子乃决定去职离乡，周游列国，遍历卫、曹、宋、

郑、陈、蔡各国。他的信心坚定，理想远大，犹如推行教化的“天之木铎”，在别人眼中则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这正是“六十而顺（顺天命）”的阶段，以致两次（在匡，在宋）面临生命危险，都将自己的命运直接诉之于“天”。

鲁哀公十一年（公元前484年），孔子六十八岁时，鲁国由季康子执政，正式召请孔子回国，孔子乃结束长达十四年颠沛流离的周游教化。孔子七十岁时，儿子孔鲤去世，七十一岁时，学生颜回去世，同一年（公元前481年）鲁君西狩获麟，孔子《春秋》绝笔，七十二岁时，学生子路去世。公元前479年，时为周敬王四十一年，鲁哀公十六年，孔子辞世，享年七十三岁。许多弟子为他守丧三年，子贡更再守墓三年。后来，孔墓附近筑室为家的多达百余户，形成聚落，名为孔里。

综观孔子生平，并无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但是却以身教与言教塑造了人的典型与典型的人，所谓“言而世为天下则，行而世为天下法”，所谓“匹夫而为百世师”，“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！”

目 录 contents

- 1 前言 《论语》的普世价值正耀眼
- 3 导读一 简单而有效阅读《论语》的方法
- 5 导读二 解读说明
 关于本书中几点特殊意见
- 9 导读三 《论语》源流
- 11 导读四 孔子小传
-
- 1 学而篇第一
- 15 为政篇第二
- 33 八佾篇第三
- 53 里仁篇第四
- 69 公冶长篇第五
- 89 雍也篇第六
- 109 述而篇第七
- 133 泰伯篇第八
- 147 子罕篇第九
- 167 乡党篇第十
- 183 先进篇第十一
- 201 颜渊篇第十二
- 219 子路篇第十三
- 239 宪问篇第十四
- 267 卫灵公篇第十五



- 291 季氏篇第十六
303 阳货篇第十七
321 微子篇第十八
331 子张篇第十九
345 尧曰篇第二十

学而篇第一



【1.1】

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，并在适当的时候印证练习，不也觉得高兴吗？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相聚，不也感到快乐吗？别人不了解你，而你并不生气，不也是君子的风度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子：古代对老师、长者的一种尊称，也可以在对话时用来互相称呼。在《论语》中出现的“子曰”，专指孔子所说的话，译文直接写成“孔子说”，较为清楚。
- 本章内容有三段话，先是自己努力学习，其次朋友互相呼应，然后在学习有成而未受重视时，可以坦然自处。
- 学：所学的泛指做人处事的道理。就学的内容而言，包括当时的知识（五经：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）与技能（六艺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），由此成就为有用的人才。就学的方法而言，要配合思（主体的反省与理解），以求温故知新，活学活用。
- 君子：在古代原指政治权贵（如：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）的子弟，或指有官位者；孔子保留这种用法，同时更强调以“君子”代表学行兼备的有德之人。因此之故，君子成为儒家的人格典型，指称有理想、有原则，不断进德修业，追求至圣境界的人。

君子成为儒家的人格典型，指称有理想、有原则，不断进德修业，追求至圣境界的人。



【1.2】

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正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

【白话】

有子说：“一个人能做到孝顺父母与尊敬兄长，却喜欢冒犯上司的，那是很少有的，不喜欢冒犯上司，却喜欢造反作乱的，那是不曾有过的，君子要在根基上好好努力，根基稳固了，人生正途就会随之展现开来，孝顺父母与尊敬兄长，就是一个人做人的根基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有子：有若，字子有，鲁国人，小孔子三十三岁。《论语》中，孔子的学生只有四人得到“子”的尊称，就是有子、曾子、闵子、冉子；原因也许是《论语》的编辑群出自他们的门下。
- 道：人所走的路，在此是指人生正途。可以引申为人生理想，事物法则，社会正义，宇宙规律等。凡是描写一种状况“应该如何”的，就是在肯定它的“道”是什么。
- 为仁：古代仁与人可以通用。“为人”以孝悌为本，并且由此引出人生正途的道，可以完全呼应前半句的内容，亦即不会犯上与作乱。如果最后一句所谈的是“为仁”，则仁与孝悌的关系将成为复杂的问题，而前半句的意思也就落空了。或者，我们可以说：孝悌是人类真心的第一步与最直接表现，因而是行仁的出发点，不过，出发点与“本”毕竟不宜完全等同。

【1.3】

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说话美妙动听，表情讨好热络，这种人是很少有真诚心意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《论语》中，仁字有三义：人之性，人之道，人之成。意思是要以“仁”来彰显人的整个生命历程，就是从潜能走向实现，再抵达完美。人之性是“向善”，人之道是“择善”，人之成是“至善”。向善须在真诚中，才能自觉，择善要靠智能与勇气，因此学生们经常向孔子请教什么是“仁”，至善则须“死而后已”，所以孔子从不称许同一时代的人为“仁”，对他自己也不例外。这里所批评的“巧言令色”，是针对缺乏真诚心意而言，少了真诚，无法自觉其向善的要求，当然谈不上进一步择善而行了。有关“仁”字的完整诠释，还须配合其他相关各章的解读。如【3.3】，【4.2】【17.21】等。

【1.4】

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曾子说：“我每天好几次这样省察自己：为别人办事，没有尽心

仁：《论语》中，仁字有三义：人之性，人之道，人之成。意思是要以“仁”来彰显人的整个生命历程，就是从潜能走向实现，再抵达完美。



尽力吗？与朋友来往，没有信守承诺吗？传授学生道理，没有印证练习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曾子：曾参，字子舆，鲁国人，小孔子四十六岁。
- 三省：古人常以“三”代表“多数”，因此这里所讲的不是三次，也不是接着所列的三件事。事实上，曾子一生“战战兢兢”，从爱惜身体到修养品德，所省察的自然不止这三件事。
- 为人谋：这三句话有其顺序，先是谈到别人（应指上司），接着谈到朋友，然后及于学生。在“人与人之间”尽好自己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，正是走在人生正途上，向着至善前进。

【1.5】

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治理诸侯之国，要尽忠职守与令出必行，节省支出而爱护众人，选择适当的时候征用百姓服劳役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道：在此作动词用，表示导、治理之意。
- 千乘：乘为计算兵车的单位，每乘四匹马。古代天子（帝王）拥有天下，号称万乘之君；诸侯所分封的则为千乘之国。春秋时代，诸侯各自为政，所以孔子以治理千乘之国为话题。

- 敬事：这三项原则由核心向外推展。先自我要求，敬事所以立信；再兼顾节用与爱人两方面，然后还须多为百姓设想。

【1.6】

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青少年在家要孝顺父母，出外要敬重兄长，行为谨慎而说话信实，普遍关怀别人并且亲近有善行芳表的人。认真做好这些事，再去努力学习书本上的知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弟子：指后生晚辈，今天称为学生或青少年。
- 仁：凡是行为合乎“人之道”的，都可以泛称为仁，亦即今日所说有善行芳表的人。任何社会都有这样的善人，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，不过，由于“人之道”永远指向至善的境界，所以孔子很少明确指出谁是仁者。
- 文：学文列在最后，表示青少年应该先学会良好的行为规范，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，而不可本末倒置，以为念书就是一切。

凡是行为合乎“人之道”的，都可以泛称为仁，亦即今日所说有善行芳表的人。

【1.7】

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与朋友交言



与有信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说：“对待妻子，重视品德而轻忽容貌；侍奉父母，能够尽心竭力；为君上服务，能够奋不顾身；与朋友交往，答应的事就守信用。这样的人，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习过，我也一定说他是学习过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子夏：卜商，字子夏，卫国人，小孔子四十四岁，是列名于文学科的学生。
- 贤贤易色：指夫妻相处的原则。理由是：接着所谈三事都是明确的人际相处之道，至于它列在首位，可能是因为古人认为“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”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等。
- 事君：古代拥有属地者皆可称为“君”，如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。为君所用，就须事君。在今天的意思是指为自己服务的机构或老板工作，但是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像古代那么稳定。

【1.8】

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言行不庄重就没有威严，多力学习就不会流于固陋。以忠信为做人处事的原则，不与志趣不相似的人交往，有了过错，



不怕去改正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在上文提过，君子可以指有官位者或有品德者。这里则是指立志成为有品德者的人。《论语》中的名词，在一定范围内有些弹性。譬如，“君子”常常指称“立志成为君子的人”。我们会逐渐习惯这种用法。
- 学则不固：博学多闻就不会顽固而不知变通。孔子教学的目的之一，是希望学生以灵活的智能来面对人生的挑战。
- 无友不如己者：如是相似的意思，不能说成比较。前面谈到“主忠信”，所以相似自然是以忠信为共同目标，然后可以在正当的志趣上互相勉励。

【1.9】

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曾子说：“丧礼能慎重，祭祀能虔诚，社会风气就会趋于淳厚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慎终：终是指生命结束。人有生必有死，以哀戚之心谨慎举行丧礼，才能表达对死者的尊敬与怀念，也才能使生者珍惜生命并且努力修德行善。
- 追远：远是指离我们较远的祖先。定期举行祭祀，提醒我们饮

无友不如己者，如是相似的意思，不能说成比较。前面谈到“主忠信”，所以相似自然是以忠信为共同目标，然后可以在正当的志趣上互相勉励。



水思源，心存感恩，然后为人处事也就比较宽厚仁慈了。

- 民德：社会风气。“德”字可以指言行表现、特定作风，也可以指道德上的修养与善行。

【1.10】

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；求之与？抑与之与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；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！”

【白话】

子禽请教子贡说：“老师每到一个国家，一定会听到该国政治的详细资料。这是他自己去找的，还是别人主动给他的？”子贡说：“老师为人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自制、谦逊，靠着这样才得到的机会；老师获得的方法与别人获得的方法，还是大不相同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子禽：陈亢，字子禽，陈国人，小孔子四十岁。
- 子贡：端木赐，字子贡，卫国人，小孔子三十一岁。
- 必闻其政：春秋时代，表面上仍是周朝天下，其实诸侯各自为政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倡言政治理想，也参与讨论各国政事。这些国家包括：鲁（孔子自己的家乡）、齐、卫、宋、郑、曹、陈、楚、杞、莒、匡等。
- 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：这五点特征是子贡的观察。修养到这种境界，好像没有什么个性了，其实不然，因为这五点是孔子在与各国君臣交往时的态度，个性不必在此表现。



【1.11】

子曰：“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观察一个人，要看他在父亲活着的时候选择什么志向，在父亲过世以后表现什么行为，如果他能三年之久不改变父亲做人处事的作风，就可以称得上孝顺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● 父之道：道是人生正途，引申为做人处事的作风，原则上都是要择善固执，但是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具体呈现却各有不同。譬如，从甲地去乙地，大家方向一致，却未必采取同一种交通工具，也未必选择同一条路。子女维持父母的作风三年，尽了哀思孺慕之情，往后要靠自己建立行事作风，继续走在人生正途上。

【1.12】

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有子说：“礼在应用的时候，以形成和谐最为可贵，古代帝王的治国作风，就以这一点最为完美，无论小事大事都要依循礼的规定，遇到有些



地方行不通时，如果只知为了和谐而求和谐，没有以礼来节制的话，恐怕还是成不了事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先王：古代帝王，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等。
- 道：在帝王来讲，是治国之道，引申为治国作风。
- 美：古代美与善可以通用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善侧重品德所造成的具体效果；美则用以形容一切合宜的事物或作为，应用范围较广。

【1.13】

有子曰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。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类，亦可宗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有子说：“与人的信，尽量合乎道义，说话才能实践。谦恭待人，尽量合乎礼节，就会避开耻辱。施恩于人，而不失去原有的爱心，也就值得尊敬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信、恭、因：信、恭、因三字，前两者都是指人际相处的一种操守或品德，“因”也不应例外。古代“因”与恩可以通用。
- 近于：接近而不相同于。譬如，义与礼是原则，而信与恭是实

在《论语》中，善侧重品德所造成的具体效果，美则用以形容一切合宜的事物或作为，应用范围较广。



际的作为，所以只能尽量符合原则的要求。这段话代表有子的见解。凡是读到孔子学生的说法，我们都不宜毫无保留地直接转换为孔子的思想。

【1.14】

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一个君子，饮食不求满足，居住不求安逸，办事勤快而说话谨慎，主动向德行高尚的人请求教导指正，这样可以称得上是好学的人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在此指立志成为君子的人。
- 有道：明白人生正途并且修行成果可观的人。
- 好学：在此有三个步骤。首先要降低物质享受的欲望，其次要在言行上磨炼及改善自己，然后再虚心向良师请益，使自己走在正途上。

【1.15】

子夏曰：“贤而无语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无谄，富而无礼者也。”子夏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’其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！吾请往而



如未言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说：“贫穷而不谄媚，富有而不骄傲，这样的表现如何？”孔子说：“还可以。但是比不上贫穷而乐于行道，富有而崇尚礼仪的人。”子贡说：“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就像修整骨角与玉石，要不断切磋琢磨，精益求精。’这就是您所说的意思吧？”

孔子说：“嗯呀，现在可以与你讨论《诗经》了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可以自行发挥，领悟另一件事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贫而乐道：道是人生正途。人在穷困时，较能显示志节的高低，这时除了“无谄”之外，如果进而坚持行道，并且以此为乐，就接近“人之成”的境界了。富有的人也可以行道，就是除了“无骄”之外，还须进而好礼。无谄与无骄是努力避免缺点，乐道与好礼则是积极有为的表现，后者显示了更高的境界。
- 诗云：引文出自《诗·卫风·淇奥》。

【1.16】

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，只担心我不了解别人。”

贫而乐道：道是人生正途。人在穷困时，较能显示志节的高低，这时除了“无谄”之外，如果进而坚持行道，并且以此为乐，就接近“人之成”的境界了。



【解读】

- 不己知：别人不了解我，不但不会减损我的才学与品德，反而促使我更努力进德修业。当然，我也可以循正当途径让别人认识我。
- 不知人：我不了解别人，这才是大问题。年轻时，要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；年长时，要提拔正直有为的后辈；若不知人，难免造成许多错误，悔之莫及。

不己知：别人不了解我，不但不会减损我的才学与品德，反而促使我更努力进德修业。



为政篇第二



【2.1】

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以德行来治理国家，就像北极星一样，安坐在它的位置上，其他星辰环绕着它而展布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德：古代有德治、礼治、法治的分别。德治的基础，主要在于帝王本身的高尚品德。因此帝王责任重大，而效果据说也十分理想，几乎像是无为而治了。事实上，德治与无为而治不同，但是为何天下自然而然归于太平？这是因为孔子对人性有一个基本信念，就是人性向善，所以百姓会自动回应德治的帝王。
- 譬如：使用比喻，不仅是为了引发听者的活泼联想，也是为了孔子所描述的意境很难直接说得明白。

事实上，德治与无为而治不同，但是为何天下自然而然归于太平？这是因为孔子对人性有一个基本信念，就是人性向善，所以百姓会自动回应德治的帝王。

【2.2】

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《诗经》三百篇，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可以称之为，无不出于真情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思：发语词，不是指心思。
- 无邪：没有虚伪造作，都是真情流露。文学作品最怕无病呻吟。
- 思无邪：出于《诗·鲁颂·駉》，描写马向前直行的勇健貌，引申为诗人直抒胸怀，所作无不出于真情。

【2.3】

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以政令来教导，以刑罚来管束，百姓免于罪过但是不知羞耻。以德行来教化，以礼制来约束，百姓知道羞耻还能走上正途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政，刑：自古治国所不能废者，但是只靠政刑（就如只靠法治）是绝对不够的。
- 德，礼：德是顺应人性的善行。礼是人际行为的规范，在古代包括君臣上下之区别，亲疏远近之等级，衣服宫室之制定，进退动作之礼仪等。

【2.4】

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



六十而〔耳〕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十五岁时，立志于学习，三十岁时，可以立身处世，四十岁时，可以免于迷惑，五十岁时，可以领悟天命，六十岁时，可以顺从天命，七十岁时，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越出规矩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学：学的内容、方法与目的，请参考《学而篇》。
- 立：这是学习做人处事的成效，由此立于礼，走上人生正途。
- 不惑：由于兼顺学与思，并重学与行，对于人间一切事件都能明白其道理而不再困惑。
- 知天命：领悟自己负有使命，必须设法去完成。这种使命的来源是天，所以称为天命。孔子的天命包括三项内容：一、从事政教活动，使天下回归正道；二、努力择善固执，使自己走向至善；三、了解命运无奈，只能尽力而为。
- 顺：由知天命而畏天命，然后对于天命的具体要求，必须顺从与实践。孔子从五十五岁至六十八岁周游列国，备极艰辛，在别人看来是天之“木铎”，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并且两度遇到生命危险时，都立即诉求于天，表示他是顺天命而行。
- 〔耳〕顺：耳为衍文。理由是：一、孔子自述的六个阶段都是直接以动词描写修行的进境，不宜有例外。二、顺天命与孔子生平事迹完全相应，耳顺则无合理解释。三、敦煌石经的版本是“六十如顺”，无耳字。四、孟子私淑孔子，谈“顺天命”，并且在宣称“舍我其谁”时，正是想要顺天命；除此之外，他也未曾提起耳顺。

孔子的天命包括三项内容：一、从事政教活动，使天下回归正道；二、努力择善固执，使自己走向至善；三、了解命运无奈，只能尽力而为。



- 七十：这是天人合德的体验。不过，由此可知“从心所欲”很难“不逾矩”，因此不能以为心是本善的，这一点另外还会说明，如【6.7】。

【2.5】

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“无违。”樊迟御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‘无违。’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，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

【白话】

孟懿子请教什么是孝，孔子说：“不要违背礼制。”樊迟为孔子驾车时，孔子对他说：“孟孙问我什么是孝，我回答他：‘不要违背礼制。’”樊迟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孔子说：“父母活着的时候，依礼的规定来侍奉他们；父母过世后，依礼的规定来安葬他们，依礼的规定来祭祀他们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孟懿子：鲁国大夫仲孙何忌，小孔子二十岁，曾经奉父亲孟僖子之命，向孔子学礼。当时鲁国有孟（亦即原来的仲）、叔、季三位大夫把持朝政，经常违礼僭礼，孔子因材施教，提醒孟懿子即使在父母死后也须谨守礼制，否则仍是不孝。稍后孔子以“孟孙”称之，乃称其家之氏名。
- 无违：只有无违于礼，才能实现孝顺之心意。内在的孝心与外在的礼法配合，才是孝的实践。
- 樊迟：樊须，字子迟，鲁国人，小孔子四十六岁。



【2.6】

孟武伯问孝。子曰：“父母唯其疾之忧。”

【白话】

孟武伯请教什么是孝。孔子说：“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忧愁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孟武伯：仲孙懿，孟懿子的儿子。
- 忧：子女各方面都表现良好时，才能使父母“只为”他们的疾病担心而不必再担心其他问题，这样就表现了孝的行为。疾病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，所以子女更要多加保重身体。

【2.7】

子游问孝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。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子游请教什么是孝。孔子说：“现在所谓的孝，是指能够侍奉父母。就连狗与马，也都能服侍人，如果少了尊敬，又要怎样分辨这两者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子游：言偃，字子游，吴国人，小孔子四十五岁。列名文学科。



- 能养：包括饮食起居的照顾与侍奉。犬马对人的服侍则指可以守卫、拖车等。

【2.8】

子夏问孝。子曰：“色难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；有酒食，先生馔；曾谓以为孝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请教什么是孝。孔子说：“子女保持和悦的脸色是最难的。有事要办时，年轻人代劳，有酒菜食物时，让年长的人吃喝。这样就可以算是孝了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色难：孝顺出于子女爱父母之心，这种爱心自然表现为和悦的神情与脸色。这一点确实远比为父母做事与请父母吃饭要困难多了。
- 弟子：弟子与先生对举，是指年轻人与年长的人，也可以指学生与老师。因此，对父母的亲爱之情，还要超出学生对老师的敬爱表现。

【2.9】

子曰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”

色难：孝顺出于子女爱父母之心，这种爱心自然表现为和悦的神情与脸色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整天与回谈话，他都没有任何质疑，好像是个愚笨的人。离开教室以后，留意他私下的言语行为，却也能够发挥不少心得。回并不愚笨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回：颜回，字子渊，又称颜渊，鲁国人，小孔子三十岁，列名于德行科第一【11.3】，又被孔子推许为唯一好学的弟子。
- 不违：不觉得老师说的有什么不对。这里有三种可能性：一，真的很笨；二，完全不用心思，只是被动接受；三，领悟力很高，一听就懂，所以欣然接受。颜回属于第三种，不过在此必须有两个前提：一是老师讲的有道理，二是学生听完后要证明自己确实有了心得。
- 发：学习之后，举一反三，应用在生活中。由此可见孔子在教学上，最重视的是学生受到启发而变化气质，其次则是上课时认真听讲与思考，提出疑问来请教。

【2.10】

子曰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看明白他正在做的事，看清楚他过去的所作所为，看仔细他的心安于什么情况，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呢？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呢？”

孔子在教学上，最重视的是学生受到启发而变化气质，其次则是上课时认真听讲与思考，提出疑问来请教。

【解读】

- 视、观、察：三者都是由我去看人，看的方法是要明白、清楚、仔细；看的对象是他现在、过去、未来的表现。古人用字比较精确，我们则往往用“观察”一语带过。
- 廋：藏匿。有时不是别人故意藏匿，而是我们自己疏于注意，只看现在而忽略过去与未来。

【2.11】

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熟读自己所学的知识，并由其中领悟新的道理，这样可以担任老师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师：广义的老师，凡是有一技之长（包括知识与技能）可以教导别人的，都包括在内。这里所说的不是老师的客观资格与条件，而是老师本身应有的自我期许。

【2.12】

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的目标，不是要成为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器具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器：有一定用途，这是社会分工合作的要求，君子也不例外，但是他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此，还要追求人生理想的实现。

【2.13】

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请教怎样才是君子。孔子说：“先去实践自己要说的话，做到以后再说出来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言：指德行方面的言论，因为这里问的是“君子”。譬如，大家都说“人应该孝顺”，君子就须做到才说。其他像书本上的知识或日常的工作计划，就不必要也不可能先做再说了。

【2.14】

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

器：有一定用途，这是社会分工合作的要求，君子也不例外，但是他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此，还要追求人生理想的实现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开诚布公而不偏爱同党，小人偏爱同党而不开诚布公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君子指在位者或成德者，小人指无位者或未成德者。通常以成德与否来说的较多，所以“小人”一词就有明显的贬斥之意了。
- 周：君子走在人生正途上，只要遇到志同道合的人，不论是不是亲朋故旧、同党同派，都可以友善相处。这里译为“开诚布公”，是就君子没有预定的成见或私心而言，不表示他是没有原则的乡愿。

【2.15】

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学习而不思考，则将毫无领悟；思考而不学习，就会陷于迷惑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学：学生得自书本与老师者，如果不能进而思考其中道理，不但容易忘记，而且无法应用于生活上。



- 思：沉思事物的道理，如果所根据的是自己有限的经验与观察，就无法找出连贯的系统而难免觉得茫然。

【2.16】

子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批判其他不同立场的说法，难免带来后遗症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异端：与我不同的主张，并不代表一定不对。孔子希望大家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，而不必互相批判。
- 害：自古以来不同学派互相批判，造成许多祸害。不过，如果不用“攻”，而用互相切磋请益，则未尝不能促使学术进步。孔子本人的态度在做人与为学上显然都是宽容的。

【2.17】

子曰：“由，诲女知之乎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由，我来教你怎样求知。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这样才是求知的态度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由：仲由，字子路，鲁国人，小孔子九岁。列名于政事科。
- 知之：知道就是知道，不必缺乏信心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不能虚张声势，然后才会脚踏实地，认真学习。

【2.18】

子张问于禄，子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张请教怎样获得官职与俸禄。孔子说：“多听各种言论，有疑感的放在一边，然后谨慎去说自己有信心的，这样就会减少别人的责怪；多看各种行为，有不妥的放在一边，然后谨慎去做自己有把握的，这样就能减少自己的后悔。说话很少被责怪，做事很少会后悔，官职与俸禄自然不是问题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子张：颛孙师，字子张，陈国人，小孔子四十八岁。
- 干禄：从政做官，得到俸禄。这是古代念书人的主要出路，目的可以包括追求功成名就与造福百姓。孔子所教的，显然重在修身，修身而有官位，自然会勤政爱民。

【2.19】

哀公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

干禄：从政做官，得到俸禄。这是古代念书人的主要出路，目的可以包括追求功成名就与造福百姓。孔子所教的，显然重在修身，修身而有官位，自然会勤政爱民。



“请直，则民不服。”

【白话】

鲁哀公问说：“要怎么做，百姓才会顺服？”孔子答说：“提拔正直者，使他们位于偏曲者之上，百姓就会顺服。提拔偏曲者，使他们位于正直者之上，百姓就不会顺服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哀公：当时的鲁君，为定公之子。孔子与鲁哀公的问答都是在他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以后的事。
- 直：正直者，秉持原则，尽忠职守。与此相对的，是偏曲者，欺上瞒下，玩弄权术。

【2.20】

季康子问：“使民敬忠以劝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”

【白话】

季康子问说：“要使百姓尊敬、效忠与振作，应该怎么做？”孔子说：“以庄严态度面对百姓，他们就会尊敬；以仁慈之心照顾百姓，他们就会效忠；提拔好人并且教导能力不足的人，他们就会振作起来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季康子：季孙肥，当时鲁国执政的上卿。孔子与季康子的问答



是在他晚年回到鲁国以后的事。

- 孝慈：对待百姓像对待亲人。先说庄严再说孝慈，正如“父严母慈”，百姓自然既敬又忠。
- 劝：互相劝勉以求振作。从孔子的回答看来，振作的目标应该是走上善途。

【2.21】

或谓孔子曰：“子莫不为此？”子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。’孔子有此，是亦为此，安其为此？”

【白话】

有人对孔子说：“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？”孔子说：“《书经》上说：‘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再推广到政治上去。’这就是参与政治了。不然，如何才算参与政治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孝、友：人人都能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姊妹，家庭自然和乐，推广到整个社会，政治也就上轨道了。这是古代的理想，在舜的身上或许可以实现。

【2.22】

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輗，小车无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

孝、友：人人都能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姊妹，家庭自然和乐，推广到整个社会，政治也就上轨道了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一个人说话不讲信用，真不知道他怎么与人交往。就像大车没有接连横木的轭，小车没有接连横木的軛，车子要怎么拉着走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轭、軛：古代以大车为牛车，小车为马车。车前有横木套住牛马，横木的连接关键分别称为轭与軛。今日难以深究轭軛，只知道孔子以此为喻，说明“信”为立身行世的基本条件。

【2.23】

子张问：“十世可知也？”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张请教：“未来十代的制度现在可以知道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，所废除的与增加的，可以知道。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，所废除的与增加的，可以知道。以后若有接续周朝的国家，就算历经百代也可以知道它的礼制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世：与代通用，有时指“三十年为一世”，有时指“父子相受为一世”，在政治上就是新君即位。因此，这里所问的是十代以后的君主，指其制度而言。

- 损益：根据前两次的损益，可以推知什么是礼制中不可损与不可益的，再推到世世代代皆是如此。

【2.24】

子曰：“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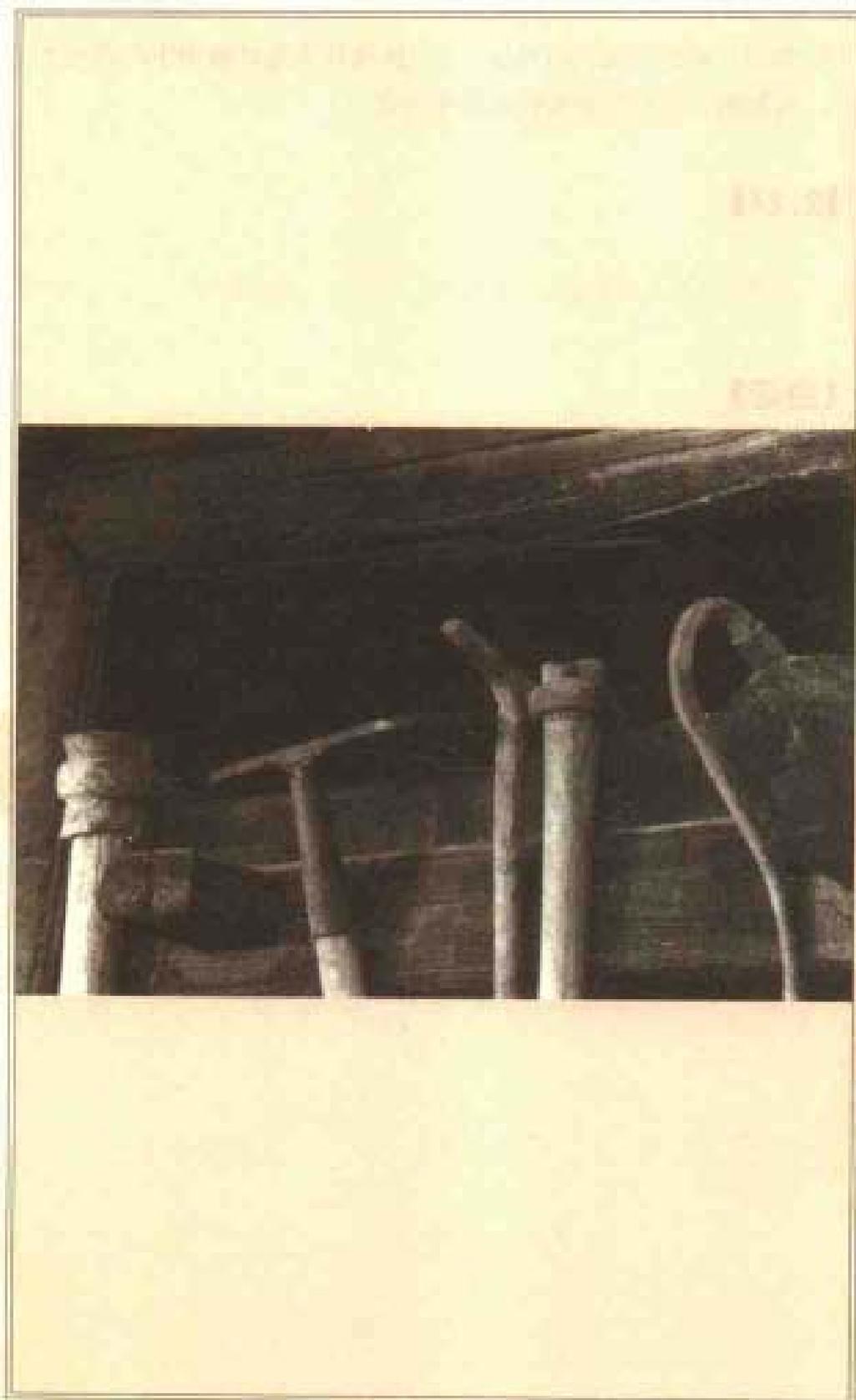
孔子说：“不属于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，若是去祭祀，就是谄媚。看到该做的事而没有采取行动，就是懦弱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鬼：古代相信人死为鬼，因此祖先皆称为鬼，受享子孙的祭祀。此外，人还各依身份规定，可以祭祀别的鬼神。孔子并未怀疑鬼神的存在，只是强调人对鬼神不应有谄媚与求福之心。这里所批评的两件事，分别是“不当为而为”与“当为而不为”，都是人们常犯的毛病。

孔子并未怀疑鬼神的存在，只是强调人对鬼神不应有谄媚与求福之心。这里所批评的两件事，分别是“不当为而为”与“当为而不为”，都是人们常犯的毛病。





【15.3】

【15.31】

八佾篇第三

【15.32】

【15.33】

【15.34】



【3.1】

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：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”

【白话】

季氏在家庙的庭前，举行天子所专享的八佾之舞。孔子评论这件事时，说：“这可以容忍，还有什么是不可容忍的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季氏：指季平子，名为季孙意如，为鲁国当权卿大夫，曾把鲁昭公逐出国境，另立昭公之弟为定公。定公即位时，孔子四十三岁。
- 八佾：舞名，每佾八人，八佾六十四人，为天子所享之礼乐。诸侯六佾，大夫四佾，士二佾。季平子以大夫身份而僭用天子之礼乐，无异于礼坏乐崩，天下无道，所以孔子极为不满。此事发生于孔子三十五岁左右。

【3.2】

三家者以《雍》也。子曰：“‘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。’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

【白话】

鲁国三家大夫在祭祖典礼中，冒用天子之礼，唱着《雍》诗撤除祭品。孔子说：“《雍》诗上有‘助祭的是诸侯，天子庄严肃穆地主祭，’这两句话在三家的庙堂中怎么用得上呢？”



【解读】

- 三家：古代诸侯有国，大夫有家。鲁国的三家皆为鲁桓公的后代，又称三桓。桓公传位于庄公，另有庶子庆父、叔牙、季友，其后代分别称为仲孙（后改称孟孙）、叔孙、季孙。“孙”是指桓公子孙而言。由于最初庆父与叔牙皆得罪以死，季友成为宗卿，可立桓公之庙。三家之堂即指桓公之庙。
- 雍：引自《诗经·周颂·雍》。
- 堂：根据古代庙制，室外为堂，堂外为庭。歌《雍》在堂，而舞佾在庭。

【3.3】

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，能用礼做什么呢？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，能用乐做什么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就人之性而言，是指真诚的心意以及向善的自觉力量；就人之道而言，是指人生正途或择善固执；就人之成而言，是指完美的人格。如果这句话要全部说清楚，就是：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，不走在人生正途上，又缺少完美的人格，那么礼乐再多有什么用呢？在此，以真诚的心意来解读“仁”字，较为贴切。

仁：就人之性而言，是指真诚的心意以及向善的自觉力量；就人之道而言，是指人生正途或择善固执；就人之成而言，是指完美的人格。



【3.4】

林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“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

【白话】

林放请教礼的根本道理。孔子说：“你提的真是大问题！一般的礼，与其铺张奢侈，宁可俭约朴素。至于丧礼，与其仪式周全，不如心中哀戚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林放：鲁国人，背景不详。
- 奢、俭：代表两个极端，俭可以避免繁文缛节，比较接近礼的本源，就是真诚的心意。
- 易、戚：有重外与重内之分。丧礼对真诚心意的强调，更甚于其他的礼，所以孔子特别加以说明。另外，奢与俭无法并取，易与戚却可以兼顾，只是须分本末。或许这就是孔子答复“礼之本”的要旨吧。这段话显示了孔子“承礼启仁”的基本观点。

易、戚，有重外与重内之分。丧礼对真诚心意的强调，更甚于其他的礼，所以孔子特别加以说明。

【3.5】

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夷狄还知道有君主，不像周朝诸国连君主都没有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夷狄：古代中国人以自己为文明开化者，称四方之族为“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”。
- 诸夏：周朝诸国，为华夏文明区。春秋期间，周朝曾经五年没有天子，鲁国曾经九年没有国君。

【3.6】

季氏将去泰山，子谓冉有曰：“女弗能救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子曰：“呜呼，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季氏将去祭祀泰山。孔子对冉有说：“你不能阻止他吗？”冉有回答：“不能。”孔子说：“呜呼，难道你们认为泰山之神不像林放一样懂得礼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旅：祭祀的名称。当时的礼规定：只有天子与诸侯可以祭祀境内山川。季氏是大夫，祭则僭礼。
- 冉有：冉求，字子有，小孔子二十九岁。列名政事科。
- 泰山、林放：以泰山之神与林放相比，显示孔子的感叹与深责。

【3.7】

子曰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。揖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，如果一定要有，那就比赛射箭吧。比赛时，上下台阶与饮酒，都拱手作礼，互相谦让，这样的竞争也是很有君子风度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射：古代六艺之一，为男子必学的基本武艺，可用于防身，作战，也是一种娱乐与竞赛项目。因此，关于射，定有明确的礼仪。
- 争：依礼而行，重点在参与人际互动，而不在胜过别人。

【3.8】

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。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子夏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请教说：“‘笑咪咪的脸真好看，滴溜溜的眼真漂亮，白色的衣服就已经光彩耀目了。’这句诗是什么意思？”孔子说：“绘画时，最后才上白色。”子夏接着说：“那么，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？”孔子说：“能够带给我启发的，是商啊。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素以为绚：以素为绚，以白色为多彩，意思是：丽质天生的美



通常人们以为礼是文饰，而忘记这种文饰的设计是为了适当表达人性原有的情意与感受。

女，不必多作装饰，只要穿上素色衣服就很吸引人了。此诗前两句引自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。

- 绘事后素：古代绘画是先上各种颜色，最后以白色分布其间，使众色突显出来。
- 礼后：礼像白色一样，是为了使原有的美质展现，而不是另外加上特定的色彩。通常人们以为礼是文饰，而忘记这种文饰的设计是为了适当表达人性原有的情意与感受。
- 起予者：子夏不但联想力强，而且理解十分正确，所以得到孔子赞许。

【3.9】

子曰：“夏礼吾能言，杞不足征也。宋礼吾能言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夏朝的礼制我能叙述，它的后代杞国没有办法证实。殷朝的礼制我能叙述，它的后代宋国没有办法证实。这都是资料与人才不够的缘故。若有足够的资料与人才，我就能证实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杞：夏朝灭亡后，子孙封于杞国，积弱不振，多次迁徙。
- 宋：殷朝之后，封于宋国，国势也每况愈下。
- 征：孔子博学多识，但是谈到有关历史事实则十分谨慎，总要找到可靠资料与专业人才，然后才下断语。



【3.10】

子曰：“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举行禘祭时，从献玉这一步以后，我就不想仔细观看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禘：古代的大祭，有祭天、祭地与祭祖先之分。天子与诸侯各有祭祖先于宗庙的禘，后来周成王感念周公大德，特赐其后代子孙在鲁国为周公举行天子的禘祭。演变下来，鲁国之君也用天子的禘祭来祀其父祖，于是形成僭越之举。
- 既灌：禘祭的仪式与献礼既繁复又隆重，“既灌”是禘祭开始不久，献上圭璋以迎祖先之灵，这是天子之禘与诸侯之禘相似的部分，但是自此以后的仪式与献礼大不相同。孔子眼见鲁君习于僭礼之禘祭，不免深感遗憾，所以他说自既灌以后不想看了。

【3.11】

或问禘之说。子曰：“不知也。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示诸斯乎！”
指其掌。

【白话】

有人请教禘祭的理论。孔子说：“我不知道啊。知道这种理论的人若



要治理天下，就好像看着这里吧！”他指着自己的手掌。

【解读】

- 禘：禘祭界定了人与天、地、祖先的关系，引发人的报本反始之心，只要明白其中的理论，治国就顺理成章了。
- 不知：有三种可能性：一、问题太大了，无从说起；二、禘礼已被僭用，说了于事无补；三、孔子真的不知道其中的细节，不知道全部的理论，并不表示不知道这种理论的效果。

【3.12】

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“吾不与祭如不祭。”

【白话】

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临在。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临在。孔子说：“我不赞成那种祭祀时有如不祭祀的态度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祭：祭祀的对象是祖先与神明，合称鬼神。前两句意思一样，强调行祭者的虔诚态度。
- 如：有如，好像。我们不能以“如”字来证明孔子不信鬼神存在，或者说他只偏重人的主观想象。鬼神的存在当然没有具体的形象，但是他们的作用则不能被否定，这是古人祭祀的前提。为了显示这种作用，行祭者必须有斋戒之准备，以求专心与诚意，行祭时更要虔诚恭敬，这才是“如”字所指的意思。

鬼神的存在当然没有具体的形象。但是他们的作用则不能被否定，这是古人祭祀的前提。



- 不与：不赞成。本章全部在谈祭祀时的虔诚态度，所以孔子的话总结了这种观点。

【3.13】

王孙贾问曰：“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，”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不然。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王孙贾请教：“与其讨好尊贵的奥神，不如讨好当令的灶神。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孔子说：“不是这样的。一个人得罪了天，就没有地方可以献上祷告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王孙贾：卫国大夫，他以流行的成语请教孔子。一般认为，奥是指卫灵公夫人南子，灶是指当权大夫弥子瑕。
- 奥、灶：奥在室内西南角，地位尊贵。灶则负责饮食之事，较有实用价值。
- 天：孔子接受周人信仰，以天为至高神明与万物主宰。我们可以说：一个人凭良心做事“符合”天意；但不能说：天意“就是”我们的良心。孔子的话清楚指出：我们的祈祷与获罪，都以天为最后的与最高的对象。

【3.14】

子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周代的礼教制度参酌了夏殷二代，形成了多么灿烂可观的文化啊！我是遵从周代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文：文化，主要指礼乐，背后则是人文化成的理想。孔子后来宣称，自周文王死后，维系文化的具体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了。由此可知，以文化陶冶人才，以人才发扬文化，两者必须兼顾。

【3.15】

子入大庙，每事问。或曰：“孰谓鄫人之子知礼乎？入大庙每事问。”子闻之曰：“是礼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进入周公庙，对每一项礼器与摆设都要发问。有人说：“谁说这位鄫邑的年轻人懂得礼呢？他在周公庙里什么都要发问。”孔子听到这种批评，就说：“问清楚行礼的细节，这就是礼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大庙：鲁国的周公庙。
- 鄫人：孔子父亲叔梁纥曾任鄫邑大夫，一般习称为鄫人。

孔子后来宣称，自周文王死后，维系文化的具体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了。由此可知，以文化陶冶人才，以人才发扬文化，两者必须兼顾。

【3.16】

子曰：“射不主皮，为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射箭不只是为了射中箭靶，征用劳役不能采用单一标准，这些是古代的作风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射：主皮是射中箭靶，当然是古代习射的目的之一，但是，同时必须兼顾礼仪与风度，否则流于粗野及争胜。这是教民以礼。
- 为力：古代征用劳力，按每家人口多少分为三科，而不是不顾实际情况作硬性规定。这是使民以义。
- 道：指相沿成习的作风，就像走出一条路一样。

【3.17】

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。子曰：“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想要废除告朔之礼所供的活羊。孔子说：“赐啊，你不舍得那只羊，我不舍得那种礼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告朔：古代天子每年颁告诸侯历法，诸侯依其规定每月初一



(朔)必须告朔于祖庙，以示尊君与上告祖先。到鲁定公、哀公时，天子势衰，不行告朔，而鲁国官员还每月准备告朔礼所规定的活羊，所以子贡想要废除这种有名无实又浪费的活动。

- 羊、礼：羊是告朔礼的一部分，如果去掉，就等于告朔礼完全消失，而君臣之间的适当关系也就更为模糊了。孔子所不舍的原因在此。

【3.18】

子曰：“事君尽礼，人以为谄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服侍君主完全遵照礼制的规定，别人却以为他是在谄媚讨好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礼：古代重视君臣之礼。到了孔子时代，知道这种礼并且认真奉行的人已经很少了，以致尽礼事君的反而被视为谄媚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孔子，会觉得他比较保守，但是放弃这个原则，所有的礼制都将变得可有可无，又要如何维持稳定的秩序呢？

【3.19】

定公问：“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

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孔子，会觉得他比较保守，但是放弃这个原则，所有的礼制都将变得可有可无，又要如何维持稳定的秩序呢？



【白话】

鲁定公问：“君主使唤臣子，臣子服侍君主，要怎么做才好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君主按照礼制来使唤臣子，臣子尽忠职守来服侍君主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定公：鲁定公，接续其兄昭公而即位。他由于季氏支持而得位，对于三家的势力更是莫可奈何。定公十三年，孔子当时五十五岁，担任大司寇之政绩卓越，稍后则因故去职，展开为期十四年的周游列国。

【3.20】

子曰：“《关雎》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《关雎》这几首诗的演奏，听起来快乐而不至于沉溺，悲哀而不至于伤痛。”

【解读】

- 《关雎》：《诗经·国风》的第一篇，古人有时以第一篇诗名综括相关的几篇。其次，说“演奏”是合诗的文词与乐曲而言，较符合古代的状况。
- 乐、哀：一般以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为乐而不淫，而以《卷耳》



为哀而不伤。《诗经》皆为真情之作，因而可以感动人心，又能适度合宜。

【3.21】

哀公问社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“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：‘使民战栗。’”子闻之曰：“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。”

【白话】

鲁哀公问宰我有关社主用木的事。宰我回答：“夏代用松木，殷代用柏木，周代用栗木。意思是说：‘要使百姓紧张战栗。’”孔子听到这样的话，说：“已成的事不能再解释，过去的事不能再劝阻，从前种种也不能再责怪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社：土神，古代建邦立国都要立社，以其都城地区合适的树木为社主。情形大概是：社主所在之地有树，有树所制成的牌位，也有祭祀的庙。
- 宰我：宰予，字子我，鲁国人，小孔子二十九岁。他是列名于言语科的学生。
- 栗：古代栗木的栗与战栗的栗，音同字同，可以联想在一起。宰我的回答等于暗示鲁哀公用武力解决三家大夫专权的现状。
- 成事：孔子这三句话意见相近，一方面提醒宰我不要自作聪明，另一方面则是不赞成用武力改变鲁国现状。

成事：孔子这三句话意见相近，一方面提醒宰我不要自作聪明，另一方面则是不赞成用武力改变鲁国现状。



【3.22】

子曰：“管仲之器小哉！”或曰：“管仲俭乎？”曰：“管氏有三归，官事不摄，焉得俭？”“然则管氏知礼乎？”曰：“邦君树塞门，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管仲的见识与度量太小了！”有人问：“他是不是节俭呢？”孔子说：“管仲有三处公馆，手下人员不必兼职工作，怎么算得上节俭呢？”这人再问：“那么他懂得礼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国君在宫室的大门内设屏墙，管仲的公馆也设屏墙；国君为了宴请友邦贵宾，在堂上设有放置酒杯的土台，管仲也安置了这样的土台。管仲这种作为如果算是懂得礼，那么还有谁是不懂得礼的？”

【解读】

- 管仲：管夷吾，齐国大夫，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初期的霸主。他有大功于民，但是未能继续修身立德，以致终究局限在世俗的荣华富贵中。
- 器：由见识与度量所产生的抱负。譬如，既然从政，就要在治国之后，立志平天下；或者，在一国之内，推行教化，求其长治久安，不然，也须在自我期许上，努力修养完美的人格。
- 俭：在此发问的人，由器小而联想到俭约，又由不俭而联想到知礼。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流行的误解。
- 三归：三处公馆，各有全套的人手与装备，所以说是不俭。
- 反坫：设在大堂两柱之间的土台，专供宴饮时放置酒杯之用。坫是土台，反是放回（酒杯）。依礼，国君才能设反坫，管仲是

器：由见识与度量所产生的抱负。譬如，既然从政，就要在治国之后，立志平天下；或者，在一国之内，推行教化，求其长治久安，不然，也须在自我期许上，努力修养完美的人格。



大夫，这样做就是违礼。

【3.23】

子曰鲁大师乐曰：“乐其可知也。始作，翕如也；从之，纯如也，皦如也，绎如也，以成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告诉鲁国大乐官有关音乐的原理，说：“音乐是可以了解的。开始演奏时，众音陆续出现，显得活泼而热烈；由此接下去，众音和谐而单纯，节奏清晰而明亮，旋律连环而往复，然后一曲告终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鲁大师：鲁国的大乐官，这一位可能是师挚。
- 翕如：这四个词都是比喻。艺术欣赏需要主观体验，无法以具体方式说明白。

【3.24】

仪封人请见，曰：“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”从者见之，出口：“二三子何患于丧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！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”

【白话】

守仪城的封疆官员请求与孔子相见，说：“有名望的君子来到这里，我从来没有不与他相见的。”随行的学生安排了他们会面，他出来之后，



说：“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担心失去官位呢？天下没有正道的时期已经够久了，天将会以你们的老师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仪：卫国西北角的边境。封人是封疆守官。
- 君子：社会的知名贤达，往往与地位及德行有关。
- 丧：指孔子在鲁国失去大司寇的官位。
- 天：仅封人的话显示他相信两点：一、天在默默观察人间，并在必要时选择“木铎”来改善；二、天选择了孔子担任这个角色。我们曾说孔子“六十而顺〔天命〕”，这里提供了一个证明。
- 木铎：木舌铜铃，其声音代表要宣传教化。另外有金铎（金舌铜铃），则用于军事作战。

【3.25】

子曰：《韶》，“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”谓《武》：“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评论《韶》乐，说：“美得无以复加，并且善得无以复加。”评论《武》乐，说：“美得无以复加，尚未善得无以复加。”

【解读】

- 《韶》：舜时的乐曲，歌咏舜的德治教化。《武》，周初的乐曲，歌咏周武王的安定天下。
- 美：就乐曲（包括歌与舞）的创作与演出而言。



- 善：就乐曲所描述的人物与成就而言。舜在位余年，德被万民，他的善发挥到了极点。武王伐纣之后，仅在位六年，他的善在成效上未臻极点。换言之，尽善是就德之效应而言，不必由此比较舜与武王二人之德。

【3.26】

子曰：“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

【白话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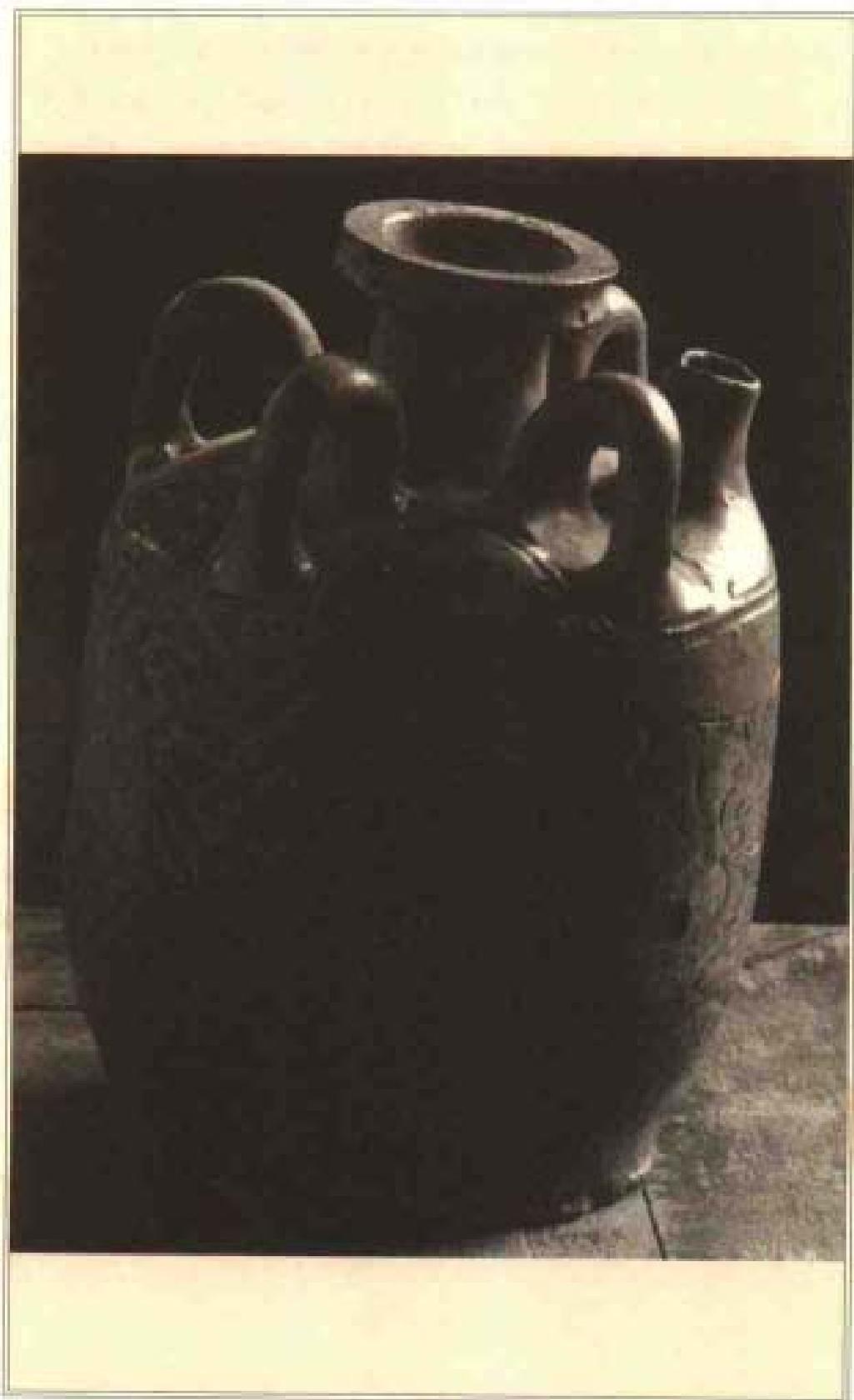
孔子说：“身居上位而不宽大，举行礼仪而不恭敬，参加丧礼而不悲哀，这种人我要怎么看他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宽：指对待百姓而言，并不是要减少合宜的法令，而是要基于恕道，多为百姓设想，如“举善而教不能”。

宽：指对待百姓而言，并不是要减少合宜的法令，而是要基于恕道，多为百姓设想，如“举善而教不能”。





里仁篇第四



【4.1】

子曰：“里仁为美，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居住在民风淳厚的地方是最理想的。一个人选择住处而错过了民风淳厚的地方，怎么算得上明智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民风淳厚，这是许多人走在“人生正途”上的效果。前此多次译“仁”为“真诚心意”，是就个人而言；人与人以真诚心意来往，所形成的即是淳厚风气。
- 美：兼具道德含义与欣赏评价，肯定其为合宜适当，所以译为“最理想的”。

【4.2】

子曰：“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终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行仁的人，没有办法持久处在困境中，也没有办法长期处在顺境中。行仁者是自然而然走在人生正途上，明智者则是了解人生正途的重要而作此选择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仁：在此就人之道（人生正途）而言，因此，译文加一“行”字，表示实践与行走双重意思。人生正途的具体内含是“择善固执”，如此才可做到本文所说的“久处约，长处乐”。
- 安仁：就是以择善固执为其自然的（本性所要求的）作为。至于利仁，则是以“择善固执”为有利于完成其人生目的的作为。

【4.3】

子曰：“唯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，厌恶坏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者：行仁的人择善固执，没有偏私之心或其他顾虑，所以能够分别对好人与坏人表现适当的态度。

【4.4】

子曰：“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只要立志行仁，就不会做坏事了。”

仁者：行仁的人择善固执，没有偏私之心或其他顾虑，所以能够分别对好人与坏人表现适当的态度。



【解读】

- 志：以仁作为志的目标，其过程即是行仁，也就是努力择善固执，这样自然不会再做坏事。
- 恶：孔子标举“仁”字来总括人生应有的价值取向，其中第一步即是去恶从善。由于仁字不完全等于一个善字，所以孔子这里的说法并非同义反复。立志之后，还须学习如何择善与如何固执，而这些正是孔子教学的重点所在。

【4.5】

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。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。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富有与尊贵，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，如果不依正当的途径加于君子身上，他是不会接受的。贫穷与卑微，是每一个人都讨厌的，如果不依正当的途径加于君子身上，他是不会逃避的。君子如果离开了人生正途，凭什么成就他的名声？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间脱离人生正途，在匆忙急迫时坚持如此，在危险困顿时也坚持如此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富与贵：孔子明白一般人的好恶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为此而不择手段。在此，答案很清楚。
- 道：正当的途径。“得之”并非主动去争取，否则何必在得之



不去：富贵不处而贫贱不去，正足以显示孔子心意，就是：人生正途在于“择善固执”，而富贵所形成的阻碍，远远大于贫贱所造成者。

以后，又要考虑“不处”或“不去”。得之是“加于其身”的意思，侧重于结果。譬如，天下无道，以致君子陷于贫贱，这种结果就是“不以其道得之”。

- 不去：富贵不处而贫贱不去，正足以显示孔子心意，就是：人生正途在于“择善固执”，而富贵所形成的阻碍，远远大于贫贱所造成者。

【4.6】

子曰：“我未见过好仁者，恶不仁者，好仁者，无以尚之，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于其身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不曾见过爱好完美人格者，与厌恶不完美人格者。爱好完美人格者，已经达到最好的极限；厌恶不完美人格者，他追求完美人格的办法，是不使偏邪的行为出现在自己身上。有没有人会在某一段时期致力于培养完美人格的呢？真要这么做，我不曾见过力量不够的，或许真有力量不够的，只是我未曾见过罢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好仁者：爱好完美人格者。仁在此是指“人之成”，不然接着不能说“无以尚之”。
- 恶不仁者：不像好仁者那么积极主动，但是无法忍受不合完美人格的行为，因此不允许自己误入歧途。
- 一日：指一段短时间。



- 用其力于仁：这种说法肯定了以下两点：一、仁不是人天生就有的德行；二、仁是人努力以赴就可以达成的。因此只有由“人之性、人之道、人之成”的全面观点，才能充分说明仁的意思。

【4.7】

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观过，斯知仁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人们所犯的过错，各由其本身的性格类别而来。因此，察看一个人的过错，就知道他的人生正途何在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党：性格类别，有的急躁，有的温和，有的爽朗，有的深沉等。
- 知仁：这等于是说：由过错去看性格，再由性格去看一个人应该怎么走在人生正途上。“仁”字在此是指向未来，而不是探测过去，如此才符合改过迁善的原则。

【4.8】

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早晨听懂了人生理想，就算当晚要死也不妨。”



道：应行之道，就是人生应该如何的理想。了解人生的价值何在，可以依此而行，死而无憾。这也是“守死善道”的意思。

【解读】

- 道：应行之道，就是人生应该如何的理想。了解人生的价值何在，可以依此而行，死而无憾。这也是“守死善道”的意思。
- 死：这句话显示孔子知生也知死，而这种贯穿生死的道，无异于他一再强调的仁。参考【15.9】谈到的“杀身以成仁”。

【4.9】

子曰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可与议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读书人立志追求人生理想，以简陋的衣服与粗糙的食物为可耻，那就不值得与他谈论什么道理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士：泛指读书人，在古代的具体目标是培养才德与获取官位。
- 耻：以生活穷困为可耻，表示志向卑微。在孔子心目中，士应该努力成为君子。

【4.10】

子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立身处世于天下，无所排拒也无所贪慕，完全与道义并肩而行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义：应行之事。义与道（应行之道）相表里，因此合称“道义”更为清楚。义的原意是“宜”，指恰到好处，而任何事情的恰到好处，都需要符合“应该”的要求。譬如，年轻人让座给老人，就是“宜”，背后的判断即是“应该如此”。怎么判断应该如何呢？这便是择善的问题了，以后还会谈到。

【4.11】

子曰：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关心的是德行，小人在乎的是产业，君子关心的是规范，小人在乎的是利润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君子与小人对举，可以看出小人是为了产业而忽略德行，并且为了利润而不惜破坏规范。反之，君子则以德行与规范为重。换言之，小人处于“自我中心”阶段，君子则进到“人我互动”阶段，还须努力朝向“超越自我”阶段提升。

小人处于“自我中心”阶段，君子则进到“人我互动”阶段，还须努力朝向“超越自我”阶段提升。



【4.12】

子曰：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做人处事全以利益来考量，就会招致许多怨恨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放：依靠、依照、依循，所以译为“全以（利益）来考量”。
- 怨：天下之利有限，难免引人相争。若是为利而招致仇怨，实乃得不偿失，何况又偏离了人生正途。

【4.13】

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，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能以礼貌谦让的态度治理国家，治理国家有什么难呢？不能以礼貌谦让的态度治理国家，又能用礼做什么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礼让：礼是人际关系的具体规范，让是人與人互相尊重的明确表现。“礼让”合称，则指礼貌谦让的态度。



【4.14】

子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担心没有官位，要担心的是凭什么立身处世。不担心没有人了解自己，要设法使自己值得让别人了解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位：古代位、立通用，在此都指官位而言，不过原文既然用“立”，则立身处世的含义更为周延。

【4.15】

子曰：“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：“唯。”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参啊！我的人生观是由一个中心思想贯穿起来的。”曾子说：“的确如此。”孔子出去后，别的学生就问曾子：“老师所指的是什么？”曾子说：“老师的人生观只是忠与恕罢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参：曾参，字子舆，鲁国人，小孔子四十六岁。



道：包括行事作风、人生理想、基本学说等。对个人而言，可以用“人生观”一词来概括。

- 道：包括行事作风、人生理想、基本学说等。对个人而言，可以用“人生观”一词来概括。
- 一以贯之：指完整系统或中心思想。这是人的理性发展与实践心得抵达一定程度时，都会向往的境界，而自古以来只有极少数大智大仁者可以如愿以偿。
- 忠恕：读《论语》时，对于孔门学生的话要有一个分辨，就是：学生的话代表他们个人的心得，而未必“完全等于”孔子的想法。因此，“忠恕”代表曾子对孔子人生观的理解，而不完全等于孔子的人生观。在此，另外的理由是：孔子过世时，曾子才二十七岁，并且他是孔子所谓“鲁钝”的资质，即使认真致力于学与行，仍不表示他在年轻时就领悟了孔子的一贯之道。我们看他后来谈到“任重道远”，指出仁与死的关系，则又显然肯定“仁”才是一贯之道了。

【4.16】

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能够领悟的是道义，小人能够领悟的是利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像这种君子与小人截然二分并且完全对立的说法，在《论语》多次见到。事实上，我们所见的几乎都是二者之间的人。因此，在理解时，要有“动态人生”的观点，就是把“君子”视为“立志或努力成为”君子的人，小人则是“无心或放弃成为”

君子的人。只有这样理解，才可进而主张：君子若是懈怠，可能沦为小人；小人若是上进，可能改头换面。如此一来，孔子的教育工作才有实质的作用与效果可言。

君子若是懈怠，可能沦为小人；小人若是上进，可能改头换面。

【4.17】

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看见德行卓越的人，就要想怎么努力像他一样；看见德行有亏的人，就要反省自己是否也犯同样的毛病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思：保持清醒，看到别人在德行上的表现时，立刻省察自己应该如何改善。能够如此，天下人都是我的老师了。

【4.18】

子曰：“事父母几谏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，劳而不怨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服侍父母时，发现父母将有什么过错，要委婉劝阻；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接受，仍然要恭敬地不触犯他们，内心忧愁但是不去抱怨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几：隐微的征象。父母是人，自然可能犯错，子女最好事先就委婉相劝。如果行不通，仍须谨守不违不怨的原则。除此之外，就只有子女自己努力积德行善了。

【4.19】

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父母在世时，子女不出远门；如果出远门，就必须有一定的去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游：古代有游学与游仕，另外自然也有游历、游玩等。重点在于不要使父母挂念。

【4.20】

子曰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如果能三年之久不改变父亲做人处事的作风，就可以称得上孝顺了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凡是《论语》谈到父子的地方，今天都应理解为父母与子女。

【4.20】

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父母的年纪，做子女的不能不记得，一方面为他们得享高寿而欢喜，另一方面为他们日渐老迈而忧虑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喜：喜与惧同时出现，正是人类情感的特色。能够见此而思彼，做人处事就会有分寸了。孔子三岁丧父，十七岁丧母，却能说出如此贴切子女之心的话，可见他的感通能力确有过人之处。

喜：喜与惧同时出现，正是人类情感的特色。能够见此而思彼，做人处事就会有分寸了。

【4.22】

子曰：“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古代的人说话不轻易出口，因为他们以来不及实践为可耻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古者：古代的人。孔子心目中的古者，显然是经过选择，可以作为示范的人物。所以我们不必想象是否所有古人皆是如此。

【4.23】

子曰：“以约失之者鲜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因为自我约束而在做人处事上有什么失误，那是很少有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约：约束、收敛、节制，是指对自己的要求而言。

【4.24】

子曰：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作为君子，就要努力在言语上谨慎迟钝，而在行动上敏捷有效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言：说话容易而实践困难，所以要两者兼顾，同时用功。



【4.25】

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有德行的人是不会孤单的，他必定得到人们的亲近与支持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必：必定。有“必”字，就代表孔子的信念。为什么德必有邻？这是因为人性向善，所以人们才“必定”亲近与支持有德者。若不先相信人性是“向善”的，如何能说“必”字？

必，必定。有“必”字，就代表孔子的信念。为什么德必有邻？这是因为人性向善，所以人们才“必定”亲近与支持有德者。

【4.26】

子游曰：“事君数，斯辱矣；朋友数，斯疏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游说：“服侍君主若是过于烦琐，就会招致侮辱；对待朋友若是过于烦琐，就会受到疏远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数：烦琐，不能适可而止，以致好意反而造成不良后果。原则上，君与友都是我自己选择的，所以相处特别需要智能。



公冶长篇第五

【5.1】

子曰公冶长：“可妻也，虽在缜绲之中，非其罪也。”以其子妻之。子谓南容：“邦有道不废，邦无道免于刑戮。”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谈到公冶长，说：“可以把女儿嫁给他。虽然曾有牢狱之灾，但并不是他的罪过。”孔子把女儿嫁给了他。孔子谈到南容，说：“国家政治上轨道，他不会没有官位；国家政治不上轨道，他可以避免受刑与被杀。”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。

【解读】

- 公冶长：姓公冶，名长，字子长。鲁国人，为孔子学生。
- 罪：指违法之罪。传说中，公冶长是因为听得懂鸟语而被诬枉入狱。
- 子：古代“子”字可以兼指子与女。
- 南容：南宫适，又名适，为孔子学生。
- 道：轨道、正道、应行之道。有道与无道的二分法，也须加上对趋势的考虑，看它是趋向有道还是无道。自古以来，所有的政治皆须以这种动态观点来理解。

【5.2】

子曰子贱：“君子哉若人！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谈到子贱，说：“这人是个君子啊！鲁国没有君子的话，他怎么

有道与无道的二分法，也须加上对趋势的考虑，看它是趋向有道还是无道。自古以来，所有的政治皆须以这种动态观点来理解。



找得到人帮他忙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子贱：宓不齐，字子贱。鲁国人，小孔子三十岁。他的轶事是：治理单父县时，德治教化为一时之盛。原因是他知人善任，同时也印证了鲁国有不少人才。

【5.3】

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女器也。”曰：“何器也？”曰：“瑚琏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请教说：“赐的表现如何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你是一种器具。”“什么器具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是宗庙里面贵重的瑚琏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器：有特定用途的器具。肯定子贡是个专业人才，但是还须在成德上努力。
- 瑚琏：宗庙里面的玉器，用来盛装黍稷。

【5.4】

或曰：“雍也。仁而不佞。”子曰：“焉用佞？御人以口给，屡憎于人。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”

【白话】

有人说：“雍这个人，可以行仁但是口才不够善巧。”孔子说：“何必需要口才善巧？以伶俐口才与别人争论，常常引起别人的厌恶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行仁，但是何必需要口才善巧？”

【解读】

- 雍：冉雍，字仲弓。鲁国人，小孔子二十九岁。列名于德行科。
- 仁：行仁。《论语》以“仁”字形容人品时，都有动态含义，亦即走在仁的道路上。简单说来，这是指“人之道”而言，需要“择善固执”。仁如果指“人之成”而言，则已达完美人格，当然是孔子所未见的。
- 佞：口才善巧。孔子的学生有“言语”科，可见孔子并未忽视言语表达的重要。但是如果光是逞弄口才，就不值一谈了。

【5.5】

子使漆雕开仕，对曰：“启斯之未信。”子曰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安排漆雕开去做官。漆雕开回答说：“启对于做官还没有信心。”孔子听了很高兴。

【解读】

- 漆雕开：姓漆雕，名开，原名启，小孔子十一岁。

说：孔子高兴的原因是：启能反省及了解自己，知道尚须进德修业，而不急着做官。这种自我要求的态度正是孔子所乐见的。

- 启：学生自称其名。原有作“吾”者，误写。
- 说：孔子高兴的原因是：启能反省及了解自己，知道尚须进德修业，而不急着做官。这种自我要求的态度正是孔子所乐见的。

【5.6】

子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，从我者，其由与？”子路闻之喜，子曰：“由也，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的理想没有机会实行，干脆乘着木筏到海外去。跟随我的，大概就由吧！”子路听了喜形于色。孔子说：“由啊！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，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找到适用的木材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道：就个人而言，是人生观或理想，亦即个人对于世间一切“应该如何”的体认。
- 海：浮于海的目的是要远赴海外，就像后来孔子“欲居九夷”的念头。
- 取材：桴需要木材，去哪里找适用的木材呢？这里混合了事实与比喻，显示师生之间共赴理想的相惜之情。

【5.7】

子式伯问：“子路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又问，子曰：“由也，千



宋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“求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求也，十室之邑，百室之家，可使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“赤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赤也，束帶三于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孟武伯请教：“子路达到仁的标准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再度请教。孔子说：“由啊，一个诸侯之国可以派他带领军队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。”“求，怎么样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求啊，一个卿大夫的领地可以派他担任家臣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。”“赤，怎么样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赤啊，他穿戴整齐在朝廷上，可以派他与贵宾谈话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行仁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孟武伯听说孔子称扬“仁”，又不知其意，所以举几位孔子学生来请教。因此他的问话是指比较空泛的“仁的标准”。
- 不知：孔子说不知，是因为仁为择善固执，要一生努力培养完美人格，必须到盖棺才能论定。
- 赤：姓公西，名赤，字子华，又称公西华。鲁国人，小孔子四十二岁。

不知：孔子说不知，是因为仁为择善固执，要一生努力培养完美人格，必须到盖棺才能论定。

【5.8】

子貢子貢曰：“女與回也孰愈？”子曰：“賜也何敢望回？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”子曰：“弗如也，吾與女弗如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对子贡说：“你与回，谁比较优秀？”子贡回答说：“赐怎么敢和回相比？回听到一个道理可以领悟十个相关的道理，赐听到一个道理只能领悟两个相关的道理。”孔子说：“是比不上，我与你都比不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闻一知十：对一个道理领悟透彻，触类旁通，无所遗漏。
- 闻一知二：对一个道理的领悟，有相当把握，但是不到透彻与周全的程度。
- 与：指我与你。孔子一句话同时肯定了两位学生。就老师不必各方面都胜过学生而言，孔子立下了表率。

【5.9】

宰予昼寝，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朽也，于予与何诛？”子曰：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，于予与改是。”

【白话】

宰予在白天睡觉。孔子说：“腐朽的木头没有办法用来雕刻，废土砌成的墙壁没有办法涂得平滑，我对予有什么好责怪的呢？”孔子又说：“过去我对待别人，听到他的说法就相信他的行为，现在我对待别人，听到他的说法，还要观察他的行为。我是看到予的例子，才改变态度的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昼寝：白天睡觉。除非生病或有特殊作息（如上夜班），否则白天睡觉就是志气昏惰的表现。以今天的情况来看，短暂的午睡应该不在此列。
- 诛：责怪。前两句比喻都是扣紧内心的真诚状态而言，木与墙都是本身素材不好，所以很难使之美化。
- 言：宰于是言语科的高材生，想必很容易言之有理，使孔子以为他可以言行合一，事实上却未必如此。

【5.10】

子曰：“吾未见过刚者。”或问曰：“申枋。”子曰：“枋也欲，焉得刚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不曾见过刚强的人。”有人回答说：“申枋就是一位。”孔子说：“枋有不少欲望，怎么做得到刚强呢！”

【解读】

- 申枋：申堂，字周，鲁国人，孔子学生。
- 刚：有欲不刚，无欲则刚。有欲则受制于外，无欲则无待于外，但是又非消极无为，还须积极进取，并且不可陷于狂妄。

有欲则受制于外，无欲则无待于外，但是又非消极无为，还须积极进取，并且不可陷于狂妄。

【5.11】

子曰：“我不教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。”子曰：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子贡说：“我不愿意别人加在我身上的，我也但愿自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。”孔子说：“赐，这还不是你做得到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我：子贡表明自己的志向，目标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但是，这种志向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困难，要一生的努力才能证明。
- 非尔所及：除了这种目标很难达成之外，另外可能有一个理由，就是：子贡用了“吾亦欲”来表示“主动愿意”，因而比“勿施于人”之单纯的劝诫与禁止，更为困难多了。孔子的话不是浇冷水，而是提醒他不可低估挑战。

【5.12】

子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说：“老师在文献与修养方面的成就，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，老师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说法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听到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文章：表现于外的知与行，尤其指灿然可观者。



- 性：人性。孔子的“仁”就是基于他对人性的观点，所提出的人生应行之道。有此性，才有此道，如《中庸》所云：“率性之谓道。”子贡感叹未曾听到老师直接谈人性。
- 天道：“天道”一词侧重的是天的客观规则与天对人世的祸福效应。“天命”则偏重人对天意的主观领悟与实践天意的责任，如孔子“五十而知天命”。孔子的天命观如何由当时流行的天道观推衍而成？这是子贡想要了解的关键。因此，为了深入明白仁与天命，必须先懂得性与天道。子贡能够同时提出这两点，已经代表极为宝贵的心得了。

孔子的“仁”就是基于他对人性的观点，所提出的人生应行之道。有此性，才有此道，如《中庸》所云：“率性之谓道。”

【5.13】

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惟恐有闻。

【白话】

子路听了做人处事的道理，还未抵达能够实践的程度以前，就只怕自己又听到新的道理。

【解读】

- 行：做人处事是一生的考验，因此不可能实践了一个道理之后再实践另一个，但是至少要努力一段时日，有“能行”的把握以后，再去学习新的。

【5.14】

子贡问曰：“孔文子何以谓之‘文’也？”子曰：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



同，是以谓之文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请教说：“孔文子凭什么得到‘文’的谥号？”孔子说：“他聪明又爱好学习，并且不以放下身段向人请教为可耻，所以得到‘文’的谥号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孔文子：卫国大夫孔圉。
- 文：谥号之一，人死之后所得的名号。谥号有如一生言行的总结，通常总是取其优点来表彰。

【5.15】

子曰子产：“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评论子产，说：“他有四种行为合乎君子的作风：容貌态度保持恭谨，服侍君上出于敬意，照顾百姓广施恩惠，役使百姓合于分寸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子产：郑国大夫公孙乔，字子产，在郑国担任执政卿相二十二年。



【5.16】

子曰：“晏平仲善与人交，久而敬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晏平仲很懂得与人交往的道理，交往越久，别人越敬重他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晏平仲：名婴，齐国大夫。孔子三十六岁时，旅居齐国，齐景公有意任用他，后因晏婴反对而作罢。
- 敬：两个人交友久了，彼此关系非疏即亲，若能保持敬意，才是难得。

敬：两个人交友久了，彼此关系非疏即亲，若能保持敬意，才是难得。

【5.17】

子曰：“臧文仲居蔡，山节藻梲，何如其知也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臧文仲供养大龟的屋子里，柱头刻成山的形状，梁上短柱则画着海藻，这怎么算得上大家所说的明智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臧文仲：鲁国大夫臧孙辰，谥文。



【5.18】

子张问曰：“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，三已之，无愠色。旧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忠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“崔子弑齐君，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违之，至于他邦，则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，之一邦，则又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清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？”

【白话】

子张请教说：“楚国宰相子文，三次出任宰相，没有得意的神色，三次从宰相去职，也没有不悦的神色。去职时，一定把过去的政务，告诉接任的宰相。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尽忠职守。”再问：“他达到仁的标准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不知道，怎么能说是合乎行仁的要求了呢？”“崔杼以下犯上，杀了齐庄公，陈文子有四十匹马，全部放弃了，离开齐国，到了一个国家不久，就说：‘这里的执政者与我们的大夫崔子差不多。’再度离开，到了另一个国家，不久又说：‘这里的执政者与我们的大夫崔子差不多。’然后又再离开。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洁身自爱。”再问：“他达到仁的标准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不知道，怎么能说是合乎行仁的要求了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子文：斗谷，字于菟。楚国的宰相称为令尹。
- 崔子：崔杼，齐国大夫，弑其君庄公。此事发生于孔子四岁时，崔杼后来所立的是齐景公。
- 陈文子：名须无，齐国大夫。
- 仁：在子张看来，仁是坚持某一德行（如忠、清）到极高的程

度，所以才提出这两个问题。因此，译文为“仁的标准”。但是，孔子的回答却是侧重“行仁的要求”，这是需要择善固执与盖棺论定的，不能只以一种德行来界定。

【5.19】

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子闻之曰：“再，斯可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季文子每件事都要考虑许多次才去做，孔子听到这种描述，说：“考虑两次也就可以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季文子：季孙行父，鲁国大夫。他在孔子出生前十三年已卒，因此孔子所听到的是别人的描述。
- 三思：多想代表谨慎，但是想得多可能错失行动的时机，或者陷于犹豫不决。
- 再：譬如，凡事要想“该不该做？如何做？”

【5.20】

子曰：“宁武子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宁武子在国家上轨道时，显得很明智，在国家不上轨道时，



就变得很愚笨。他的明智，别人赶得上；他的愚笨，别人赶不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宁武子：宁俞，卫国大夫。
- 愚：装得像真的一样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，的确是大智若愚。

【5.21】

子在陈，曰：“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在陈国时，说：“回去吧！回去吧！我们家乡的学生们志向高远，奋发进取，基本修养已经颇为可观了，只是还不知道裁度事理的原则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陈：陈国。现在的河南淮阳县。
- 狂简：这里分为三个阶段：狂简，指志向而言，斐然成章是经过一段学习与努力的过程，显示可观的成绩，所以裁之，属于应用的智能，犹如“择善”之择，必须靠孔子因材施教，随机提点。

【5.22】

子曰：“伯夷，圣之清者也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公冶长，圣之仁者也。”

狂简：这里分为三个阶段：狂简，指志向而言，斐然成章是经过一段学习与努力的过程，显示可观的成绩，所以裁之，属于应用的智能，犹如“择善”之择，必须靠孔子因材施教，随机提点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伯夷与叔齐心中不记着别人过去的恶行，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很少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伯夷、叔齐：殷代末年，孤竹国的国君之子，互以王位相让，一起逃往西伯昌（周文王）的领地，劝阻武王伐纣而未成，后来不愿“食周粟”，饿死于首阳山。

【5.23】

子曰：“孰谓微生高直？或乞醢焉，乞诸其邻而与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谁说微生高直爽？有人向他要点醋，他去向邻居要来给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微生高：姓微生，名高，鲁国人。
- 乞：希望别人给，称之为乞。得到就会感激别人。微生高的作为也许出于好意，但是自己没有而不坦白说清，就不能算是直爽。

【5.24】

子曰：“巧言，令色，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及于人，



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说话美妙动听，表情讨好热络，态度极其恭顺，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，我也认为可耻。内心怨恨一个人，表面上却与他继续交往，左丘明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耻，我也认为可耻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左丘明：鲁国太史。
- 怨：人间恩怨十分复杂，前因后果纠缠不清。这时应该真诚省思与人交往时，是否内心藏着怨恨。朋友不能以直爽的态度相处，就是虚与委蛇，浪费生命而已。若是遇到不能不相处的情况（如同学、同事等），至少可以做到“不与之交友”。

【5.25】

颜渊、季路侍，子曰：“盍各言尔志？”子路曰：“愿车马衣裘，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。”颜渊曰：“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”子路曰：“愿闻子之志。”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颜渊与季路站在孔子身边。孔子说：“你们何不说说自己的志向？”子路说：“我希望做到，把自己的车子，马匹，衣服，棉袍，与朋友一起用坏了都没有一点遗憾。”颜渊说：“我希望做到，不夸耀自己的优点，不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。”子路说：“希望听到老师的志向。”孔子说：“使老

朋友不能以直爽的态度相处，就是虚与委蛇，浪费生命而已。若是遇到不能不相处的情况（如同学、同事等），至少可以做到“不与之交友”。

年人都得到安养，使朋友们都互相信赖，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顾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无憾：不觉可惜或懊恼。子路以朋友的情义远重于个人的财物，已经把握了正确的价值观。
- 无伐善：颜渊志在自我修养，化除人我界线，走向无私的目标。
- 安之：孔子的志向显然是大同境界，允称至善。

【5.26】

子曰：“已矣乎，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算了吧，我不曾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过失就在内心自我批评的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未见：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宣称未曾见过的人有五种，除了本章以外，还有：一、好仁者恶不仁者；二、刚者；三、好德如好色者；四、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之人。仔细思考这五种未见之人的表现，可以了解孔子对世间的感叹。

【5.27】

子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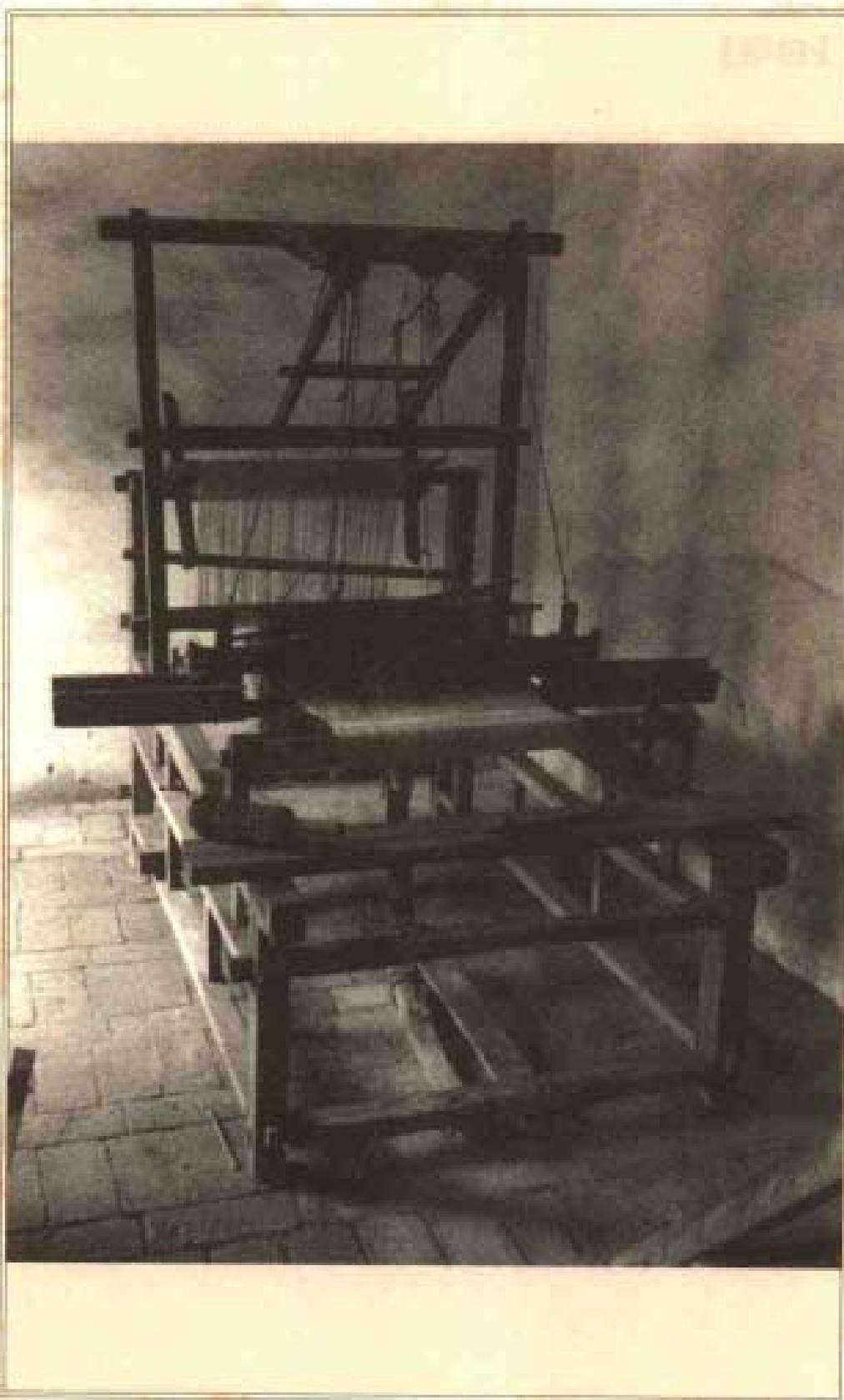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就是十户人家的小地方，一定有像我这样做事尽责又讲求信用的人，只是不像我这么爱好学习而已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好学：孔子自称好学，并无自夸之意，反而表示自己不是“生而知之”，必须努力学习才有心得。一般人若是忠信而不好学，就很难明白人生正途并坚持到底。

好学：孔子自称好学，并无自夸之意，反而表示自己不是“生而知之”，必须努力学习才有心得。



雍也篇第六

【6.1】

子曰：“雍也，可使南面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雍可以出任政治领袖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南面：古代政治领袖的座位是面向南方的。南面可用于天子、诸侯与卿大夫身上。这里是就冉雍（仲弓）的德行与能力而言，所指应该是担任卿大夫。

【6.2】

仲弓问于桑伯子。子曰：“可也简。”仲弓曰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太简乎？”子曰：“雍之言然。”

【白话】

仲弓请教有关子桑伯子的作风。孔子说：“子桑户凡事求简便。”仲弓再请教说：“本身态度严肃，行事力求简便，这样治理百姓，不就可以了么？如果本身态度简便，行事也力求简便，岂不是太过于简便了？”孔子说：“雍的话是正确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子桑伯子：子桑户，名可。孔子说的“可也”是指子桑户。



【6.3】

哀公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鲁哀公问孔子：“你的学生里面，谁是爱好学习的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有一个叫颜回的爱好学习，他不把怒气发泄在不相干的人身上，也从不犯同样的过错。遗憾的是，他年岁不大，已经死了。现在没有这样的学生了，没有听说爱好学习的人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颜回：死于鲁哀公十四年，孔子七十一岁时。他比孔子小三十岁，享寿四十一岁。
- 不迁怒：重在待人，所谓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；不贰过，则重在克己，所谓“日新又新”。两者都是高度的德行修养，可见孔子心目中的“好学”是以德行为首要目标的。

【6.4】

子华使齐，冉子为其母请粟。子曰：“与之釜。”请益。曰：“与之庾。”冉子与之粟五秉。子曰：“赤之适齐也，乘肥马，衣轻裘，吾闻之也。君子周急不继富。”

【白话】

公西华奉派出使齐国，冉有替他的母亲申请小米。孔子说：“给他六

不迁怒：重在待人，所谓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；不贰过，则重在克己，所谓“日新又新”。



斗四升。”冉有请求增加一些。孔子说：“再给他二斗四升。”结果冉有给了他八百斗。孔子说：“赤到齐国去，乘坐的是肥马驾的车，穿的是又轻又暖的棉袍。我听人说过：君子济助别人的穷困，而不增加别人的财富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子华：公西赤，字子华，鲁国人，小孔子四十二岁。
- 釜、庾、秉：都是古代容器。孔子的原意是表示馈赠，所以给的不多，而冉有所给的却是相当于一年的薪资。当时孔子可能是担任鲁君的顾问，冉有负责出纳之职。

【6.5】

原思为之宰，与之粟九百，辞，子曰：“毋！以与尔邻里乡党。”

【白话】

原思担任孔子家的总管，孔子给他小米九百斗，他不肯接受这么多。孔子说：“不要推辞！多的可以济助家乡地方的穷人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原思：原宪，字子思。小孔子三十六岁。此事应在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之时，因为大夫之家可以任用家臣。原思当时未满二十岁。
- 邻：5家为邻，25家为里，12500家为乡，500家为党。



【6.6】

子曰：“犁牛之子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谈到仲弓时，说：“耕牛的后代，长着红色的毛与整齐的角，就算不想用它来祭祀，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耕牛：可以耕田，但不够资格用来祭祀。周代尚赤，所以要用红毛牛。孔子的意思是：人才不问出身，都应该提拔出来做官。
- 山川：山川之神。祭祀需用骍且角的牛，表示做官等于牺牲，为社稷与百姓服务。

【6.7】

子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而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回的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不背离人生正途；其余的学生只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步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心：心与仁不同。心可以作自觉的选择，仁是人之道；因此，

心：心与仁不同。心可以作自觉的选择，仁是人之道，因此，心可以选择行仁，也可以不选择行仁。



心可以选择行仁，也可以不选择行仁。如果心选择行仁是如此困难，为何人还须行仁？答案是人性向善，所以除了走上人生正途（择善固执）以外，别无出路。孔子描述自己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表示心的选择与人生正途终于合而为一。

- 三月：表示相当长的时间，如一个季节左右。“日月”则指时间之短暂。

【6.8】

季康子问：“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”子曰：“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赐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

【白话】

季康子请教：“可以让仲由担任大夫吗？”孔子说：“由勇敢果决，担任大夫有什么困难呢？”又问：“可以让赐担任大夫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赐识见通达，担任大夫有什么困难呢？”再问：“可以让求担任大夫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求多才多艺，担任大夫有什么困难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季康子：季孙肥。孔子自卫反鲁时，他任鲁国执政的卿，可以推荐人才出任大夫。古代的卿相当于今天的五院院长，大夫则是部长级的政务官。
- 从政：古代有“为政者君，执政者卿，从政者大夫”的说法。在此可见孔子肯定子路、子贡、冉有这三位学生都是政治人才。

孔子描述自己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表示心的选择与人生正途终于合而为一。

【6.9】

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。闵子骞曰：“善为我辞焉！如有复我者，则吾必在汶上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季氏想派闵子骞担任费邑的县长。闵子骞对传达的人说：“好好地替我辞掉吧！如果再有人来找我，我一定逃到汶水以北去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闵子骞：闵损，字子骞，孔子学生，小孔子十五岁。列名于德行科。
- 费：季氏采邑，位于山东费县西北二十里。
- 汶上：山东的大汶河，过此向北即是齐境。

【6.10】

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牖执其手，曰：“亡之，命矣夫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

【白话】

伯牛生病了，孔子去探望他，从窗户握着他的手，说：“我们要失去他了，这是命啊！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！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！”

【解读】

- 伯牛：冉耕，字伯牛，鲁国人，小孔子七岁。列名于德行科。
- 执其手：有人以为这是孔子为伯牛把脉。此事并非不可能。
- 命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又不是人的理智可以说明的，总称为命。命指被动的、盲目的、无可奈何的命运。另一方面，“天命”则是人们自觉的使命，可以归之于天者。孔子学说的重点之一，是要使人在面对命运时，仍可领悟自己的天命。

【6.11】

子曰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，贤哉，回也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回的德行真好啊！一竹筐饭，一瓜瓢水，住在破旧的巷子里，别人都受不了这种生活的忧愁，他却不改变自己原有的快乐。回的德行真好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忧：穷困的生活使人忧愁不已。但是，舒适的生活又没有止境，怎么办呢？
- 乐：颜渊的原则是：只要活着就有快乐。所乐的是走在人生正途上，完成人性向善的天赋使命。人的尊严就在这种“乐”中得到充分的肯定。

只要活着就有快乐。所乐的是走在人生正途上，完成人性向善的天赋使命。人的尊严就在这种“乐”中得到充分的肯定。



【6.12】

冉求曰：“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子曰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，今女无。”

【白话】

冉求说：“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人生观，只是我的力量不够。”孔子说：“力量不够的人，走到半路才会放弃，现在你却是一开始就自限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道：人生观、理想、学说，皆可说是一个人的道。孔子的道，是要人择善固执以成就完美人格，所以冉有会有力量不够的想法。

【6.13】

子曰：“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对子夏说：“你要做个气度恢弘的学者，不要做个志趣狭隘的学者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君子与小人，在此既不指德也不指位，而是就器量与见识而言。这种用法的相关例子是君子与野人的对比，有如城里



人与乡下人的对比。

- 儒：古代老师的一种名称，在此译为学者。

【6.14】

子游为武城宰。子曰：“女得人焉耳乎？”曰：“有澹台灭明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至于馆之室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游担任武城的县长。孔子说：“你在这里找到什么人才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，他走路时不抄近路。若不是公事，也从不到我屋里来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澹台灭明：字子羽，小孔子三十九岁。子游说这话时，他可能尚未进入孔子门下学习。
- 行：由这两句描述，可知此人奉公守法与有所不为，的确是个政治人才。

【6.15】

子曰：“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将入门，策其马曰：‘非敢后也，马不进也。’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孟之反不夸耀自己。鲁军战败撤退时，他负责殿后，将



进城门时，鞭策着马匹说：“不是我敢殿后，是马不肯快走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孟之反：孟之侧，字之反，鲁国大夫。
- 不伐：败军之将，不可言勇。他的话也许有这样的意思，因此，只要实事求是，自然就不会夸耀自己了。

【6.16】

子曰：“不有祝蛇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重视祝蛇的口才，却重视宋朝的美貌，卫国在当前各国争强的形势下，恐怕免不了灾祸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祝蛇：卫国大夫，字子鱼。祝是掌管宗庙的官。
- 宋朝：宋国公子，名朝，当时美男子。投奔卫国，受南子所宠。
- 难乎：此句所引二人皆为卫国当时的名人，因此主词应为卫国。卫灵公亡后，卫国内乱频仍，正为孔子所不幸而言中。

【6.17】

子曰：“毋能出不由户，何莫由斯道也？”

不伐：败军之将，不可言勇。他的话也许有这样的意思。因此，只要实事求是，自然就不会夸耀自己了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谁能走出屋外而不由门户？为什么做人处事却不由我所提供的正途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道：孔子以比喻说明他的道是人生正途，但是他也感叹一般人无法依道而行。

【6.18】

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质朴多于文饰，就会显得粗野，文饰多于质朴，就会流于虚浮。文饰与质朴搭配得宜，才是君子的修养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质：未经加工的质朴，朴实淳厚，但易显得粗野。
- 文：后天习得的文饰，华丽可观，但易流于虚浮。
- 君子：指君子的修养而言，侧重于文质搭配的过程与心得。

【6.19】

子曰：“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人活在世间，原本应该真诚，没有真诚而能活下去，那是靠着侥幸来免于灾祸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直：真诚。只要真诚，就会顺着向善的人性，走上择善固执的人生正途。以“真诚”解释“直”。
- 幸：不走人生正途的，就要靠运气活下去了。世间靠运气的人何其多啊！

【6.20】

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了解做人处事的道理，比不上进一步去喜爱这个道理，喜爱这个道理，比不上更进一步去乐在其中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好之：喜爱一种道理，自然会付诸实践，所以这是由知而行。
- 乐之：乐在其中。这是从知与行，提升到“我与道理合而为一”的境界，把“应该”去做的转化为“自然”去做的。

直：真诚。只要真诚，就会顺着向善的人性，走上择善固执的人生正途，以“真诚”解释“直”。



【6.21】

子曰：“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中等材质的人愿意上进，就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。中等材质的人自甘堕落，就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中人：中等材质的人。由于对中人的判断标准很难厘清，所以译文重点置于“以上、以下”（意思是而上、而下），依中人之上进与下堕为标准。
- 上：高深的道理，如“仁”。

【6.22】

樊迟问焉。子曰：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。”问仁，曰：“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樊迟请教什么是明智。孔子说：“专心做好为百姓服务所该做的事，敬奉鬼神但是保持适当的距离，这样可以说是明智了。”他又请教什么是行仁。孔子说：“行仁的人先努力辛苦耕耘，然后才收获成果，这样可以说是行仁了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鬼神：“敬而远之”是古代认可的正确态度，并非始于孔子的想法。这种态度提醒人不要“不问苍生问鬼神”，而应该在尊敬鬼神时保持人的责任意识，这样才算明智。孔子在此显然并无否定或怀疑鬼神的意思。
- 仁：行仁，或明白说成“人生正途”。孔子对于学生问仁所提供的答案各不相同。樊迟先后三次问仁，答案也不相同。何以如此？因为人生正途在于择善固执，而择善的方法不能脱离个人生命的具体处境，所以孔子不但因材施教，也因时因地因事因状况而提出答案，希望弟子由此增益明智的抉择能力，可以举一反三，自行走上人生正途。

【6.23】

子曰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明智的人欣赏流水，行仁的人欣赏高山。明智的人与物推移，行仁的人安稳厚重。明智的人常保喜乐，行仁的人得享天年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知者：知者与仁者并列，指明智的人与行仁的人。在理解上，先说明智的人如何如何，“进一步”再说行仁的人如何如何。孔子教学生并不是分知与仁两科，而是全以行仁为主。知者是走向仁者的必经之路。知者懂得如何“择善”，仁者才能“固执”到底。

孔子教学生并不是分知与仁两科，而是全以行仁为主。知者是走向仁者的必经之路。知者懂得如何“择善”，仁者才能“固执”到底。



到底。

- 仁者：行仁的人。他的表现，综合而言：能乐水，还能乐山；能动，还能静；能乐，还能寿。这里的“还能”是关键所在。

【6.24】

子曰：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齐国只要一改善，就可以达到鲁国的教化水准；鲁国只要一改善，就可以达到周初的王道理想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齐：周初封姜太公于齐国。春秋初期，齐桓公为五霸之首，而教化水准有待改善。
- 鲁：周初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鲁国。鲁国在各国中以重视教化闻名。
- 道：周初的王道理想。本章所论与当时背景有关，意思在指出教化之改善有渐进的步骤，最后目标则是道。

【6.25】

子曰：“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觚这种酒器已经不像个有棱有角的觚了。这还是觚吗？”



这还是个觥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觥：古代酒器，可装二升酒。形状上圆下方，腹部有棱角。后来棱角变成圆形，仍名为觥，已是名不副实。孔子的感叹，还有一个理由，就是觥的容量有限，可以戒人少饮，而当时的风气是仍用觥盛酒而未必少饮。

【6.26】

宰我问曰：“仁者，虽告之以‘井有仁焉’，其从之也？”子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宰我请教说：“行仁的人，若是告诉他‘井里有仁可取’，他是否跟着跳下去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他怎么会这么做呢？对一个君子来说，你可以让他过去，却不能让他跳井；你可以欺骗他井里有仁可取，却不能诬陷他分辨不了道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者：行仁的人。宰我大概听说了杀身成仁的观点，所以设想一种情况来请教老师。他显然不清楚行仁者的作为，所以孔子回答时只说“君子”，意思是君子尚且不会这么天真与愚昧，任意牺牲生命，更何况是行仁者了。

他显然不清楚行仁者的作为，所以孔子回答时只说“君子”，意思是君子尚且不会这么天真与愚昧，任意牺牲生命，更何况是行仁者了。



【6.27】

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有志成为君子的人，广泛学习文献知识，再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也就不至于背离人生正途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有志于成为君子者。这些文句，都应由动态的过程观点来理解。不然的话，既然已是君子，又怎么还需要这一类的叮咛？
- 畔：叛。指背离人生正途。

【6.28】

子见南子，子路不说。夫子矢之曰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应邀与南子相见，子路对此很不高兴。孔子发誓说：“我如果做得不对的话，让天来厌弃我吧！让天来厌弃我吧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南子：卫灵公夫人，想要孔子帮忙参政，又无真心任用之



意。子路大概还记得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的教训，所以无法释怀。

- 矢：发誓。由誓词可见孔子所信者为天。
- 天：孔子对于自己的行为合乎天命，有深刻的信心，所以会说“天厌之”的话。

【6.29】

子曰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中庸这种德行，实在是最高的了！长期以来，百姓很少有能做到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中庸：就选择行为之恰到好处，可名为“中”，就日常生活之长期坚持，可名为“庸”。合而言之，即是择善固执，也就是人生正途。可以参考《中庸》一书的说法。

【6.30】

子贡曰：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尧舜其犹病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

中庸：就选择行为之恰到好处，可名为“中”，就日常生活之长期坚持，可名为“庸”。



【白话】

子贡说：“如果有人普遍照顾百姓又能确实济助众人，这样如何呢？可以称得上行仁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这样何止于行仁，一定要说的话，已经算是成圣了！连尧舜都会觉得难以做到啊！所谓行仁，就是在自己想要安稳立足时，也帮助别人安稳立足。在自己想要进展通达时，也帮助别人进展通达。能够从自己的情况来设想如何与人相处，可以说是行仁的方法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圣：圣是仁的第三义“人之成”的描述。人之成，必有伟大的效应，就是由于一人“充分实现”其向善之性，导致天下大同的美境。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：“善”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。因此，一人与天下人之间皆有适当关系，博施济众是一切人际关系之实现，通常只有帝王可以做到。尧舜正是这样的帝王，却还觉得这种要求难以做到。如果不由上述“善”的定义来理解，是无法说明孔子的意思的。我们一再以“行仁”来译“仁”，并且强调其为动态的过程，也可以在此章获得印证。
- 能近取譬：就是推己及人，设身处地去关心别人。如此才能做到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再进一步求其立人与达人。

人之成，必有伟大的效应，就是由于一人“充分实现”其向善之性，导致天下大同的美境。



述而篇第七



【7.1】

子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传述而不创作，对古代文化既相信又爱好，我想自己很像我们的老彭吧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窃：谦虚之词。我，亲近之意。
- 老彭：殷代大夫，事迹不可考，作风大概就是孔子在此所描写的。孔子是殷人后代，所以语气亲切。

【7.2】

子曰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默默存思所见所闻，认真学习而不厌烦，教导别人而不倦怠，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多少？”

【解读】

- 何有：本章所说的三件事，是孔子的自我期许，因此不宜解为“对我有何困难”（太骄傲）或“何者能有于我”（太谦



虚)，所以译为“我做到了多少”。在此，“多少”是侧重“程度”而言，表示已经做得不错，但是还要继续努力，求其更为完美。

【7.3】

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德行不好好修养，学问不好好讲习，听到该做的事却不能跟着去做，自己有缺失却不能立刻改正，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德：本章提及四件事，前两件是德与学，所用的是“不”字，表示主动性不够，应该增强的是志向。换言之，修德与讲学是每一个人只要“愿意”，就可以做到的。
- 闻义：后两件事，用的是“不能”，表示落实在具体生活中，无论迁善或改过，都是在愿意之外，还须“努力”，并且需要终身行之。
- 忧：忧虑，意思是最为关切者。不是孔子做不到这四件事，而是他对这四者念兹在兹，并且永不懈息。

【7.4】

子之燕居，中中如也，天天如也。

忧：忧虑，意思是最为关切者。不是孔子做不到这四件事，而是他对这四者念兹在兹，并且永不懈息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平日闲暇时，态度安稳，神情舒缓。

【解读】

- 燕居：闲坐，譬如休闲时的居家生活。

【7.5】

子曰：“甚矣吾衰也，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实在太衰老了，竟然很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梦见：有思则有梦，表示孔子志在学习周公，既能匡正天下，又能制礼作乐。
- 周公：姬旦，周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辅佐武王之子成王，奠定周朝的基业，后代受封于鲁国。

【7.6】

子曰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立志追求人生理想，确实把握德行修养，绝不背离人生正



途，自在涵泳艺文活动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道：人生的康庄大道，指人生理想或完美人格，所以要立志追求。
- 德：个人的德行修养，修德之原则相同而程度各自有别，所以要确实把握。
- 仁：在个人身上显示的人生正途，侧重于择善固执，所以要绝不背离。
- 艺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，可以统称为艺文活动，所以要自在涵泳。

艺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，
可以统称为艺文活动，
所以要自在涵泳。

【7.7】

子曰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从十五岁以上的人，我是没有不教导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行束脩：古代十五岁的成童，行束脩之礼以入大学，后来引申为指年龄。东汉郑玄尚知此说，见《后汉书·延笃传》的李贤注所引。
- 自：古人说“自……以上”，皆指数字之增加，并且主要用于年龄，如《周礼·秋官司寇》的“自生齿〔一岁〕以上，皆录



于版”。这一点并无例外，所以孔子的话是表示有教无类，而与薄礼、学费、敬意、诚心等无关。本章侧重的，不是学生的态度，而是孔子身为老师的心愿。

【7.8】

子曰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，我不去开导；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，我不去引发。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，他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愤：想懂而懂不了，心中难免愤愤，所以念书要发愤用功。
- 悱：想说而说不出，找不到合适的语词，所以特别需要老师指点。孔子的“启发式”教学必须以学生自己有心向上为前提。
- 一隅：举一反三是就联想力而言，也是学习的重要方法。

【7.9】

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在家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时，从来不曾吃饱过。



【解读】

- 有丧者：家有丧事的人，由其服饰可知。孔子曾以帮人办理丧事为业，所以会遇到这样的场合。他的同情心自然流露出来。

【7.10】

子曰：「哭，则不歌。」

【白话】

孔子在这一天哭过，就不再唱歌了。

【解读】

- 哭：感情自然流露。有感而发或触景生情，都可能使人落泪。
- 歌：哭则不歌，表示不哭就“有可能”歌，并且这样的歌必是欢愉和乐的。由此可知孔子不但感情丰富，而且很能自得其乐。

【7.11】

子曰：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。」子路曰：「子行三军则谁与？」子曰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」

【白话】

孔子对颜渊说：“有人任用，就发挥抱负；没人任用，就安静修行；

歌，哭则不歌，表示不哭就“有可能”歌，并且这样的歌必是欢愉和乐的。由此可知孔子不但感情丰富，而且很能自得其乐。



只有我与你可以做到吧！”子路说：“老师率领军队的话，要找谁同去？”孔子说：“空手打虎，徒步过河，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，我是不与他同去的。一定要找同去的人，那就是面对情势或慎恐惧，仔细筹划以求成功的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用：任用权在别人，如何因应则在自己。孔子认为这是极其困难的挑战。一般人是易“行”难“藏”。
- 行：即使是率领三军（大国有三军，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），也不能有勇无谋。这句话说明“行”也不容易。

用：任用权在别人，如何因应则在自己。孔子认为这是极其困难的挑战。一般人是易“行”难“藏”。

【7.12】

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财富如果可以求得，就算在市场担任守门员，我也去做。如果无法以正当手段求得，那么还是追随我所爱好的理想吧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可：可与不可是就手段而言，亦即手段是否正当。执鞭之士是市场守门员，表示只要手段正当，再辛苦再卑微的工作都无妨。
- 所好：所好者不是指财富，而是指原则或理想。财富是附加于人生的，可多可少。



【7.13】

子之所慎：齐，战，疾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以慎重态度对待的三件事是：斋戒、战争、疾病。

【解读】

- 齐：斋戒，就是祭祀之前的准备。在顺序上排第一，表示孔子对鬼神的诚敬态度，已经成为他的生活特色了。若无信仰，何能如此？
- 战：战争决定国家的兴衰荣辱与个人的生死存亡，岂可不慎？
- 疾：个人应该珍惜生命，以完成人生理想。

【7.14】

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在齐国聆听《韶》乐的演奏，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食肉而不知其味。于是他说：“想不到制作音乐可以到达这么完美的地步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三月：表示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有如一个季节。



- 肉味：人的感官功能有相通的作用，若是其中一种受到强烈震撼，其他的就退居幕后。这也可以说是：“用心”所在，可以使人暂时忽略其他官能。

【7.15】

冉有曰：“夫子为卫君乎？”子贡曰：“盍，吾将问之。”人曰：“伯夷，叔齐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：“怨乎？”曰：“闻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”出，曰：“夫子不为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冉有说：“老师会帮助卫君吗？”子贡说：“好，我去请教他。”子贡走进屋子，说：“伯夷，叔齐是什么样的人？”孔子说：“古代的有德之士。”子贡说：“他们会抱怨自己的遭遇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他们所求的是行仁，也得到了行仁的结果，还抱怨什么呢？”子贡走出屋子，说：“老师不会帮助卫君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卫君：卫出公，名辄，为灵公之孙，太子蒯聩之子。蒯聩得罪南子，逃往晋国；灵公死，立其孙辄为君。晋国送回蒯聩，乘机侵卫，卫国抵抗晋兵，阻止蒯聩回国。这是父子争国的局面。
- 伯夷：与其弟叔齐为了不当孤竹国的国君而逃走，最后饿死于首阳山。这是兄弟让国的故事。他们若是无怨，表示孔子不会认同卫国目前的局面，自然不会介入帮助了。
- 贤人：有德之士，志在行仁者。孔子评价古人“得仁”的，也极为少见。



【7.16】

子曰：“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

子曰：“吃的是粗粮，喝的是冷水，弯起手臂做枕头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吃的是粗粮，喝的是冷水，弯起手臂做枕头。这样的生活也有乐趣啊！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，对我就好像浮云一样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乐：一个人活着，只要具备最基本的生活条件，照样可以快乐。这种快乐是走在人生正途上的效应，其明确目标是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若能进而兼善天下，与民同乐，更是足以快慰平生。

【7.17】

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让我多活几年，到五十岁时专心研究《易经》，以后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《易》：孔子自十五岁志于学，并且终身学不厌，因此我们没

这种快乐是走在人生正途上的效应，其明确目标是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若能进而兼善天下，与民同乐，更是足以快慰平生。



有理由说他五十以前不曾学过《易经》，何况他早已知道学习之后可以无大过。本章所谓“学”，是谦词，意思是专心研究，并且把心得应用于生活中，然后成效自明。至于“无大过”，则是自勉之语，唯有如此戒慎，才可日进于德。

【7.18】

子所雅言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在读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与执行礼仪时，都说标准古音。

【解读】

- 雅言：标准古音，不同于当时的各国方言。雅言不但是正式官话，也可以显示古籍与礼仪中的原始音义。

【7.19】

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“女奚不曰：‘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’”

【白话】

叶公问子路有关孔子的为人，子路没有回答。孔子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说：‘他这个人，发愤用功就忘记了吃饭，内心快乐就忘记了烦恼，连自己快要衰老了都不知道，如此而已。’”



【解读】

- 叶公：沈诸梁，字子高，楚国大夫，担任叶地县长。楚君称王，大夫也跟着称公。
- 不对：子路没有回答，可能是因为很难描述像孔子这样的人物。孔子的自我描述则显示了忘食忘忧忘老等境界，正是一般人无法化解的难题。

【7.20】

子曰：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，我的知识是爱好古代文化，再勤奋敏捷去学习得来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生而知之：孔子以博学知名，也许有人以为他是生而知之，因而有这一段话说明。我们要效法的，是“敏以求之”。

【7.21】

子曰：“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不谈论有关反常的、勇力的、悖乱的、神异的事情。

生而知之：孔子以博学知名，也许有人以为他是生而知之，因而有这一段话说明。我们要效法的，是“敏以求之”。

【解读】

- 不语：不谈论，并不表示没有这些事。
- 怪：反常的事使人迷惑，勇力的事使人忘德，悖乱的事使人不安，神异的事使人妄想。
- 神：神异之事，与迷信有关者。在此并非指古代所信的鬼神。

【7.22】

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；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几个人一起走路，其中一定有我可以效法的，我选择他们的优点来学习，看到他们的缺点就警惕自己不要学坏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三人：少数几个人。意思是：只要有心，到处都可以找到学习的机会。

【7.23】

子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天是我这一生德行的来源，桓魋又能对我怎么样呢？”



【解读】

● 桓魋：向魋，又称桓魋，为宋国司马（军事统帅）。当时孔子五十九岁，是知天命之后的顺天命时期，因此遇到生命危险，立即诉求于天。

● 德：德是自己修养的成果，但是为何要修德？对孔子而言，是因为了解人性，以及知天命与顺天命，所以这种成果最根本的来源是天。

德：德是自己修养的成果，但是为何要修德？对孔子而言，是因为了解人性，以及知天命与顺天命，所以这种成果最根本的来源是天。

【7.24】

子曰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你们几位学生以为我有所隐藏吗？我对你们没有任何隐藏。我的一切作为都呈现在你们眼前，那就是我的作风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● 隐：隐藏，譬如另有进德修业的秘诀。学生可能觉得自己进步有限，想要速成，所以提出类似的疑问。

● 行：孔子以“行”来响应，表示任何高深的道理都须落实于人生中。

【7.25】

子曰：「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」

【白话】

孔子教学有四项重点：文献知识，行为规范，忠于职守，言而有信。

【解读】

- 行：行为规范，特别就守礼而言，亦即颜渊所说的“约我以礼”。因此，不妨另外强调忠与信，以突显真诚心意的重要。

【7.26】

子曰：「圣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；得见君子者，斯可矣。」子曰：「善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；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。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」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圣人，我是没有机会见到了，能够见到君子，也就不错了。”孔子又说：“善人，我是没有机会见到了，能够见到有恒的人，也就不错了。明明没有却装作有，明明空虚却装作充实，明明穷困却装作豪华，要做到有恒，是多么困难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圣人：人格完美又能周济天下，君子是朝着此一目标奋斗的人。

若是有恒到一定程度，即可成为善人，亦即行善有成。但是，只要注意力一转向外在得失的评价，就很难做到有恒了。

因此，谈到君子，常须留意其动态过程。

- 善人：行善有成的人，在此相近于仁者。至于有恒者的“恒”字，是指择善之“固执”而言。若是有恒到一定程度，即可成为善人，亦即行善有成。但是，只要注意力一转向外在得失的评价，就很难做到有恒了。

【7.27】

子曰：「钓而不网，弋不射宿。」

【白话】

孔子钓鱼时，不使用绑着许多钩子的绳，以附带生丝的箭射鸟时，不针对在巢中休息的鸟。

【解读】

- 戈：射，其箭后附有生丝，一旦射中就自动缠绕起来，使鸟立即坠下。
- 宿：在巢中休息的或哺育的鸟。
- 钓、戈：古代男子的休闲活动，以适可而止为原则。

【7.28】

子曰：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。」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也许有人是自己不懂却去创作的，我与他们不同。多听，



选择其中正确的部分来接受。多看，把好的记在心里。这种知是仅次于“生而知之”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知之次：第二等的知，指“学而知之”，仅次于生知。

【7.29】

五乡难与言，童子见，门人惑。子曰：“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唯何甚？人洁己以进，与其洁也，不保其往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五乡的人很难沟通，有一个少年却得到孔子接见，学生们觉得困惑。孔子说，“我是赞成他上进，不希望他退步，又何必过度苛责？别人修饰整洁来找我我就嘉许他整洁的一面，不去追究他过去的作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五乡：地名。难与言，也许是对外来的人不太友善。
- 童子：年龄未满十五岁者。本章并未指出童子是否带着薄礼，但是却明确显示他是十五岁以下，那么孔子说“从十五岁以上的人，我是没有不教导的”是否有问题呢？没有，因为孔子的话并不排斥有例外的情况。不过，也许正因为这种例外，学生们才在“难与言”的顾虑中更觉得困惑。我们由此得知孔子的为师之道。



【7.30】

子曰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行仁离我很远吗？只要我愿意行仁，立刻就可以行仁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行仁，或直接解为“人生正途”。这种人生正途不能说是“在内不在外”，只能说是在于一个人“欲不欲行”，只要欲行，当下即可择善固执。在此，“行仁”是动词，而“人生正途”是名词，这两者合而言之，就是以“仁”代表“走在人生正途上”。

【7.31】

陈司败问：“昭公知礼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知礼。”孔子适齐，过巫马期而适之。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吴，为同姓，谓之吴孟子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巫马期以告，子曰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陈司败问：“鲁昭公懂得礼制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懂得礼制。”孔子离开后，陈司败向巫马期作揖，上前对他说：“我听说君子不偏袒自己人，难道君子也偏袒自己人吗？鲁昭公从吴国娶了一位夫人，鲁吴两国是同姓，所以称她为吴孟子。鲁君如果懂得礼制，那么谁不懂得？”巫马期转述了

仁：行仁，或直接解为“人生正途”。这种人生正途不能说是“在内不在外”，只能说是在于一个人“欲不欲行”，只要欲行，当下即可择善固执。



这番话，孔子说：“我真幸运，只要有什么过错，别人一定会知道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陈司败：陈国大夫，司败是官名，管理治安。
- 昭公：鲁昭公，名裯，继襄公之位。
- 巫马期：姓巫马，名施，字子期，小孔子三十岁，孔子学生。
- 吴孟子：鲁为周公之后，吴为太伯（泰伯，为周文王的大伯）之后，皆姓姬。这位夫人原本名为吴姬（国名加上本姓，为国君夫人称号），为了避开“同姓不婚”的礼制，所以改称吴孟子（孟子可能是她的字）。
- 过：孔子的过错是情有可原的，因为当时有“不言君亲之恶”的规范。

【7.32】

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与别人一起唱歌，唱得开怀时，一定请他再唱一遍，然后自己又和一遍。

【解读】

- 歌：孔子平日若是不哭，则很可能唱歌。本章描写他与别人一起唱歌的情形，所流露的愉悦气氛令人羡慕。

【7.33】

子曰：“文莫吾优人也，躬行君子，则吾未之有得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文献知识，大概我与别人差不多，确实做到君子的修养，我还没有办法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文：文献知识，与行对应。
- 莫：可能是“其”之误，也有说是“大约”之意。这两者在此意思相近。

【7.34】

子曰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而已矣。”公西华曰：“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像圣与仁的境界，我怎么敢当？如果说是以此为目标，努力实践而不厌烦，教导别人而不倦怠，那么或许我还可以做到。”公西华说：“这正是我们学生没有办法学到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圣：与仁并列时，表示圣所侧重的是结果，仁则侧重于过程，两者都是凡人所向往的完美境界。

圣：与仁并列时，表示圣所侧重的是结果，仁则侧重于过程，两者都是凡人所向往的完美境界。



- 为之：既然先谈圣与仁，这里的“为之”自然是以二者为目标。孔子的终身志向也确是如此。

【7.35】

子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
子疾病，子路请祷。子曰：“有祷？”子路曰：“有之，《礼》曰：‘禘尔于上下神祇。’”子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病得很重，子路请示要作祷告。孔子说：“有这样的事吗？”子路说：“有的，《礼文》上说：‘为你向天神地祇祷告。’”孔子说：“我长期以来一直都在祷告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禘：为生者求福是“禘”，为纪念死者才用“谏”。本章据此而改正。
- 丘之祷：孔子最慎重的事是“斋”，对于祭祀极为虔诚，平日饮食每饭必“祭”，因此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与天神地祇交往，不必这时再去刻意祷告。另一方面，孔子说过“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”，显示他以天为唯一祷告的对象，因此不愿再去劳烦神祇。

【7.36】

子曰：“齐则不祥，鲁则固。与其不孙也，宁固。”



【白话】

[237]

孔子说：“奢侈就会变得骄傲，俭约就会流于固陋。与其骄傲，宁可固陋。”

[238]

【解读】

- 不孙：不谦逊，骄傲自大。另一方面，固是固陋。两者都是缺点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

【7.37】

子曰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心胸光明开朗，小人经常愁眉苦脸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修养有成者。不论穷达顺逆，都因为走在人生正途上而充满自信与喜悦。
- 小人：无志之人，即使富贵，也会“患得患失”，何况处于困境时？

【7.38】

子曰：“富而无骄，贫而无谄，富而好礼，贫而乐。”

君子：修养有成者。不论穷达顺逆，都因为走在人生正途上而充满自信与喜悦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看起来温和而严肃，威严而不刚猛，谦恭而安逸。

【解读】

- 温：本章三小段都是两种对立神情的描述，调和起来恰到好处，可以作为今日培养情商（EQ）的参考。

【8.1】

子曰：“泰伯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泰伯，可以说表现了至高的德行。他多次把天下让给人，百姓却找不出具体的德行来赞美他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泰伯：亦即太伯，周文王的大伯。周朝祖先古公亶父有三子：泰伯、仲雍、季历。季历生子姬昌（周文王），古公亶父想把王位传给季历，泰伯与仲雍出走到后来的吴国，使季历接位，以后才有周文王与其子武王的建立周朝。
- 无得：至德无形，不着痕迹，但是成全了孝悌与其他德行。孔子的重点在于此。行善除了真诚，也需智能，否则如何择而行之。

无得：至德无形，不着痕迹，但是成全了孝悌与其他德行。孔子的重点在于此。行善除了真诚，也需智能，否则如何择而行之。

【8.2】

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怨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君子篤于亲，則民興于仁；故曰不遠，則民不偷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，“一味谦恭而没有礼的节制，就会流于劳倦；一味谨慎而没有礼的节制，就会显得很缩；只知勇敢行事而没有礼的节制，就会制造乱

局，只知直言无隐而没有礼的节制，就会尖刻伤人。政治领袖对待亲族厚道，百姓就会渐渐走上人生正途；他们不遗弃过去的友人，百姓就不会刻薄无情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礼：礼的节制。恭、慎、勇、直都是好的表现，但是若无适当规范而陷于极端，则后果难以预料。
- 君子：在此指政治领袖，因为相对的是民。
- 仁：人生正途，表现为淳厚的风气。

【8.3】

曾子有病，召门弟子曰：“君子死！君子死！《诗》云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后，吾知免矣！小子。”

【白话】

曾子生病时，把他的学生召集到家中，说：“看看我的脚，看看我的手！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战战兢兢啊，好像走在深渊旁边，好像走在薄冰上面。’直到现在，我才敢说自己可以免于毁伤了。同学们记住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诗：引文见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。
- 免：手脚健全，表示一生爱护身体，也不曾犯法受刑。这是对父母的孝心与对个人生命的尽责。



【8.4】

曾子有病，孟敬子问之。曾子言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幼容貌，斯达且慢矣；正颜色，斯达且信矣；出辞气，斯达且信矣。荡荡之事，则有罔存。”

【白话】

曾子生病时，孟敬子来探望他。曾子对他说：“鸟快死时，叫声是悲凄的。人临死时，说话是有道理的。政治领袖要把握以下三个原则：举止与态度要威严，如此可以使自己避免粗暴与怠慢；神情与脸色要端庄，如此可以使自己容易表现诚信；言语与声调要稳重，如此可以使自己避免鄙陋与狂妄。至于礼仪方面的细节，自有主管其事的人去负责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孟敬子：仲孙捷，孟武伯之子，为鲁国大夫。
- 善：指一定的道理。人之将死，其言出于真心，总结一些心得，应有可参考的价值。
- 君子：在位者或政治领袖。

善：指一定的道理。人之将死，其言出于真心，总结一些心得，应有可参考的价值。

【8.5】

曾子曰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；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，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曾子说：“自己有本事，却去请教没有本事的人，自己知识丰富，



却去请教知识有限的人，有学问却像没有学问，内心充实却像空无一物，被人冒犯了也不计较。从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曾这样做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能：是就行为而言，“多”则是就知道而言。
- 吾友：应该是指颜渊。

【8.6】

曾子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，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曾子说：“可以把年少的孤儿托给他照顾，可以把国家的命脉交给他负责，遇到重大变故也不能使他放弃操守，这种人称得上是君子吗？这种人是君子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六尺：古代以两岁半长高一尺，六尺为十五岁。六尺相当于今日的138公分，指尚未成年者。
- 君子：有德之人，必须兼具能力与节操，不能只是高谈心性。

【8.7】

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”



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曾子说：“读书人不能没有恢弘的气度与刚毅的性格，因为他承担重任而路途遥远。以行仁为自己的责任，这个担子还不沉重吗？直到死时才停下脚步，这个路程还不遥远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士：读书人，目标是行仁。行仁时，走在人生正途上，不论是否从政，都是很大的挑战。
- 任：行仁是一生的事，要推己及人，兼善天下，所以是重任；死而后已，所以道远。本章充分显示仁为人生正途的观点，值得深思。

【8.8】

子曰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启发上进的意志，要靠读诗；具备处世的条件，要靠学礼；达成教化的目标，要靠习乐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兴、立、成：都是针对一个人而说的，诗、礼、乐则是主要的

任，行仁是一生的事，要推己及人，兼善天下，所以是重任；死而后已，所以道远。本章充分显示仁为人生正途的观点，值得深思。



凭借。读诗、学礼与习乐，并非阶梯式的上升，而是交互为用，相与并行，只是在效应上有先后之别。

- 乐：列为最后一步，是因为教化的“化”字在乐曲中充分彰显，可以达到人我的感通与协调。

【8.9】

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对待百姓，可以使他们走在人生正途上，却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其中的道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由之：有的是效法政治领袖的表率，有的是依循礼乐教化，也有的是遵守法令规章。只要走在人生正途上，都是好的。
- 知之：人生的道理有没有深，若要使百姓透彻了解，恐怕事倍功半，甚至徒劳无功。

【8.10】

子曰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爱好勇敢的人，如果厌恶贫困，就会作乱生事。对于不



肯走在人生正途上的人，如果厌恶得太过分，也会使他作乱生事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疾：厌恶到憎恨的地步。勇是美德，但是若不节制或不明理，就会陷于乱局。“疾贫”则是既不明理也不节制的表现。
- 不仁：不肯或未能行仁的人。这种判断，有的是根据明显的偏邪行为，有的则是党派立场互异所致。

【8.11】

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即使一个人才华卓越有如周公，如果他既骄傲又吝啬，其他部分也就不值得欣赏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才：才华是天赋优点，善加发挥可以成己成物。但是，如果因此而骄傲自大，又吝于关怀别人，就不值一顾了。

【8.12】

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入学读书三年，还不起做官的念头，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。”

才：才华是天赋优点，善加发挥可以成己成物。但是，如果因此而骄傲自大，又吝于关怀别人，就不值一顾了。



【解读】

- 三年：古代人大学三年就要测试所学，这时往往出现从政的念头，因为学以致用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- 谷：俸禄，指做官。不想到谷，表示心在学上，愿意更加充实自己，这当然是可贵之事。

【8.13】

子曰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。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以坚定的信心爱好学习，为了完成人生理想可以牺牲生命，不前往危险的国家，也不住在混乱的国家。天下上轨道，就出来做事，不上轨道就隐居起来。国家上轨道时，要以贫穷与卑微为可耻；国家不上轨道时，要以富有与高位为可耻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守死：持守至死，善道，完成理想。
- 天下：涵盖各国在内，古代为天子所治。道：正道，指应循的正途。

【8.14】

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是担任某一职位，就不去设想那个职位的业务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位：职位。政治要分工合作，譬如在民主时代，除了各级政府官员，还有专职的民意代表，而不是大家任意表示意见，全无法章。

【8.15】

子曰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从师挚开始演奏，到结束时的《关雎》之曲，我的耳中一直洋溢着美妙的音乐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师挚：鲁国大师（音乐主管），名挚。
- 《关雎》：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，古诗皆可入乐。乱为音乐演奏的结束。

【8.16】

子曰：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怙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狂妄而不直爽，愚昧而不忠厚，无能而不守信，这种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狂：本章三小段中，各自提到的两种不良表现，原来是不易并存的，现在一起出现在一人身上，所以让孔子也觉得莫名其妙。

【8.17】

子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学习时要像赶不上什么一样，赶上了还担心会失去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不及：学海无涯，必须把握时机去学习。学了之后，须有心得，才能守住。

【8.18】

子曰：“巍巍乎，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。”

不及：学海无涯，必须把握时机去学习。学了之后，须有心得，才能守住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真是崇高啊！舜与禹拥有天下而不刻意去统治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不与：不刻意去统治，因为他们知人善任，由百官分层负责，他们看似不参与实际政务，当然也谈不上图谋自己的利益了。

【8.19】

子曰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伟大啊，像尧这样的天子！真是崇高啊！只有天是最伟大的，只有尧是效法天的，他的恩泽广博啊，百姓没有办法去形容。他的丰功伟业令人景仰，他的典章制度也辉煌可观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天：古代帝王称为天子，意思是大家相信天是政权的合法基础与最后来源。本章谈到尧效法天，正好反映了此一信念。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理解，而以为天只是自然之天，那么将很难避免主张后来荀子所说的“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”。
- 名：尧太完美了，使百姓想不出该如何称颂。

不与：不刻意去统治，因为他们知人善任，由百官分层负责，他们看似不参与实际政务，当然也谈不上图谋自己的利益了。



【8.20】

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乱臣十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，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谓王德也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舜有五位贤臣而天下太平。周武王说：“我有十位能治理国家的大臣。”孔子说：“人才难得，不正是如此吗？从唐尧和虞舜的时代以来，到周朝人才鼎盛。武王的人才中有一位是妇女，所以实际上是九位。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，还继续臣服于殷朝。周朝的德行，可以说是至高的德行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五人：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。
- 十人：周公旦、召公奭、太公望、毕公、荣公、太颠、闾天、散宜生、南宫适。加上邑姜（武王之妻，负责治理宫内之事，所以随后接着说九人而已）。

【8.21】

子曰：“禹，吾无间然矣。菲饮食而致孝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于黻黻，卑宫室而尽力于沟洫。禹，吾无间然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禹，我对他没有任何批评啊。他吃得简单，对鬼神的祭品

却办得很丰盛，他穿得粗糙，祭祀的衣冠却做得很华美；他住得简陋，却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渠水利上。禹，我对他没有任何批评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问然：有空隙可以批评。
- 鬼神：本章三小段，前面两段涉及鬼神与祭祀，可见古人对信仰的重视态度。孔子叙述此事时，语气是十分肯定的，由此他显示了信仰的价值不容忽视。但是若无第三小段的为民服务，则未必合宜。



子罕篇第九

【9.1】

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很少主动谈起有关利益、命运与行仁的问题。

【解读】

- 罕言：言是主动谈起，语是与人讨论。罕言不是不语，所以学生请教这些问题时，孔子也会答复。在此，罕言是很少自己去说，表示慎重之意。何以须慎重？因为这三者皆为世人所关怀，又由于听者有个别差异而容易引起误解，所以不宜作泛泛之论。
- 利：利是人之所欲，但须与义配合。义与利的分辨并不简单，直接谈利，更易使听者误入歧途，如“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”。
- 命：命运是难以解释的谜。重要的是，如何在面对命运时，把握自己的使命。命运与使命的分辨更是微妙，不能不慎重言之。
- 仁：人生正途在于择善固执，必须依个人的处境来判断，很难作概括的说明。此外，孔子的“仁”字统摄了人之“性、道、成”，是一个整体的、连续的、动态的人生历程，所以最好留待学生请教时再作说明。

【9.2】

这是党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“吾何执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吾执御矣。”

命：命运是难以解释的谜。重要的是，如何在面对命运时，把握自己的使命。命运与使命的分辨更是微妙，不能不慎重言之。



【白话】

这巷地区有人说：“伟大啊，孔子这个人，学问真是广博，没有办法说他是哪一方面的专家。”孔子听到这话，对学生们说：“我要以什么做专长呢？驾车吗？射箭吗？我驾车好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无所成名：这是推崇的话，否则不能冠以大哉。一般人精于一艺，孔子无所不学，使人无以名之。
- 执御：孔子以具体的执御表示谦虚，也提醒人要有真才实学。

【9.3】

子曰：“麻冕，礼也；今也纯，俭，吾从众。拜下，礼也；今拜乎上，泰也。虽违众，吾从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大夫的礼帽以麻织成，这是礼制的规定，现在大家都戴以丝织成的，这样比较节省人力，所以我赞同大家的做法。臣见君时，先在堂下磕头，升堂后再磕头，这是礼制的规定，现在大家只是升堂后再磕头，这样显得不太恭顺。所以，虽然与大家的做法不合，我还是赞同要先在堂下磕头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麻冕：卿大夫阶级所戴的礼帽。若为天子、诸侯或贵族，则另

有制冕的布料。麻冕的制作极费工夫，较不节省人力。

- 拜下：先在堂下拜，升堂后再拜，共有两次。拜上就只保留了后者。孔子遵守礼制的规定，却可能被别人疑为“谄媚”，实亦无可奈何。

【9.4】

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完全没有四种毛病，就是：他不凭空猜测，他不坚持己见，他不顽固拘泥，他不自我膨胀。

【解读】

- 意：本章四外皆针对自我而言，从起心动念到狂妄自大，都是一般人常犯的毛病，值得深思。孔子当然有他坚持及奉行的原则或道，但是却与私心或欲望无关。

【9.5】

子夏于莒，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被匡城的群众所围困，他说：“周文王死了以后，文化传统不都在我这里吗？天如果要废弃这种文化，后代的人就不会有机会

本章四外皆针对自我而言，从起心动念到狂妄自大，都是一般人常犯的毛病，值得深思。孔子当然有他坚持及奉行的原则或道，但是却与私心或欲望无关。



学习这种文化，天如果还不要废弃这种文化，那么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匡：匡人曾为鲁国阳货所欺凌，见孔子相貌与阳货有些相似，就加以围困。
- 文：文化传统，包括礼乐制度与典籍文物。当时能够博学如孔子的人已不可见，所以孔子有此自信。
- 天：天是文化传统（甚至国家民族）存亡的最后裁决者。这是古人的信念，不是出于孔子自己的想象。
- 后死者：指后于孔子的人，须以孔子为中介，才有机会学习文化传统。这种解法与前面“文不在兹乎”可以呼应。并且与“将丧斯文”指向未来的语态较为契合。

【9.6】

大宰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？”子贡曰：“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”子闻之，曰：“大宰知我！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，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大宰向子贡询问，“孔先生是一位圣人吧？他竟有这么多才干呢？”子贡说：“这是天要让他成为圣人，并且具有多方面的才干。”孔子听到这段话时，就说：“大宰了解我啊！我年轻时贫困卑微，所以学会了一些琐碎的技艺。做一个君子，需要具备这么多才干吗？我想不需要的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大宰：可能是吴国大宰，名旣。他认为圣人是才干与能力过人者。
- 天：在子贡看来，天对圣人有特殊的启示与造就。孔子的评论未谈到这一点，似乎有默认之意。但是，“多能”却是特定的环境所形成的。
- 君子：指有德者与有位者，才干比人多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。

【9.7】

宰曰：“子云：‘吾不试，艺艺。’”

【白话】

宰说：“老师说过，‘我没有机会发挥抱负，所以学会了不少技艺。’”

【解读】

- 宰：孔子学生，资料不详。
- 试：从政做官，可以一试身手，如此就不会另外学习各种谋生的技艺了。

【9.8】

子曰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。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什么都懂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假设一个乡下人来问我，态度诚恳而虚心，我只是就他的问题正反两端详细推敲，然后找到了答案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知：能够恰当回答别人的疑问，就是知。因此，除了具备基本知识以外，更需要有推理与思考的能力。

【9.9】

子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凤鸟不再飞来，黄河也不再出现图像，我大概没有指望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凤鸟：祥瑞的象征，天下太平就会飞来。这是古代传说之一。
- 河不出图：圣人受命，黄河就出现图像（显示为某种象征）。
- 吾：孔子感叹衰世，无以得见明君，无从发挥抱负以平治天下。

【9.10】

子曰：“齐一变，望其大节者，吾已矣夫。无之，虽少必作；过之必趋。”

知：能够恰当回答别人的疑问，就是知。因此，除了具备基本知识以外，更需要有推理与思考的能力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，着官式礼服的人以及瞎眼的人，在会面的时候，即使这些人年龄较轻，他也一定从座位站起来，经过他们前面时，也一定加快脚步。

【解读】

- 齐衰：古代丧服，由衣服之特殊质料与设计来表达穿者服丧之心意。
- 冕衣裳者：世袭爵位之人，也有年少者。
- 必：两个“必”字，表示恻隐与恭敬的心意。

【9.11】

颜渊喟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”

【白话】

颜渊赞叹一声，说：“越抬头看，越觉得崇高；越深入学，越难以透彻。看起来是在前面，忽然又到后面去了。老师很能循序渐进地带领学生，他以文献知识广博我的见解，又以礼制规范约束我的行为，使我想停下来都不可能。我尽了全力之后，好像学会了立身处世的本领。但是，当我想要再进一步追随老师，却又找不到路可以走了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在前：与在后台用，描写孔子神妙难测，可以兼顾前后，对生命作全方位的观照。
- 末由：无路可循，表示面临活泼的智能这一关。过了这一关，就是“不惑”，也就是能权衡抉择了。

【9.12】

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。病间，曰：“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！无臣而为有臣，吾谁欺？欺天乎！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予顾不得大葬，予死于道路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病得很重，子路安排学生们组织治丧处。后来病情缓和些，孔子说：“这段时日以来，由的做法太偏差了！不该有治丧的组织却假装有，我想欺瞒谁呢？难道要欺瞒天吗？我与其在治丧的人手里过世，不是不如在你们几位学生的手里过世吗？我就算得不到隆重的葬礼，难道就会死在路上没人管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为臣：专管治丧的家臣组织，原来是诸侯以上才可设置，春秋时代卿大夫也仿效了。孔子当时的身份是不能设家臣的。
- 欺天：天不可欺，表示天明察一切。这里所说的不能以情绪语言视之。孔子能在七十岁时抵达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修养，应与这种凡事不欺天的信念有关。

孔子能在七十岁时抵达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修养，应与这种凡事不欺天的信念有关。



【9.13】

子贡曰：“有美玉于斯，韞椟而藏诸，求善贾而沽诸？”子曰：“沽之哉，沽之哉，我待贾者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说：“假设这里有一块美玉，那么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呢？还是找一位识货的商人卖掉它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卖掉吧，卖掉吧，我是在等待好商人呢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善贾：好商人或识货的商人，在此指有眼光的政治领袖。
- 沽之：孔子希望得君行道，可以济助天下百姓。

沽之：孔子希望得君行道，可以济助天下百姓。

【9.14】

子欲居九夷，或曰：“陋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想到九夷去住，有人说：“那种地方很简陋，怎么能住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君子去住的话，怎么会简陋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九夷：淮夷，在齐、鲁南方，是较偏远落后的地区。



- 君子：历史上有箕子远赴朝鲜，眼前则有孔子自认为可以化民成俗。

【9.15】

子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从卫国回到鲁国，然后可以改正用乐的错误，使雅与颂各有适当的安排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反鲁：时间在鲁哀公十一年，孔子六十八岁。这是他整理诗书与修订礼乐之后的心得。
- 乐正：配合诗体（如雅与颂），依其篇章用于不同场合，并且乐音也须随之调整，以免流于俗陋。

【9.16】

子曰：“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勉，不为酒困，何有于成哉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在外服侍有公卿身份的人，回家侍奉长辈亲人，为人承办丧事不敢不尽力而为，不因为喝酒而造成任何困扰，这些事情我做到



了多少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公卿：古代公卿退休之后，回到乡里从事教育工作者。因此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遇到他们。本章所提的四件事都是极其常见的，正是孔子落实观念的地方。
- 何有：这些事是一个人只要活着就“永远”做不完的，所以在此说“多少”，是指完美的程度而言，表示自我期许之意。

【9.17】

子在川上，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站在河边，说：“消逝的一切就像这样啊，白天黑夜都不停息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逝者：指时光，也指时光中的事件，而人的生命当然也在里面。既然如此，怎能不珍惜时光！

逝者：指时光，也指时光中的事件，而人的生命当然也在里面。既然如此，怎能不珍惜时光！

【9.18】

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不曾见过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的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未见：这是依孔子个人观察而言，其中也显示了感叹与期许。
- 好德：好德必须以实践修身来配合，好色则放纵本能欲望即可，两者之难易不可以道里计。但是在孔子的学说中，好德出于向善的天性，只是一般人未能觉察而已。他的教育目标就由这里开始。

【9.19】

子曰：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簣，进，吾往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譬如堆土成山，只要再加一筐土就成功了，如果停下来，那是我自己停下来的。譬如在平地上，即使才倒了一筐土，如果继续做，那也是我自己向前进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譬如：智者都能善用比喻，使学生了解深刻的道理。本章重点在于强调自我的意愿与责任，并且显示刚健进取的人生态度。



【9.20】

子曰：“语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与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与他谈话而从不显得懈怠的，大概就是回吧！”

【解读】

- 不惰：孔子讲得有道理，学生才能不懈怠。本章说明颜渊不但专心听讲，也能领悟道理，并且还在平日努力实践，才能长期如此不懈。

【9.21】

子曰：“惜乎，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谈到颜渊时，说：“可惜他已经死了！我只看到他不断地进步，没有见他停下来过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惜：如果颜渊还活着，成就将不可限量。



【9.22】

子曰：“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实者有矣夫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谷子生长了却不开花的，有这样的情形啊！开花了却不结实的，也有这样的情形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苗：谷子，结实才可食用，开花是指吐穗。本章所比喻的，可能是感叹颜渊早死。不过，如果用来描述修养必须坚持到底，才能开花结果，也很恰当。择善若不能固执，终究令人惋惜。

【9.23】

子曰：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年轻人是值得敬重的，怎么知道他们将来会比不上现在的人呢？不过，到了四十岁或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好的名望，也就不值得敬重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畏：在此指敬重，不可低估。年轻人若肯努力，前途不可限量。

如果用来描述修养必须坚持到底，才能开花结果，也很恰当。择善若不能固执，终究令人惋惜。



- 闻：名望为人所知。古代信息不发达，名望得来不易。今天的情况不同，因此要译为“好的名望”。

【9.24】

子曰：“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巽与之言，能无说乎？绎之为贵。说而不绎，从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听到义正词严的话，能不接受吗？但是要改正过错才可贵。听到委婉顺耳的话，能不高兴吗？但是要想通含义才可贵。光是高兴而不假思索，表面接受而实际不改，我对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办法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末：没有办法的原因是：知过不改要比不知过更麻烦，孔子也将束手无策。

【9.25】

子曰：“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以忠信为做人处事的原則，不与志趣不相似的人交往，有了过错不怕去改正。”

闻：名望为人所知。古代信息不发达，名望得来不易。今天的情况不同，因此要译为“好的名望”。



【解读】

- 毋：无也。本章已见于【1.8】。

【9.26】

子曰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军队的统帅可能被劫走，一个平凡人的志向却不能被改变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三军：周朝时，大国诸侯拥有三军（不是今日的陆、海、空军）。
- 匹夫：古代一般百姓为一夫一妻，两相匹配，称为匹夫匹妇。匹夫的志向由自己负责，所以可以坚持不变，至死不改。

【9.27】

子曰：“衣赧赧也，与衣赭赭者立，而不耻者，其由也与？”“不耻不衣，何用不耻？”子路终身诵之。子曰：“是道也，何足以藏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穿着破旧的棉袍，与穿着狐貉皮裘的人站在一起，而不觉得惭愧的，大概就是由吧？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不嫉妒，不贪求，怎么会不



好？”子路听了，就经常念着这句诗。孔子说：“这样固然是正途，但是还不够好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不伐：引文见《诗经·卫风·雄雉》。
- 臧：善。不以小善为已足，必须日进其德。

【9.28】

子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天气真正冷了，才发现松树与柏树是最后凋零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寒：比喻考验之严酷，可以分辨君子与小人。

【9.29】

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明智的人没有困惑，行仁的人没有忧虑，勇敢的人没有畏惧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知者：这三者可能并存于一人身上，所以要由其表现（不惑等）来判断。

【9.30】

子曰：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可以一起学习的人，未必可以一起走上人生正途；可以一起走上人生正途的人，未必可以一起立身处世；可以一起立身处世的人，未必可以一起权衡是非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共学、适道、立、权：代表学习的四个阶段。所学的是做人处事的道理；道是人生正途，必须步步前行；立是可以立身处世，权是最难的，如孔子的“无可无不可”。并且，自己权衡又异于与人一起权衡，这样的人自然不易得。

【9.31】

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，岂不尔思？室是远而。”子曰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

共学、适道、立、权，代表学习的四个阶段。



【白话】

“唐棣树的花，翩翩摇摆而各自方向相反。我怎么不思念你呢？只是住处太远了啊！”孔子说：“只是没有真去思念而已，事实上，怎么会遥远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● 唐棣：这种树的花朵，同在一茎上却方向相反。正如二人本在一处而背对背，以致感觉遥不可及。诗人以此寄意，显示浪漫的情怀。孔子的话可以理解为就事论事，因为如果真的想清楚，就知道花朵本在一处，本章也可以理解为：人与道（人生正途）并不遥远，只要真去想，立刻就可以把握住。此处所引可能是逸诗。

人与道（人生正途）并不遥远，只要真去想，立刻就可以把握住。



乡党篇第十



【10.1】

孔子于乡党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庙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谨尔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在乡里之间，温和而恭顺的样子，像是不太会说话的人。他在宗庙里，朝廷上，说话明白流畅，同时很有分寸。

【解读】

- 似：这是从观察者眼中所见的孔子。孔子在乡里之间，不愿夸示自己的本领，没有必要就不多说。

【10.2】

朝，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与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。君在，敛衽如也，与与如也。

【白话】

上朝时，与下大夫说话，温和而愉快的样子；与上大夫说话，正直而坦诚的样子；国君临朝时，恭敬而警惕的样子，稳重而安详的样子。

【解读】

- 朝：孔子在朝廷上的态度以爵位为依归，这是礼的教育成果。

似，这是从观察者眼中所见的孔子。孔子在乡里之间，不愿夸示自己的本领，没有必要就不多说。



【10.3】

君召使摈，色勃如也，足履如也，揖所与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后，袖如也。趋进，翼如也。宾退，必复命曰：“宾不称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国君召令孔子接待外国贵宾时，他脸色显得矜持庄重，脚步随之加快。他向同朝官员作揖，向左边拱手，再向右边拱手，衣袂随之一前一后，看来整齐而利落。他快步前进的时候，衣袂飘起，好像鸟儿舒展翅膀。贵宾辞别后，他一定回来向国君报告说：“客人已经走远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召：特别召命他为上宾（另外有承摈与末摈）。这本来是由卿负责的事，因为孔子知礼，所以有此任命。这是鲁定公十年以后，孔子五十二岁至五十五岁之间从政时期的资料。

【10.4】

入公门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门，行不履阈。过位，色勃如也，足履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摄齐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气似不息者。出，降一等，还颜色，怡怡如也。没阶，趋进，翼如也。复其位，蹑蹑如也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走进朝廷大门时，谨慎而敬畏的样子，好像没有容身之处。



站，不站在门中间；走，不踩在门槛上。经过国君平日的座位前，脸色显得矜持庄重，脚步随之加快，说话也轻得听不清楚。提起衣摆向堂上走时，谨慎而敬畏的样子，屏气好像不呼吸一样。退出堂时，走下一级台阶，脸色才放轻松，显得自在而愉快。下了台阶，快步前进时，衣袂飘起，好像鸟儿舒展翅膀。回到自己的位置时，又显得恭敬而警惕的样子。

【解读】

- 鞠躬：古代读为“鞠穷”，形容敬畏谨慎的样子。
- 齐：衣袂的下摆。

【10.5】

执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胜。上如栲，下如投，物如裁色，足跟触如有所诤，平礼，有容色，私视，愉愉如也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出使外国，举行典礼时，手捧着圭，谨慎而敬畏的样子，好像力量不够似的。向上拿，好像在作揖，向下拿，好像要给人，脸色矜持而警觉，脚步紧凑而拘谨。献礼物时，显得雍容大方。私下与外国君臣会面时，显得和悦自在。

【解读】

- 圭：玉器。出使外国，执此为代表诸侯的信物。古代出使之



礼，称为聘问礼。

【10.6】

君子不以紺緼饰，红紫不以为亵服，当暑，袷絺绤，必表而出之。缁衣、羔裘；紫衣、麕裘；黄衣、狐裘。裘衣长，袷右袂。必有寝衣，长一身有半，寝貉之厚以居。去丧，无所不佩，非帷裳，必杀之。羔裘有冠不以吊。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

【白话】

君子不用天青色与铁灰色做衣服的镶边，平常居家的衣服则不用浅红色与紫色。夏天时，穿着细的或粗的葛布单衣，出门一定加一件上衣。穿黑色礼服时，上衣配的是黑色的羔裘，白色礼服配白色的麕裘，黄色礼服配黄色的狐裘。居家所穿的皮裘上衣比一般的要长些，但是保持短的袖子。睡觉时一定要盖比身长多一半的被子。座位上铺着厚的狐貉皮，服丧期满之后，没有什么不可以佩戴在身。平常穿的衣裳，如果折叠太多层，一定要裁去一些布。不穿戴黑色的羔裘与黑色的礼帽去吊丧。正月初一，一定穿着正式的朝服去朝贺。

【解读】

- 羔裘：黑色小羊皮所制成的皮袄。麕为小鹿，狐为狐狸。
- 短右袂：古代有以“右”兼指左右手的说法，所以是指两个袖子，而非一长一短。这是相对于裘裘长而说的。

【10.7】

齐，必有明衣，布。齐必变食，居必迁坐。

短右袂：古代有以“右”兼指左右手的说法，所以是指两个袖子，而非一长一短。这是相对于裘裘长而说的。



【白话】

斋戒前，沐浴一定有浴衣，用布做的。斋戒时，一定改变平日的饮食，居住也一定换个房间。

【解读】

- 变食：改变平日饮食的内容，以简单、洁净，使人寡欲为主。
- 迁坐：不住平日所居较舒适的卧房。

【10.8】

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食饐而餲，鱼馁而肉败，不食。色恶，不食，臭恶，不食。失饪，不食。不时，不食。割不正，不食。不得其酱，不食。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。唯酒无量，不及乱。沽酒市脯，不食。不撤姜食，不多食。

【白话】

食物不以做得精致为满足，肉类也不以切得细巧为满足。食物放久变了味道，鱼与肉腐烂了，都不吃。颜色难看的，不吃。味道难闻的，不吃。烹调不当的，不吃。季节不对的菜，不吃。切割方式不对的肉，不吃。没有相配的调味料，不吃。即使吃的肉较多，也不超过所吃的饭量。只有喝酒不规定分量，但是从不喝醉。买来的酒与肉干，不吃。姜不随着食物撤走，但不多吃。

【解读】

- 厌：同餍，满足之意。对食物的精粗并不挑剔，但须留意以下



沽：买来的酒与干肉，不吃。吃的或是自己做的或是朋友做的。这是考虑到卫生与健康。一般人未必如此，否则无此行业。

所说的“不食”。

- 沽：买来的酒与干肉，不吃。吃的或是自己做的或是朋友做的。这是考虑到卫生与健康。一般人未必如此，否则无此行业。

【10.9】

祭于公，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

【白话】

参与国家祭祀典礼之后，带回来的祭肉不留到第二天，一般的祭肉保存不超过三天。超过三天的，就不吃了。

【解读】

- 祭于公：大夫与士在助君祭祀时，自己须带一份祭肉，两天典礼结束后再分配一些国家的祭肉。因此这种祭肉带回家之后，不能再多放一天了。

【10.10】

食不语，寝不言。

【白话】

吃饭时不讨论，睡觉时不说话。

【解读】

- 语：交谈、讨论。也许会影响食欲及消化。
- 言：表示意见。也许使心思复杂而无法入梦。

【10.11】

虽疏食菜羹，必祭，必齐如也。

【白话】

即使吃的是粗饭与菜汤，也一定要祭拜，态度一定恭敬而虔诚。

【解读】

- 祭：取出一点食物，放于食器之内。祭最初发明熟食的人，表示不忘本。每日如此，其人心灵之深邃与虔敬可以想见。

祭最初发明熟食的人，表示不忘本。每日如此，其人心灵之深邃与虔敬可以想见。

【10.12】

席不正，不坐。

【白话】

席子没有放正，不坐下。

【解读】

- 席：正席然后就坐，也是礼。这样的小地方也一丝不苟。



【10.13】

乡人饮酒，杖者出，期出矣。

【白话】

与乡里的人一起聚会饮酒，要等年长的人都离席了，他才走出去。

【解读】

- 乡饮酒：为古礼之一，有四种情况：一、三年宾贤能；二、乡大夫宴国中贤者；三、州长习射饮酒；四、党正蜡祭饮酒。现在已经无法想象乡里的人有这一类活动了。
- 杖者：古代的人到了六十岁，可以在乡里扶杖而行，表示年长之意，可以得到应有的尊敬。

【10.14】

乡人傩，朝服而立于阼阶。

【白话】

乡里的人举行驱逐疫鬼的仪式时，他穿着正式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。

【解读】

- 傩：民俗信仰的仪式，用以驱逐疫鬼。



- 阼阶：东边的台阶。古代房子若坐北朝南，进门台阶在东西两方。站在东阶，表示自己是主人，对乡人的仪式虽不参与，但态度尊重。

【10.15】

问人于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

【白话】

托人向国外的朋友问候送礼时，对所托之人两次作揖才辞别。

【解读】

- 再拜：两次作揖，表示感谢，也表示向国外友人的敬意。

【10.16】

孟子馈药，拜而受之，曰：“丘未达，不敢尝。”

【白话】

季康子派人送药来，孔子作揖接受。他后来说：“我不清楚这种药的药性，不敢服用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达：了解药性才服用，表示谨慎。有人认为孔子深通医理，即是由此得知。



【10.17】

厩焚。子适朝，问：“伤人乎？”不问马。

【白话】

家里马棚失火烧了，孔子从朝廷回来，说：“有人受伤吗？”没有问到马。

【解读】

- 伤人乎：马棚烧了，可能受伤的是车夫、马夫、工人等身份较卑微者，而孔子并无阶级意识，只是以平等态度来关怀所有的人。至于马，在古代属于财物，显然不能与人相提并论。

【10.18】

君赐食，必正席先尝之。君赐腥，必熟而荐之。君赐生，必畜之。侍食于君，君祭，先饭。

【白话】

国君赏赐煮熟的食物，孔子一定端坐好，先吃一些。国君赏赐未煮的食物，他一定煮熟之后，先向祖先进奉。国君赏赐活的生物，他一定先养着。陪同国君进食，在国君饭前行祭后，他先吃。

【解读】

- 先饭：先为国君尝食物，不敢自居为客人，表示尊敬之意。

伤人乎：马棚烧了，可能受伤的是车夫、马夫、工人等身份较卑微者，而孔子并无阶级意识，只是以平等态度来关怀所有的人。

【10.19】

疾，君视之，东首，加朝服，拖绅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生病时，国君来探望，他改卧在面朝东的方向，身上加盖正式的朝服，还拖着大腰带。

【解读】

- 东首：国君自视为主人，从东阶入门，所以孔子须面向东来迎接。

【10.20】

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。

【白话】

国君有命传召，他不等车驾准备好，就立刻前往。

【解读】

- 行：立即动身，可以节省时间，更表示敬慎之意。

【10.21】

入太庙，每事问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进入周公庙，对每一项礼器与摆设都要发问。

【解读】

- 本章已见于【3.15】。

【10.22】

朋友死，无所知，曰：“于我殓。”

【白话】

遇到朋友过世而没人料理后事，孔子就说，“我来负责丧葬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我：这时显示深情厚谊，因为这样的朋友必然是家道中落或子孙不肖，雪中送炭又一例也。孔子费时费力费钱，只为成全情义。

【10.23】

朋友之赠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

【白话】

朋友送的礼，即使是车与马，只要不是祭肉，孔子也不作揖拜谢。

我：这时显示深情厚谊，因为这样的朋友必然是家道中落或子孙不肖，雪中送炭又一例也。孔子费时费力费钱，只为成全情义。



【解读】

- 拜：祭肉则拜，表示尊重朋友的祖先。至于车马，虽然贵重，而合乎情义，收之可也。

拜：祭肉则拜，表示尊重朋友的祖先。至于车马，虽然贵重，而合乎情义，收之可也。

【10.24】

寢不尸，居不客。

【白话】

睡觉的姿势不拘谨僵卧，平时也不像做客那样跪坐着。

【解读】

- 尸：古代祭祀时，以小孩代替祖先坐在台上，称为尸，必须保持端正的姿势。这里不是指死尸。

【10.25】

见齐衰者，虽师必变。见冕者与舆者，虽贱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，式负版者，有盛饗，必变色而作。迅雷风烈必变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看见穿孝服的人，虽是平日熟识的，也一定改变态度。看见戴礼帽的与瞎眼的，虽然常常碰面，也一定显出关切的神色。坐在车上时，看



见穿丧服的，即使是贩夫走卒，他也身向前倾，手扶横木，以示心意。做客时，有特别丰盛的菜肴，一定端正神色，站起来向主人致意。遇到急雷狂风，必定要改变容色，表示对上天的敬畏。

【10.26】

上车，必正立，扶绥。车中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。

【白话】

上车时，一定端正站好，再抓住扶手带跨上去，在车中，不向内回头，不急速说话，不用手指点。

【解读】

- 内顾：东张西望的样子。这三个“不”都是防止不礼貌也不恰当的表现。

【10.27】

色斯举矣，翔而后止。曰：“山鸡鸣，时哉时哉！”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

【白话】

人的脸色稍有变化，山鸡就飞起来，在空中盘旋之后再聚在一起。孔子说：“山谷中桥梁上的这些母山鸡啊，懂得时宜，懂得时宜！”子路向



它们拱拱手它们振几下翅膀又飞走了。

【解读】

- 时哉：懂得时宜，意指山鸡看到情况不对，立即飞走。人也应该依时机而行动。
- 噢：应作具，鸟振翅的样子。

时哉：懂得时宜，意指山鸡看到情况不对，立即飞走。人也应该依时机而行动。



先进篇第十一



【11.1】

子曰：“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先学习礼乐再得到官位的，是淳朴的一般人；先得到官位再学习礼乐的，是卿大夫的子弟。如果要选用人才，我主张选用先学习再做官的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先进：与野人相提并论，表示由质朴再加教化。后进则是先有官位的贵族子弟，未必保存质朴的性格，能否学好礼乐亦成问题。

先进：与野人相提并论，表示由质朴再加教化。后进则是先有官位的贵族子弟，未必保存质朴的性格，能否学好礼乐亦成问题。

【11.2】

子曰：“从我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跟随我在陈国、蔡国之间的学生，与这两国的君臣都没有什么交往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不及门：没有交往则不得其门而入，所以饱经忧患。当时是鲁



哀公六年，孔子六十三岁，周游列国时受困于陈蔡之间，绝粮多日，弟子生病，情况凄惨。后来楚王出兵相助，才化解危机。

【11.3】

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：宰我、子贡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学：子游、子夏。

【白话】

德行优良者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杰出者：宰我、子贡。长于政事者：冉有、季路。熟悉文献者：子游、子夏。

【解读】

- 德行：四科十哲以德行为首，可见孔子教学主旨。四科由上而下，有优先性与涵盖性，其次才是各有所长。
- 闵子骞：闵损，字子骞，鲁国人，小孔子十五岁。
- 言语：思想通达，见解过人，才可精于言语。可惜，孔门的这一科在后代未受重视。

【11.4】

子曰：“回也，非助我者也。子贡言无所不说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回啊，不是帮助我的人。他对我所说的话没有不满意的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助：老师希望学生提问，以便教学相长。但是，本章所论的颜渊，却是智能极高又勤于实践的学生，对孔子的学说可以完全相契。

【11.5】

子曰：“孝哉闵子骞！人不问于其父母兄弟之言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闵子骞真是孝顺啊！别人都不质疑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问：有不同意见或质疑。

【11.6】

南容三复《白圭》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【白话】

南容一再诵读《白圭》之诗，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。

【解读】

- 《白圭》：见于《诗经·大雅》，内容是：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



白玉有瑕疵，还可以磨掉，说话有瑕疵，就没有办法补救了。由此可知他谨言慎行，可保安乐，所以孔子把侄女嫁给他。

也，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。”意思是：白玉有瑕疵，还可以磨掉，说话有瑕疵，就没有办法补救了。由此可知他谨言慎行，可保安乐，所以孔子把侄女嫁给他。

【11.7】

季康子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。”

【白话】

季康子问说：“你的学生里面，谁是爱好学习的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有一个叫颜回的爱好学习，遗憾的是，他年岁不大，已经死了，现在没有这样的学生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● 本章内容见于【6.3】，在鲁哀公问时，孔子回答较详。

【11.8】

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。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，斂也死，有棺而无椁，吾不徒行，以为之椁。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颜渊死了，颜路向孔子借车来做运棺的礼车，孔子说：“不管有没有

才能，说起来总是自己的儿子。鯉死时，也是只有槨而没有礼车。我并未自己步行而把车当礼车，因为我曾担任大夫。依礼是不可以步行送葬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颜路：颜渊的父亲，名无繇，字路，小孔子六岁，也是孔子学生。
- 槨：出殡时的礼车。孔鯉与颜渊的身份都是士，依礼出殡不得用礼车。颜渊死时，孔子七十一岁。前一年，孔鯉已过世了。

【11.9】

颜渊死，子曰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

【白话】

颜渊死了，孔子说：“噫！天亡我也。天亡我也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天：天命与人意相违时，孔子无可奈何，只能感叹。这种情绪的背后，仍是深刻的信仰，即使不了解天命，也安心接受。

【11.10】

颜渊死，子夏之。从者曰：“子如矣！”曰：“有如乎？非夫人之为也，而致为？”

天：天命与人意相违时，孔子无可奈何，只能感叹。这种情绪的背后，仍是深刻的信仰，即使不了解天命，也安心接受。

【白话】

颜渊死了，孔子哭得非常伤心，跟随在旁的学生说：“老师过度伤心了！”孔子说：“我有过度伤心吗？我不为这样的人过度伤心，又要为谁过度伤心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恸：伤心过度。为颜渊而恸，也为自己的理想无法传承，为天下人少了圣贤之才而恸。

【11.11】

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“不可。”门人厚葬之。子曰：“回也，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颜渊死了，同学们想要举行隆重的葬礼。孔子说：“这样不可以。”同学们还是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孔子说：“回啊！你把我看做像父亲一样，我却不能把你看做像儿子一样。这件不合礼的事不是我的主意，是你的同学们做的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厚葬：家贫不应厚葬，否则就有违礼之嫌。
- 犹父：古代师生如父子，孔子与颜渊是典型的例子。孔子的意思是：如果视回如子，就不会违礼厚葬。

【11.12】

子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曰：“敢问死？”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请教如何服侍鬼神。孔子说：“没有办法服侍活人，怎么有办法服侍死人？”子路又问：“胆敢请教死是怎么回事？”孔子说：“没有了解生的道理，怎么会了解死的道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鬼神：包括天神、地祇、人鬼等超自然的存在或力量。人应如何与他们保持适当关系？子路的问题非常重要，而孔子的回答举重若轻，推源于当下的人类世界，因为没有人类，一切皆不必谈。
- 死：孔子所知之死，是与生不可分的。只有知道如何生与为何生，才能明白死的意义。离生而言死，只是诞妄；离死而言生，只是愚蒙。《论语》中，“生”字出现十六次，“死”字出现三十八次，所以我们不必认为孔子不知死的道理。

只有知道如何生与为何生，才能明白死的意义。离生而言死，只是诞妄；离死而言生，只是愚蒙。

【11.13】

闵子侍侧，闾闾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，子有，侃侃如也。子乐。曰：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

【白话】

闵子骞站在孔子旁边，看来正直的样子；子路，看来刚强的样子；冉

有与子贡，看来和悦的样子。孔子很高兴，稍后又说：“像由这样，恐怕将来不得善终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由：子路刚强又好勇，在乱世中恐怕难以免祸，所以孔子为他担心。子路后来卷入卫国父子争位的乱局，不幸遇害。时在孔子七十二岁时。

【11.14】

鲁人为长府。闵子骞曰：“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”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中。”

【白话】

鲁国官员准备扩建叫长府的国库。闵子骞说：“照着原来的规模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为什么一定要重新扩建？”孔子说：“这个人平常不说话，一说话就很中肯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长府：鲁国国库，内有财货兵械。背景是鲁昭公与三家之间的权力争夺。闵子骞认为扩建国库不但劳民伤财，而且将带来动乱。

【11.15】

子曰：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？”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“由也升堂

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由所弹的这种瑟声，怎么会出现在我的门下呢？”其他的学生听了这话就不尊重子路。孔子说：“由的修养已经登上大厅，还没有进入深奥的内室而已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瑟：古代乐器，常以琴瑟并称。
- 堂：正厅，再走进去则是内室，表示抵达最高境界。意思是子路已经不错了。

【11.16】

子贡问：“师与商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曰：“然则师愈与？”子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请教：“师与商两个人，谁比较杰出？”孔子说：“师的言行过于急进，商则稍嫌不足。”子贡说：“那么，师要好一些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过度与不足同样不好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师：颛孙师，子张。商：卜商，子夏。



过，个性有过与不及，都需要向中间修正。人有时一生皆受制于性格而莫可奈何。

- 过：个性有过与不及，都需要向中间修正。人有时一生皆受制于性格而莫可奈何。

【11.17】

季氏富于周公，而冉求为之聚敛而益之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季氏的财富超过鲁君，而冉求还为他聚敛，更增加了他的财富。孔子说：“冉求不是我的同道，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批判他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周公：指周公后代的鲁君。当时鲁国由鲁君与三家分而有之，而季氏独大，又增加田赋，冉求就是忠于季氏而忽略大义的人。孔子对他的失望，溢于言表。

【11.18】

柴也愚，参也鲁，师也辟，由也喭。

【白话】

柴生性愚笨，参生性迟钝，师生性偏激，由生性鲁莽。

【解读】

- 柴：高柴，字子羔，孔子学生，小孔子三十岁。本章所论四位学生（高柴、曾参、子张、子路）皆指其生性而言，侧重在天生的气质与性向。所谓“因材施教”，正是由此展开。孔子的学生原来也是平凡人，但是受过教育之后，使人刮目相看。

【11.19】

子曰：“回也其庶乎，屡空。赐不受命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回的修养已经差不多了，可是常常穷得一文不名。赐不受官府之命所约束，自行经营生意，猜测涨跌常常很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不受命：古代的正式商人必须受命于官府，子贡不算这种商人，所以不属于“商贾”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有“货殖列传”，第一位介绍的即是子贡。因此，不受命与此有关，而不必谈到天命、禄命、教命等。

【11.20】

子张问善人之道。子曰：“不践迹，亦不入于室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子张请教善人的作风如何。孔子说：“他不会随俗从众，但是修养也还没有抵达最高境界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善人：有志为善的人或行善有成的人。若是领悟了“仁”，才能明白“为何”行善，就是为何须从自我要求到兼善天下，必要时还可牺牲生命。善人未必知仁，光是行善仍有不足。

【11.21】

子曰：“论笃是与，君子者乎？色庄者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言论笃实固然值得肯定，但也要分辨他是言行合一的君子，还是面貌显得庄重的人？”

【解读】

- 与：肯定、赞许。本章提醒人察言观色，而以实践最重要。

【11.22】

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冉有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闻斯行之。”公西华曰：“由也问闻斯行诸，

若是领悟了“仁”，才能明白“为何”行善，就是为何须从自我要求到兼善天下，必要时还可牺牲生命。



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”求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：“闻斯行之”，赤也惑，敦问，”子曰：“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请教：“听到可以做的事，就去做吗？”孔子说：“父亲与哥哥还在，怎么能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呢？”冉有请教：“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。”公西华说：“当由请教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吗，老师说‘父亲与哥哥还在’，当求请教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吗，老师说‘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’，我觉得有些困惑，冒昧来请教。”孔子说：“求做事比较退缩，所以我鼓励他迈进，由做事勇往直前，所以我让他保守些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闻斯：听到可以做的事。在此“可以”不是指清清楚楚合义合礼之事，而是指可以选择做或不做的事，如赈灾救灾，必须量力而为。本章是因材施教的典型例子。一进一退之间，学生终身受益。

在此“可以”不是指清清楚楚合义合礼之事，而是指可以选择做或不做的事，如赈灾救灾，必须量力而为。

【11.23】

子畏于匡，颜渊后，子曰：“吾以汝为死矣。”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被匡城的群众所围困，颜渊后来才赶到，孔子说：“我以为你遇害了呢？”颜渊说：“老师活着，回怎么敢死呢？”



【解读】

- 何敢死：古代的观念中，父母健在时，子女不轻易冒险，更不必谈先死了。颜渊视老师如父亲，所以这样说。若老师有了不幸，则师仇亦不共戴天，将求伸张正义，死而无悔。

【11.24】

季子然问：“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与？”子曰：“吾以子为异之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，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”曰：“然则从之者与？”子曰：“贼义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季子然请教：“仲由与冉求可以称得上是大臣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我以为你要问别的事，原来是问由与求。所谓大臣，是以正道来服侍君主，行不通就辞职。现在由与求二人，只可以说是称职的臣子。”季子然说：“那么，他们唯命是从吗？”孔子说：“遇到长官杀父亲与杀君主的事，他们也不会顺从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季子然：季氏子弟。
- 具臣：称职的臣子，可以尽忠职守。

【11.25】

子路使子羔为费宰，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。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



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安排子羔担任费县县长，孔子说：“你这样做，害了这个年轻人。”子路说：“有百姓与各级官员，也有土地与五谷，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是求学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这就是我讨厌能言善辩者的缘故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为学：为学本来不限于读书，子路的说法没有错，但是不读书或读书未成，就投入实际政事，所学的不仅有限，而且可能会付出不少错误的代价。

【11.26】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

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

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哂之。

“求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”

“赤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”

“点！尔何如？”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子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曰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



点也！”

三子皆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曰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“唯求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安见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？”“唯赤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在旁边坐着。

孔子说：“我比你们虚长几岁，希望你们不要因此觉得拘谨。平日你们常说：‘没有人了解我！’如果有人了解你们，又要怎么做呢？”

子路立刻回答说：“一千辆兵车的国家，夹处在几个大国之间，外面有军队侵犯，国内又碰上饥荒，如果让我来治理，只要三年，就可以使百姓变得勇敢，并且明白道理。”孔子听了微微一笑。

接着问：“求！你怎么样？”冉有回答说：“纵横有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，如果让我来治理，只要三年，就可以使百姓富足。至于礼乐教化，则须等待高明的君子了。”

再问：“赤！你怎么样？”公西华回答说：“我不敢说自己可以做到，只是想要这样学习，宗庙祭祀或者国际盟会，我愿意穿礼服戴礼帽，担任一个小司仪。”

又问：“点！你怎么样？”曾皙弹琴的声音渐稀，然后铿的一声，把瑟推开，站起来回答：“我与三位同学的说法有所不同。”孔子说：“有什么妨碍呢？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罢了。”曾皙说：“暮春三月时，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了，我陪同五六个成年人，六七个小孩子，到沂水边洗洗澡，在舞雩台上吹吹风，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。”孔子听了赞叹一声，说：“我欣赏点的志向啊！”

三位同学离开了房间，曾皙留在后面。曾皙说：“那么三位同学的话

暮春三月时，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了，我陪同五六个成年人，六七个小孩子，到沂水边洗洗澡，在舞雩台上吹吹风，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。

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罢了。”曾皙接着问：“老师为什么对由的话要微笑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治理国家要靠礼，他的话却毫不谦让，所以笑他。”曾皙再问：“难道求所讲的不是指国家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怎么看出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不是国家呢？”曾皙又问：“难道赤所讲的不是指国家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有宗庙祭祀的国际盟会，不是诸侯之国又是什么？赤如果只做个小司仪，谁又能做大司仪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曾皙：曾点，字子皙，与其子曾参皆为孔子学生。他的志向是要配合天时（暮春）、地利（沂水、舞雩台）、人和（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），由此自得其乐，随遇而安。孔子欣赏他的志向，显示了儒家在深刻的人世情怀中，也有潇洒自在的意趣。

孔子欣赏他的志向，显示了儒家在深刻的人世情怀中，也有潇洒自在的意趣。

顏淵篇第十二

【12.1】

颜渊问仁，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。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颜渊曰：“回虽不敢，请事斯语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颜渊请教如何行仁。孔子说：“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，就是人生正途。不论任何时候，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，天下都会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。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，难道还能靠别人吗？”颜渊说：“希望指点一些具体做法。”孔子说：“不合乎礼的不去看，不合乎礼的不去听，不合乎礼的不去说，不合乎礼的不去做。”颜渊说：“我虽然不够聪明，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在学生心目中，只知道行仁很重要，但不明白“行仁”所指的就是人生正途，这种人生正途又与择善固执有关。孔子的回答正是指点个别学生如何择善，因而没有标准答案。
- 克己复礼：这四个字不能分两段说，而是一气呵成，否则己与礼互相对立，难免沦于性恶之说或以礼为外加于人的观点。这句话是指：人应该自觉而自愿，自主而自动，去实践礼的要求；礼的规范是群体的秩序与和谐所不可或缺的；个人与群体的紧张关系在此化解于无形，使“仁”字“从人从二”的感通意义充分实现，然后天下人自然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了。

克己复礼：这四个字不能分两段说，而是一气呵成，否则己与礼互相对立，难免沦于性恶之说或以礼为外加于人的观点。



- 为仁由己：克己与由己并观，更显示人的主动性是行仁的关键。至于复礼，则扣紧以下四目而言，因为所谓实践礼的要求，在具体做法上必须先求四勿，犹如在固定的航道上，人生之行才可一帆风顺。

【12.2】

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仲弓曰：“雍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仲弓请教如何行仁。孔子说：“走出家门，像是去接待重要宾客，使唤百姓，像是去承办重要祭典，自己不喜欢的，不要加在别人身上，在诸侯之国服务，没有人抱怨；在大夫之家服务，也没有人抱怨。”仲弓说：“我虽然不够聪明，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出门：本章中的三小段话，分别表示：一、与人交往要存敬守礼；二、以恕道增益人间情义；三、由无私促成群体和谐。一步比一步高，正是人生正途的明确标杆。

【12.3】

司马牛问仁。子曰：“仁者，其言也讱。”曰：“其言也讱，斯谓之仁已乎？”子曰：“为之难，言之得无讱乎！”



【白话】

司马牛请教如何行仁。孔子说：“行仁的人，说话非常谨慎。”司马牛再问：“说话非常谨慎，就可以称得上是行仁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这是很难做到的，一般人说话做不到非常谨慎的！”

【解读】

- 讷：说话非常谨慎。也许这是针对司马牛“多言而躁”的毛病，为他指点的人生正途。不过，从“刚毅木讷，近仁”看来，这也可以说是孔子的基本观点：行仁的人不轻易说话，却敏于实践。

从“刚毅木讷，近仁”看来，这也可以说是孔子的基本观点。行仁的人不轻易说话，却敏于实践。

【12.4】

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曰：“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已乎？”子曰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”

【白话】

司马牛请教怎样才是君子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不忧愁也不恐惧。”司马牛再问：“不忧愁也不恐惧，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吗？”孔子说：“要能自己反省而没有任何愧疚，这样又忧愁什么与恐惧什么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内省不疚：问心无愧，这是不忧不惧的前提，谈何容易！司马牛未及深思就以为什么都很容易，真是难教的学生。



【12.5】

司马牛忧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。”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：‘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’君子何患于无兄弟也？”

【白话】

司马牛很忧愁，说：“别人都有兄弟，就是我没有。”子夏说：“我听说的说法是：‘死生各有命运，富贵由天安排。君子态度认真而言行没有差错，对人谦恭而往来合乎礼节，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可以称兄道弟。’君子又何必担心没有兄弟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闻之：子夏所听到的，可能就是孔子说过的话。所说内容可圈可点。
- 命：命与天，在此是就人的遭遇而言，属于命运范围。接下去谈的君子，则属于个人可以自行抉择的使命了。
- 四海之内：所指的是天下人。古代对海外的状况并不清楚，现在则可以包括一切人在内。

【12.6】

子张问明。子曰：“浚洳之谿，袂受之想，不行为，可谓明也已矣。浚洳之谿，袂受之想，不行为，可谓逊也已矣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子张请教明见的道理。孔子说：“日积月累的谗言与急迫切身的毁谤，在你这里都行不通，你可以说是有明见了。日积月累的谗言与急迫切身的毁谤，在你这里都行不通，你可以说是有远见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明：明见，看得明白。明与远并论，大概是为了解说《书经·大甲》的“视远惟明”一语。孔子的回答指出：不必舍近求远，能明见身边的小诡计，就是明，也就是远了。

【12.7】

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请教政治的做法。孔子说：“使粮食充足，使军备充足，使百姓信赖政府。”子贡再问：“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，先去掉这三项中的哪一项？”孔子说：“去掉军备。”子贡又问：“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，先去掉这两项中的哪一项？”孔子说：“去掉粮食。自古以来，人总难免一死，但是百姓若不信赖政府，国家就无法存在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信：百姓信赖政府。这是指施政配合教化，社会因而稳定和谐。

信：百姓信赖政府。这是指施政配合教化，社会因而稳定和谐。若是去掉这种信，活着不但受苦，而且谈不上任何教化。



若是去掉这种信，活着不但受苦，而且谈不上任何教化。

【12.8】

棘子成曰：“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？”子贡曰：“惜乎，夫子之说君子也！骊不及舌，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。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。”

【白话】

棘子成说：“君子只要有质朴就够了，要文饰做什么呢？”子贡说：“先生这样谈论君子，令人感到遗憾！须知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如果文饰就像质朴一样，质朴也像文饰一样，那么去掉文饰的话，虎豹的皮就像犬羊的皮一样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棘子成，卫国大夫，古代对大夫可称夫子。他的话有些愤世嫉俗，可惜说得太偏激。子贡的评论是基于孔子“文质彬彬”的观点。

【12.9】

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？”曰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

【白话】

哀公问有若：“今年收成不好，国家财用不够，要怎么办呢？”有若



回答说：“为什么不实行抽税十分之一的办法呢？”哀公说：“抽税十分之二，我都还嫌不够用，怎么能抽税十分之一呢？”有若回答说：“百姓够用的话，您怎么会不够用？百姓不够用的话，您又怎么会够用？”

【解读】

- 有若：在《论语》中，常称有子。他的说话口气有些像孔子。

【12.10】

子张问崇德辨惑。子曰：“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张请教如何增进德行与辨别迷惑。孔子说：“以忠诚信实为原则，认真实践该做的事，这样就能增进德行。喜爱一个人，希望他活久一些。厌恶他时，又希望他早些死去。既要他生，又要他死，这样就是迷惑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欲：主观愿望，常受情绪（如爱、恶）所影响，因而制造各种困扰与迷惑。

【12.11】

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公曰：



“吾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

【白话】

齐景公询问孔子政治的做法。孔子回答说：“君要像君，臣要像臣，父要像父，子要像子。”齐景公说：“说得对呀！如果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，就算粮食很多，我有办法吃到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● 君君：这四小段话中，第一个字是“名”，第二个字是“实”。有君之名还须有君之实。不仅如此，“实”是指“分”而言，就是“标准、理想”的意思。于是，君臣父子都应该努力效法理想的君臣父子，而不能徒有其名。此事应在孔子三十六岁时。

【12.12】

子曰：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？”子路无宿诺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根据一面之词，就可以查出实情，判决案件的，大概就是由吧！”子路答应做任何事，从不拖延。

【解读】

● 片言：诉讼中的一面之词。别人判案必须听两面说法，子路为

君臣父子都应该努力效法理想的君臣父子，而不能徒有其名。



人忠信果决，所以有些特殊才干。孔子的意思，并不是描述子路经常片言折狱，而是肯定他有这种能力。

【12.13】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审判诉讼案件，我与别人差不多。如果一定要有所不同，我希望使诉讼案件完全消失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必也：这是转接语，意思是：如果一定要如何（有所不同或做得更好）。
- 无讼：教化大行，则人人守法重礼，诉讼案件自然消失。

【12.14】

子张问政。子曰：“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张请教政治的做法。孔子说：“在职位上不要倦怠，执行职务态度忠诚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之：指从政后的职位与职务。

【12.15】

子曰：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有志成为君子的人，广泛学习文献知识，再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也就不至于背离人生正途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本章已见于【6.27】。

【12.16】

子曰：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帮助别人完成善行，不帮助别人完成恶行。小人则正好相反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美：与恶相对，指善行而言，但意思更广，包括一切可喜可

美：与恶相对，指善行而言，但意思更广，包括一切可喜可敬者，无伤大雅者。



欲者，无伤大雅者。

【12.17】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

【白话】

季康子请教孔子政治的做法，孔子回答说：“政的意思就是正，您带头走上正道，谁敢不走上正道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正：一方面这是上行下效，另一方面人性也是向着正道的，否则一旦政治领袖不善，天下百姓岂不绝望？

【12.18】

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

【白话】

季康子为了盗贼太多而烦恼，向孔子请教对付的办法，孔子回答说：“如果您自己不贪求财货，就是有奖励他们也不会去偷窃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不欲：在上位者贪得无厌，有些人迫于生计或有样学样，就

不欲：在上位者贪得无厌，有些人迫于生计或有样学样，就沦为盗贼了。反之，百姓将有廉耻之心，自重自爱。



沦为盗贼了。反之，百姓将有廉耻之心，自重自爱。孔子的说法非常坦直，好像宁可说得夸张一些，以便听者早些觉悟。

【12.19】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“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，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

【白话】

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做法，他说：“如果杀掉为非作歹的人，亲近修德行善的人，这样做如何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您负责政治，何必要杀人？您有心为善，百姓就会跟着为善了。政治领袖的言行表现，像风一样；一般百姓的言行表现，像草一样，风吹在草上，草一定跟着倒下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道：无道与有道，泛指恶人与善人。所谓恶人，大概是季康子心目中违法乱纪之辈。
- 德：言行表现有一定的特色或作风。在此，与善恶无关。
- 必偃：前面谈“善”，这里谈“必偃”。表面看来，恶也会造成必偃，亦即孟子所谓的“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”；但是，谈到政治效应时，孔子一向论善不论恶，因为他对人的观念不能离开“仁”，亦即“人性向善”。



【12.20】

子张问：“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”子曰：“何哉？尔所谓达者？”子张对曰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张请教：“读书人要怎么做，才可以称为通达？”孔子说：“你所谓的通达是什么意思？”子张回答说：“在诸侯之国任官一定成名，在大夫之家任职，也一定成名。”孔子说：“这是成名，不是通达。通达的人，品性正直而爱好行义，认真听人说话与看人神色，凡事都想以谦逊自处。这样的人，在诸侯之国任官一定通达，在大夫之家任职也一定通达。至于成名的人，表面看来忠厚而实际行为是另一回事，他还自认为不错而毫不疑惑。这种人在诸侯之国任官一定成名，在大夫之家任职也一定成名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达：通达，也可以说是发达，所以子张才会把它与成名混淆。
- 仁：在此是指忠厚的样子，所以是可以装出来的。

【12.21】

樊迟从师于鲁南之下，曰：“敢问参差，修愚，辨惑。”子曰：“善哉问！先事后得，非崇德与？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愚与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亲，非惑与？”



【白话】

樊迟陪同孔子在舞雩台下游憩时，说：“胆敢请教如何增进德行，消除积怨与辨别迷惑？”孔子说：“问得好！先努力工作然后再想报酬的事，不是可以增进德行吗？批判自己的过错而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，不是可以消除积怨吗？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忘记自己的处境与父母的安危，不是迷惑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修愿：消除积怨。愿是藏匿在心中的怨恨。经常反省与批判自己的过错，就没有多余的心力去怨恨别人了。本章三小段都是自我修养的功夫。

【12.22】
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爱人。”问知。子曰：“知人。”樊迟未达。子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樊迟退，见子夏曰：“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，子曰：‘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’，何谓也？”子夏曰：“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樊迟请教如何行仁，孔子说：“爱护别人。”他再请教如何算是明智，孔子说：“了解别人。”樊迟没有听懂，孔子说：“提拔正直的人，使他们位于偏曲的人之上，就可以使偏曲的人也变得正直。”樊迟退出房间，看到子夏说：“刚才我去见老师，向他请教如何算是明智，老师说‘提拔正

经常反省与批判自己的过错，就没有多余的心力去怨恨别人了。



直的人，使他们位于偏曲的人之上，就可以使偏曲的人也变得正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子夏说：“这句话真是含义丰富啊！舜统治天下时，在众人中挑选，把皋陶提拔出来，不走正路的人就自然疏远了。汤统治天下时，在众人中挑选，把伊尹提拔出来，不走正路的人就自然疏远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爱人：爱护别人。这是孔子指点樊迟的人生正途，既切身又明白，就怕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无从下手。更难的是，爱人不是不分善恶，而须爱之以道。
- 不仁者：泛指不走正路的人，亦即坏人。但是，人之好坏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在人生历程中上进或堕落的结果。

【12.23】

子贡问友。子曰：“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毋自辱焉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请教交友之道。孔子说：“朋友若有过错，要真诚相告而委婉劝导；他若不肯听从，就闭口不说，以免自取其辱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友：真正的朋友应该是“道义相期，肝胆相照，荣辱相关，过失相规”。以此标准视之，朋友实在不多。一般所谓朋友，常由同学、同乡、同事、同行、同道、同教的情感所衍伸而成。孔

友：真正的朋友应该是“道义相期，肝胆相照，荣辱相关，过失相规”。以此标准视之，朋友实在不多。

子这里所说的原则也照样适用。

【12.24】

曾子曰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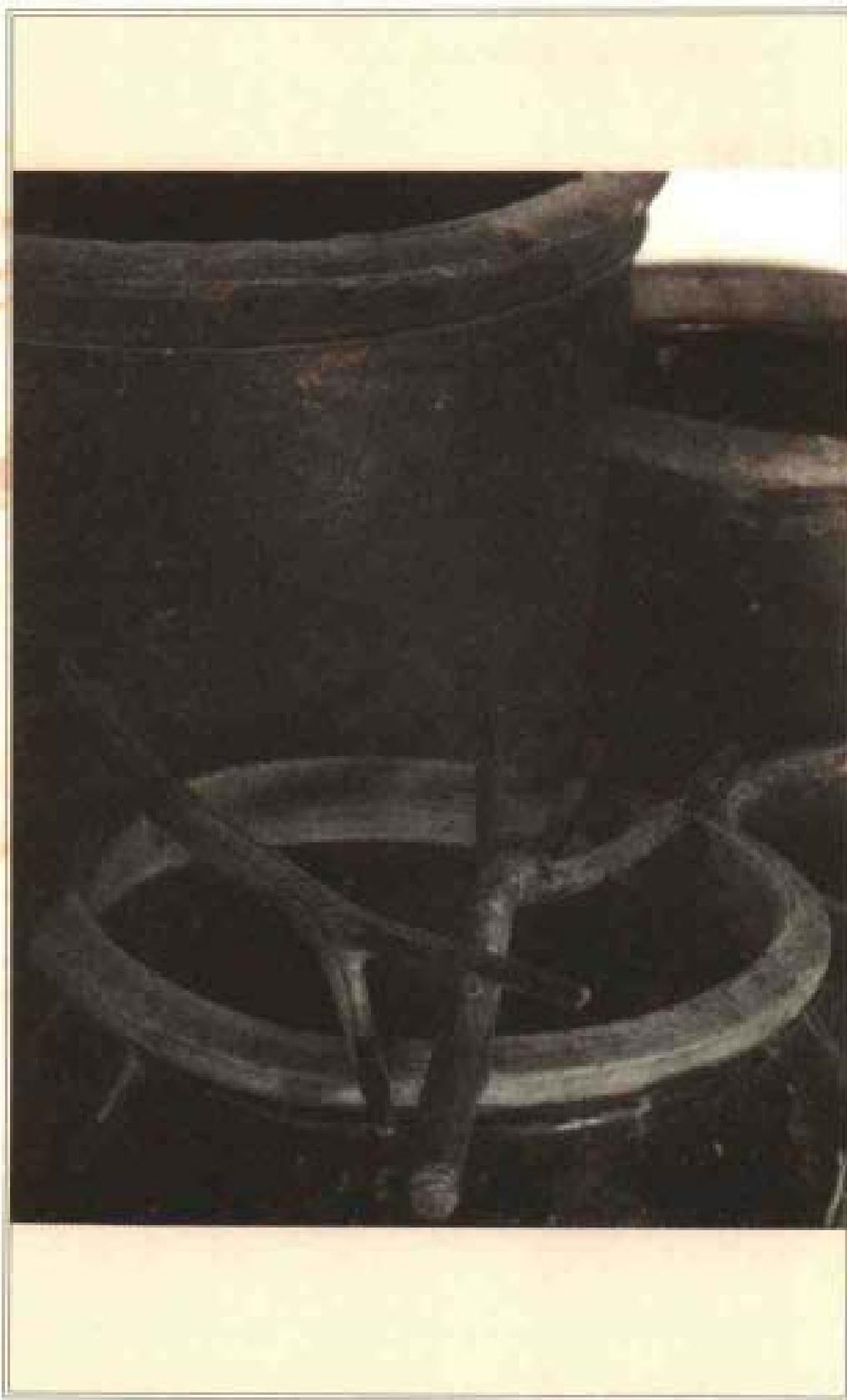
【白话】

曾子说：“君子以谈文论艺来与朋友相聚，再以这样的朋友来帮助自己走上人生正途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文：谈文论艺。这在古代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活动，现在教育普及，媒体发达，人人皆可谈文论艺，譬如读书会、研习会都算是这一类活动。
- 友：朋友互相勉励与扶持，共同走在人生正途上。





子路篇第十三



【13.1】

子路问政。子曰：“先之劳之。”请益。曰：“无倦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请教政治的做法。孔子说：“自己带头做事，同时使百姓勤劳工作。”子路想知道进一步的作为。孔子说：“不要倦怠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之：指百姓而言，因为谈的是政治，亦即治理百姓。
- 无倦：意思正是择善固执的“固执”。人生路上，不必常想新的点子或办法，照着该做的去做，持之以恒就是上策。

【13.2】

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曰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子曰：“举尔所知，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

【白话】

仲弓担任季氏的总管，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做法。孔子说：“先责成各级官员任事，不计较他们的小过失，提拔优秀的人才。”仲弓再问：“怎样才能认出优秀的人才，进而予以提拔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提拔你所认识的，你不认识的，别人难道会错过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宰：大夫之家的家臣，其下有各级官员，称为有司，各司其职。

无倦：意思正是择善固执的“固执”。人生路上，不必常想新的点子或办法，照着该做的去做，持之以恒就是上策。



【13.3】

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是其正？”子曰：“野哉，由也！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说：“假如卫君请您去治理国政，您要先做什么？”孔子说：“一定要我做的，就是纠正名分了！”子路说：“您未免太迂阔了吧！有什么好纠正的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你真是鲁莽啊！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，应该保留不说。名分不纠正，言语就不顺当，言语不顺当，公务就办不成；公务办不成，礼乐就不上轨道，礼乐不上轨道，刑罚就失去一定标准，刑罚失去一定标准，百姓就惶惶然不知所措了。因此，君子定下一种名分，一定要让它可以说得顺当，说得出来的，也一定让它可以行得通。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，要求做到一丝不苟罢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正名：名是指名分。当时卫国出公在位多年，其父蒯聩原为世子，却不得继位。父子君臣之名分皆有待纠正。
- 名不正：这一系列推论，必须放在治国的脉络来理解。

【13.4】

樊迟请中程。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为圃，曰：“吾不如老圃。”



樊迟出。子曰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！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”

【白话】

樊迟请求学习农耕之事。孔子说：“我比不上有经验的农夫。”他又请求学习种蔬菜。孔子说：“我比不上有经验的菜农。”樊迟离去之后，孔子说：“樊须真是个没志气的人！在上位的人爱好礼制，百姓就没有敢不尊敬的；在上位的人爱好道义，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；在上位的人爱好诚信，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。能做到这样，四方的百姓就背着小孩投奔过来了，又怎么用得着亲耕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小人：指一般人，没有特别志向者。古代以稼圃为小人之事，并无明白贬义，只是分工合作而已。孔子这里所说的，专指少数知识分子而言，因为他们不应该没有志气与远见。

【13.5】

子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熟读《诗经》三百篇，给他政治任务，不能顺利办成；派他出使外国，不能独当一面；这样念书再多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诗：古代读诗是从政前的基本修养，必须活学活用，才能符合孔子的期许。
- 专对：古代奉命出使外国，必须在言辞上独当一面，所谓“受命不受辞”，否则无法完成任务。

【13.6】

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政治领袖本身行为端正，就是不下命令，百姓也会走上正途。如果他自己行为不端正，即使下令要求，百姓也不会照着做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正：身之正或不正，与令之行或不行，本来是两回事，现在相提并论，可见所令者是要要求百姓走上人生正途。然后，“不令而行”是由于先肯定了人性向善，同时又不忽略上行下效的作用，“虽令不从”则是由于教育尚未普及，百姓的自觉能力仍弱，看到在上位者不端正，就无法明白行善是人生正途。

【13.7】

子曰：“君正之政，兄弟也。”

正：身之正或不正，与令之行或不行，本来是两回事，现在相提并论，可见所令者是要要求百姓走上人生正途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鲁国与卫国就政治上来说，其实是兄弟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鲁：鲁为周公之后，卫为康叔之后，周公与康叔二人原是兄弟，并且感情最睦。这里就“政”而言，表示遗风犹存，处境却同样不太理想，既使人缅怀，又使人感叹。

【13.8】

子曰：“子欲卫公子荆，‘甚居家，始有，曰：‘苟合矣。’少有，曰：‘苟完矣。’富有，曰：‘苟美矣。’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，说：“他很懂得居家的道理。开始有房子住，就说：‘真的是够用了。’房子稍有装潢，就说：‘真的是完备了。’房子一应俱全，就说：‘真的是完美了。’”

【解读】

- 卫公子荆：这里特别标明“卫”，是因为鲁哀公也有一子，名公子荆。
- 苟：假设语气，为“真的是……”“假如……”之意。所谓合、完、美，都是知足常乐的想法。



【13.9】

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：“庶矣哉！”冉有曰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
曰：“富之。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前往卫国，冉有为他驾车。孔子说：“这里人口众多啊！”冉有说：“人口众多之后，接着应该做什么？”孔子说：“使他们富裕。”冉有说：“如果已经富裕了，还应该做什么？”孔子说：“教育他们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庶：从庶到富，再到教，是指进展的顺序，而不是指重要性的顺序。所以，没做到“教”这一步，就不能算是理想的政策。事实上，教在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，只是有简单与完备之分而已。
- 教：到了教，就不能再追问下一步了，因为第一，教育工作永远做不完，譬如终身教育是也，第二，受了教育之后，人须自行努力进修与实践，政府或老师无法代劳。

【13.10】

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真的有人任用我的话，只要一年就可以略具规模，三年就会成效显著。”

庶：从庶到富，再到教，是指进展的顺序，而不是指重要性的顺序。所以，没做到“教”这一步，就不能算是理想的政策。

【解读】

- 期月：再回到同一个月，亦即一年。

【13.11】

子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”
——《论语·礼运》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行善之人治理国政，连续一百年下来，也可以做到化解残暴、去除杀戮了。”
——《论语·礼运》

【解读】

- 善人：行善之人，指有心行善与努力行善的人。他们的特点是：可以做到人人所知的善，所以有善人之名，而未必了解为何要行善。譬如，一个人行善，是因为他认为行善对大家都好，会受到大家欢迎，而未必了解行善是人性所要求的唯一正途，亦即行善的动机是自觉应该如此，而不是为了任何有形的成效。因此，善人连续一百年的努力，才能有可观的结果。为邦即是教化，教化如果由外建立典范，收效较慢；如果由内导正观念，使人人自觉应该为善，才可能像孔子所说的“三年有成”。

【13.12】

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
——《论语·礼运》

为邦即是教化，教化如果由外建立典范，收效较慢；如果由内导正观念，使人人自觉应该为善，才可能像孔子所说的“三年有成”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如果出现理想的君主，也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百姓走上人生正途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王者：所谓“以德服人者，王；以力服人者，霸”，王者是指理想的君主而言。
- 仁：教化大行之后，百姓走上人生正途。三十年为一世，表示政治不可能立竿见影。

【13.13】

子曰：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真能端正自身的行为，从政做官有什么困难？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，又怎样使别人端正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正：端正，须由动态观点来看，一生努力端正，持之以恒。至于正人，则是人际互动的自然成效，而未必专务于正人。

【13.14】

冉子退朝。子曰：“何晏也？”对曰：“有政。”子曰：“其事也。如有



政，莫不以，吾其闻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冉有下班回来。孔子说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晚呢？”冉有回答：“有政务。”孔子说：“那只是事务吧。如果是政务，虽然现在朝廷用不着我，我也会知道情况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退朝：冉有从季氏家的朝廷回来。古代大夫也有朝，清晨与其家臣共议事务；然后，大夫再赴诸侯之朝。
- 有政：政务是指做关国家大计的工作或计划。事务则是执行上级所交付的任务。当时季氏执政，在家朝与家臣所谈的未必不是政务，而孔子的“正名”含有批判之意，则不难听出。

有政：政务是指做关国家大计的工作或计划，事务则是执行上级所交付的任务。

【13.15】

定公问：“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’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”曰：“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子无尔于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违也。’如其善而莫之违也，不亦善乎？如其不善而莫之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定公询问：“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，有这样的事吗？”孔子回答：“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，以近似的程度看，有一句话是，‘做君主很难，

做臣属也不容易。”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，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？”定公又问：“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，有这样的事吗？”孔子回答：“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，以近似的程度看，有一句话是：‘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，除了我的话没有人违背之外。’如果说的话是对的而没有人违背，不也很好吗？如果说的话是不对的而没有人违背，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几：近似、接近、近于之意。国家兴亡的原因十分复杂，即使专就君主的责任而言，也只能说“近似”而已。

【13.16】

叶公问政。子曰：“近者说，远者来。”

【白话】

叶公请教政治的做法。孔子说：“使境内的人高兴，使境外的人来归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叶公：楚国大夫，当时楚国不断扩张势力而内乱已萌，所以孔子对症下药。

【13.17】

子夏为莒父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则不达，见



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担任莒父的县长，请教政治的做法。孔子说：“不要想要很快收效，也不要只看小的利益。想要很快收效，反而达不到目的；只看小的利益，反而办不成大事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莒父：位于鲁国西部。孔子的指教是稳扎稳打，要有远见宏图。

【13.18】

叶公语孔子曰：“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叶公告诉孔子：“我们乡里有个正直的人名叫躬的，他父亲偷了羊，他亲自去检举。”孔子说：“我们乡里正直的人做法不一样：父亲替儿子隐瞒，儿子替父亲隐瞒，这里面自然就有正直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直躬：直人名躬，后来就以直躬之名流传开来。
- 隐：依于人的亲情，不忍检举，但不表示他们不能或不该互相规劝。



直在其中，表示：隐不是直的定义，而“为何隐”才是重点，亦即顺乎天性与人情为直。直有“真诚”与“直爽”之意，亦由此可见。

- 直：直在其中，表示：隐不是直的定义，而“为何隐”才是重点，亦即顺乎天性与人情为直。直有“真诚”与“直爽”之意，亦由此可见。

【13.19】

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樊迟请教如何行仁。孔子说：“平时态度庄重，工作认真负责，与人交往真诚。即使到了偏远的落后地区，也不能没有这几种德行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行仁。由孔子的回答看来，这是他提供给樊迟参考的人生正途，可见因材施教的灵活性。

【13.20】

子贡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。”子曰：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曰：“敢问其次？”曰：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”曰：“敢问其次？”曰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为此矣。”曰：“今之从政者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噫！斗筭之人，何足算也！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请教：“要具备怎样的条件，才可以称为士？”孔子说：“本身操守廉洁而知耻，出使外国不负君主所托，就可以称为士了。”子贡说：“想

请教次一等的表现。”孔子说：“宗族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，乡里的人称赞他尊敬长辈。”子贡说：“想请教再次一等的表现。”孔子说：“说话一定要守信，行动一定有结果。这种一板一眼的小人物，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。”子贡再问：“当前的政治人物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噫！这些人的气量见识像是厨房里的小用具，算得了什么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士：古代有“士”的阶级，在大夫之后。本书谈到“使于四方”，所以直译为“士”，不再泛指读书人。
- 行己：这句话表示德行与才干必须兼备。其次一等的“孝弟”则侧重德行。
- 小人：小人物，小在两个“必”字，看似一板一眼，其实可能忽略了“义”。因为这也是士的一等，所以不译为小人，可叹的是，当时的从政者连小人物都算不上。

【13.21】

子曰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找不到行为适中的人来交往，就一定要找到志向高远或洁身自好的人。志向高远的人奋发上进，洁身自好的人有所不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中行：行为适中的人，文质彬彬，进退有节，有所为也有所不

为。中行：行为适中的人，文质彬彬，进退有节，有所为也有所不为。

为。狂与狷也许与性格有关，中行则非高度修养不可。

【13.22】

子曰：“南方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将巫医。’善夫！‘不恒其德，君子所鄙。’”子曰：“不占而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南方人有一句话：‘一个人没有恒心的话，连巫医也治不好他的病。’这句话说得好！《易经·恒卦》的爻辞说：‘实践德行缺乏恒心，常常会招来羞辱。’”孔子说：“不靠占卜也可以知道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巫医：古代医生之称。找巫医来治病，无恒的人没有耐心服药，医师也将无可奈何。
- 不占：不但巫医帮不上忙，占卜也使不上力，看来羞辱是难以避免了。

【13.23】

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协调差异，而不强求一致；小人强求一致，而不协调差异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和：如调味与调音，差异中有原则，可以互相包容与欣赏。

【13.24】

子贡问曰：“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”“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；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请教说：“全乡的人都喜欢他，这样的人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并不可取。”子贡再问：“全乡的人都讨厌他，这样的人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也不可取。比较可取的是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，坏人都讨厌他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善者：泛称好人，在古代人口较少流动时，也许一乡之人可以大略分为善者与不善者。本章重点是：不必想要讨好每一个人，但须坚持行善。

【13.25】

子曰：“君子难事而难说也，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，说之虽不以道，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非器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容易服侍而很难讨好，不依正当途径去讨好，他不会高兴。但是等到用人时，他会按照才干去任命。小人很难服侍而容易讨好，不依正当途径去讨好，他也会高兴，但是等到用人时，他会全面要求，百般挑剔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事：服侍。君子与小人是指德行修养而言，因为二者显然皆在上位，犹如今日所谓的老板或长官，我们当然也可以由行事作风去判断君子与小人。

【13.26】

子曰：“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舒泰而不骄傲，小人骄傲而不舒泰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泰：舒泰安详而自在，因为所求在己，不必向人示威。小人无法舒泰，因为一失落就难过，所以总想向人矜夸。

【13.27】

子曰：“刚，毅，木，讷，近仁。”

泰：舒泰安详而自在，因为所求在己，不必向人示威。小人无法舒泰，因为一失落就难过，所以总想向人矜夸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刚强、果决、朴实、口拙，这样，就接近人生正途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讷：口拙，说话谨慎而不流利的样子。
- 近仁：接近人生正途。意思是：这四者是简明的原则，还须依各人的性格与环境而作调整及应用。

【13.28】

子路问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谓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请教：“要怎么样才可以称为读书人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互相切磋勉励，彼此和睦共处，就可以称为读书人了。朋友之间，互相切磋勉励；兄弟之间，彼此和睦共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士：指读书人，在此与从政无关。
- 朋友：对朋友与对兄弟态度不同，这是因为关系不同，情感有别。

【13.29】

子曰：“吾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行善的人教导百姓七年之久，应该也可以让他们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善人：善行可以感化百姓，使他们愿意保家卫国。需要七年，则表示相当长的时间。如果与子路自认为三年就可以使百姓“有勇”相比，可知善行之外还须配合行政能力与人生哲理。

【13.30】

子曰：“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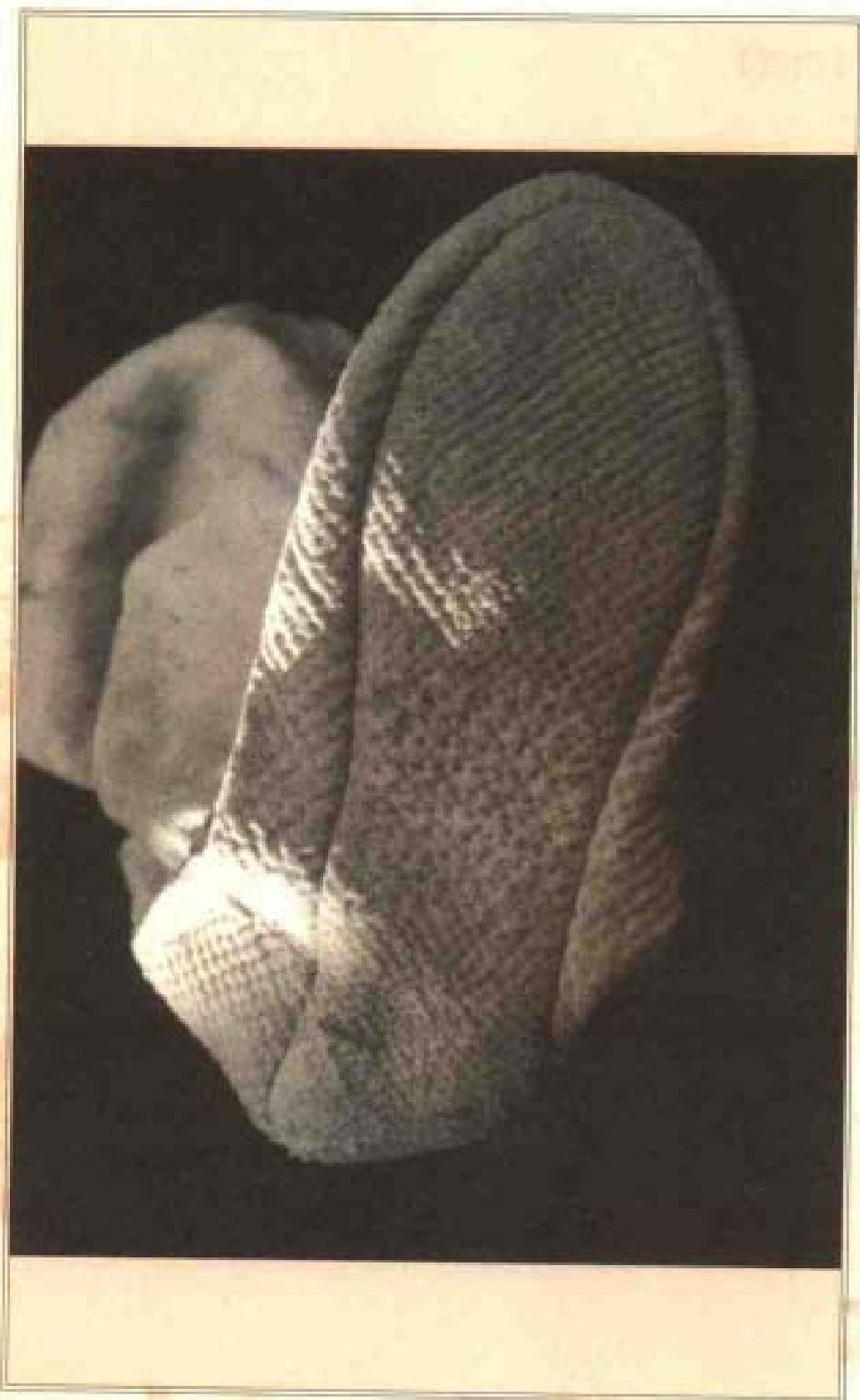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让没有受过教育与训练的百姓去作战，就等于是遗弃他们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教：配合上一章来看，可知孔子的教民作战包括忠信礼义与作战技术。若是不教，则必败亡，岂不等于白白牺牲百姓？

教：配合上一章来看，可知孔子的教民作战包括忠信礼义与作战技术。若是不教，则必败亡，岂不等于白白牺牲百姓？



【14.1】

宪问耻。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“克、伐、怨、欲，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”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原宪请教什么是耻。孔子说：“国家上轨道，才可做官领俸禄。国家不上轨道而做官领俸禄，就是耻。”原宪又问：“好胜、自夸、怨恨、贪婪，这四种毛病都能免除，可以算是行仁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可以算是困难的事，至于是否行仁，我还不能确定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人生正途不能只列出原则，还须依个人性格与处境去择善固执，并且不到完美境界，不能作确定的评估。这是孔子一向主张的动态过程的仁观。

【14.2】

子曰：“士而怀居，不足以为士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读书人留恋安逸的生活，就没有资格做个读书人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士：读书人须有志向（士心为志），安逸的生活不是不好，而

仁：人生正途不能只列出原则，还须依个人性格与处境去择善固执，并且不到完美境界，不能作确定的评估。这是孔子一向主张的动态过程的仁观。



是不宜留恋。

【14.3】

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国家上轨道，应该说话正直，行为正直；国家不上轨道，应该行为正直，说话委婉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危：正直。正直的言行在社会上自然显得严肃而高峻。本章所指出的差异在于说话，至于行为则须一贯。

【14.4】

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有德行的人一定能说出有价值的话，说出有价值的话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，行仁的人一定有勇气，勇敢的人却不一定能行仁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必：必是涵盖之意，有言是从有德的体验而来，勇是从仁的实



践要求而来。反之，则不一定了。

【14.5】

南宫适问于孔子曰：“羿善射，羿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，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，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，尚德哉若人！”

【白话】

南宫适请教孔子说：“羿擅长射箭，羿精于水上作战，最后未能寿终正寝。禹与稷亲自下田耕种，最后却得到了天下。”孔子听了没有回答。南宫适退出房间之后，孔子说：“这个人，真是君子；这个人，真崇尚德行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南宫适：南容。他的问题是尚德不尚力的佐证，所以得到孔子赞许。
- 羿：夏代有穷国之君，以善射闻名。
- 荡：夏代寒泥之子，又名浇。荡舟是描写水上作战的状况。

【14.6】

子曰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而做不到择善固执的例子，是有的。但是从来没有小人会择善固执的。”



仁：人生正途的具体表现是择善固执。君子立志走在人生正途上，却未必可以固执到底；小人无志，根本不考虑择善固执。

【解读】

- 仁：人生正途的具体表现是择善固执。君子立志走在人生正途上，却未必可以固执到底；小人无志，根本不考虑择善固执。

【14.7】

子曰：“爱之，能勿劳乎？忠焉，能勿诲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爱护一个人，能不让他劳苦吗？真诚对待他，能不给他规劝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劳：劳苦之后，才能成长，否则流于溺爱，反而害了他。能有这种远见与魄力的人并不多见。

【14.8】

子曰：“为命，裨谄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郑国要发布外交文件时，先由裨谄拟定文稿，再经世叔推敲斟酌，又由外交官子羽修改调整，最后东里的子产再做润色完稿的工作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为命：命指外交文件，经由郑国四位大夫依其专长分工合作才告完成，可见其谨慎与求全的态度。国家大事理当如此。此事应在郑简公时。
- 裨谄：又作裨谄，足智多谋，力荐子产为相。
- 世叔：游吉，继子产执政。
- 子羽：公孙挥，“行人”为古代外交官员。

【14.9】

或问子产。子曰：“惠人也。”问子西。曰：“彼哉！彼哉！”问管仲。曰：“人也。季伯氏餽邑三百，饭疏食，没齿无怨言。”

【白话】

有人请教如何评价子产，孔子说：“他是照顾百姓的人。”再请教如何评价子西，孔子说：“他就是那样！他就是那样！”又请教如何评价管仲，孔子说：“他是行仁的人，他分得伯氏的三百户驂邑，让伯氏只能吃粗食，但是却终身没有抱怨他的话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子西：郑国的公孙夏，为子产的同宗兄弟，先子产而执政。
- 彼哉：表示无足称述的意思。
- 人：与仁通用，在此特指以功业造福百姓而称之为行仁的人。稍后的篇目子路与子贡提出对管仲“仁乎”的质疑，可能就是导源于此。孔子称许管仲为仁，理由是：他造福百姓因而在“善”

人；与仁通用，在此特指以功业造福百姓而称之为行仁的人。稍后的篇目子路与子贡提出对管仲“仁乎”的质疑，可能就是导源于此。



的实践上得到过人的成就。“善”是“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”，所以人在政治上或社会上有恩或有功于民，就是行善，亦即达到了人性向善的根本要求。这一观点在稍后谈到管仲时还会提及。

- 伯氏：齐国大夫，可能因为本身获罪，加以管仲功大，所以无怨言。

【14.10】

子曰：“贫而无怨，富而无骄，易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贫穷而不抱怨，很难做到；富裕而不骄傲，则比较容易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易：虽说容易，也需要修养，否则财大气粗随处可见。

【14.11】

子曰：“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孟公绰担任晋国赵魏与魏卿的家臣，可以游刃有余，但是却没有办法担任滕与薛这些小国的大夫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孟公绰：鲁国大夫，据说为人寡欲安详。此亦指因人而异，各有优劣之意。
- 赵魏：晋国有六卿，赵魏为其中之著者。大国之卿的家臣有时比小国的大夫更容易做。
- 滕薛：鲁国附近的小国。

【14.12】

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“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绰之不扰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曰：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请教怎样才是理想的人。孔子说：“明智像臧武仲，淡泊无欲像公绰，勇敢像卞庄子，多才多艺像冉求，再用礼乐来加以文饰，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。”稍后又说：“现在所谓理想的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？看到利益就想该不该得，遇到危险愿意牺牲生命，长期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生期许自己的话，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成人：字面看来是指成年人，引申为成熟的人，潜能充分实现的人，完美的人，成全的人等。这里译为理想的人，是就人“应该”努力具备的条件而言。

成人：字面看来是指成年人，引申为成熟的人，潜能充分实现的人，完美的人，成全的人等。这里译为理想的人，是就人“应该”努力具备的条件而言。

- 臧武仲：鲁国大夫臧孙紇。
- 卞庄子：鲁国卞邑大夫。孔子列举鲁国的知名人士，各举其长来组合成“知、不欲、勇、艺”四项条件，再加上礼乐教化，才可称为成人。各有一偏则不够理想，由此可见其难。

【14.13】

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：“信乎，夫子不言，不笑，不取乎？”公明贾对曰：“以告者过也。夫子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”子曰：“其然，岂其然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，他说：“公叔先生平常不说话，不笑，也不拿取财物，这是真的吗？”公明贾回答说：“这是传话的人说得太夸张了。公叔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才说话，别人不讨厌他说话；真正高兴了才笑，别人不讨厌他笑；应该拿取的财物他才拿取，别人不讨厌他拿取。”孔子说：“你说得好，但是真有像你说的那么好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公叔文子：公孙拔，卫国大夫。
- 公明贾：卫国人。
- 其然：公明贾的回答远比传闻所说的更夸张，所以在肯定他善于回答时，也须持保留态度，这是对人评价的原则之一。



【14.14】

子曰：“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，虽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臧武仲据有防城时，请求为他的家族在鲁国册立后代，即使他说自己没有要挟鲁君，我不相信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防：原是臧武仲受封之邑。本章所述是他逃到齐国前的事。
- 为后：册立后代，为了祭祀先人，保持家业。

【14.15】

子曰：“晋文公谄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谄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晋文公善用权谋而不循正途，齐桓公依循正途而不用权谋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晋文公：名重耳，为春秋五霸（齐桓公、宋襄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）之一。他以权诈出名，固然是时势所迫，但亦影响风气每况愈下。



- 齐桓公，名小白，为五霸之首，犹能循法而行。“正”在此指法或公开的规范而言。当时对齐桓公优于晋文公的评价已经很流行了，孔子在此特别提出他所考虑的重点。

【14.16】

子路曰：“桓公杀公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”曰：“未仁乎？”子曰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说：“齐桓公杀了公子纠，召忽为此而自杀，管仲却仍然活着。”接着又说：“这样不能算是合于行仁的要求吧！”孔子说：“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会盟，使天下没有战事，都是管仲努力促成的。这就是他的行仁表现！这就是他的行仁表现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公子纠：齐襄公无道，其弟公子纠与小白分别逃往鲁国与莒国。召忽与管仲追随公子纠，鲍叔牙追随小白。襄公死后，小白先入齐国，成为齐桓公。这是本章背景。
- 九合：古代以九表示多数，其实会盟有十一次。
- 如其仁：这就是他的行仁表现。管仲免去战祸，省了征伐杀戮，以一人之力造福百姓，他与众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得以成全，无异于行了大善，所以称许他以此行仁。若不由“善是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之实现”去理解，并且接受“人性向善”的前提，则无法明白孔子之意。

若不由“善是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之实现”去理解，并且接受“人性向善”的前提，则无法明白孔子之意。



【14.17】

子贡曰：“管仲非仁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”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桓公杀公子纠，管仲不死，去齐而相鲁，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说：“管仲不算行仁的人吧？桓公杀了公子纠，他不但没有以身殉难，还去辅佐桓公。”孔子说：“管仲辅佐桓公，称霸诸侯，一举而使天下得到匡正，百姓到今天还在承蒙他的恩惠。如果没有管仲，我们可能已经沦为夷狄，披头散发，穿着左边开口的衣襟了，他难道应该像坚守小信的平凡人一样，在山沟中自杀，死了还没有人知道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匹夫匹妇：平凡的百姓，世间一般男女。谅是小信，见小不见大，不知珍惜生命以完成更高价值。孔子当然不是鼓励苟且偷生，而是主张应该分辨“为了什么而死”，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己拥护的政治领袖？国家与百姓显然更为重要。若是未死，则当努力保国卫民，以证明自己的志节。
- 莫之知：孔子肯定“为人所知”的意义，但是应该以行仁而为人所知，并非只是为出名而出名。

【14.18】
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，子闻之曰：“可以为‘文’矣。”

莫之知：孔子肯定“为人所知”的意义，但是应该以行仁而为人所知，并非只是为出名而出名。



【白话】

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俩，由于文子的推荐升任朝廷大夫，一起为国服务。孔子听到了这件事，说：“这就可以谥为‘文’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文：《周书·谥法》的“文”有六个等级：“经纬天地，道德博厚，学勤好问，慈惠爱民，愍民惠礼，锡民爵位。”公叔文子所做的是“锡民爵位”。他的心胸值得学习。

【14.19】

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。康子曰：“夫如是，奚而不丧？”孔子曰：“仲叔圉治宾客，祝鮀治宗庙，王孙贾治军旅，夫如是，奚其丧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谈到卫灵公种种偏差的作为。季康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他还不败亡？”孔子说：“他有仲叔圉负责外交，祝鮀掌管祭祀，王孙贾统率军队，能够如此，怎么会败亡？”

【解读】

- 仲叔圉，孔文子。这三个人各有专长，而卫灵公用人得宜，所以可保安定。无道与败亡之间，还有缓冲余地，因为政治也要靠人才。



【14.20】

子曰：“其言之不作，则为之也难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轻易开口而不觉惭愧的，做起来一定不容易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作：惭愧状。本章在劝人慎言，而不是要人大言不断。

【14.21】

陈成子弑简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。”
公曰：“吾夫三子！”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：‘吾夫三子’者！”
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陈成子杀了齐简公。孔子斋戒沐浴之后，上朝向鲁哀公报告：“陈恒杀了他的君主，请您出兵讨伐。”哀公说：“你去向三卿报告吧！”孔子退了下来，说：“因为我曾担任大夫，不敢不来报告啊。君主却对我说，‘去向三卿报告吧！’”孔子去向三卿报告，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。孔子说：“因为我曾担任大夫，不敢不来报告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陈成子：陈恒，齐国大夫。弑君之事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，孔

子七十一岁。

- 齐简公：齐君，名壬。
- 三子：三卿，就是季孙、叔孙、仲孙。春秋时代，尚为周朝天下，一国有篡逆之事，各国可以出兵声讨，所以，孔子并非多管闲事。

【14.22】

子路问事君。子曰：“勿欺也，而犯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请教如何服侍君主。孔子说：“不要欺骗他，还要直言进谏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勿：先说“勿”，是指消极上不要怎么做，接着再说的，就是积极上要怎么做了。这种先退后进的说法兼顾两面，表现了高度的思辨水准。

【14.23】

子曰：“君子进德，小人下达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不断上进，实践道义；小人放纵欲望，追求利益。”

先说“勿”，是指消极上不要怎么做，接着再说的，就是积极上要怎么做了。



【解读】

- 上：上下之分界，显示人生应有目标与理想。不上则下，不进则退。义利分别是君子与小人的存心所在，所以加在译文中。

【14.24】

子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古代的学者认真修养自己，现在的学者一心想要炫耀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古：孔子时代的古今，在今天都算古代了。当时的学者已经有“为人”的缺点，更何况现代？为己与为人，若能分辨本末，未必不可兼顾。

【14.25】

蘧伯玉使人于孔子，孔子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“夫子何为？”对曰：“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”使者出，子曰：“使子！使子！”

【白话】

蘧伯玉派人向孔子问候。孔子请他坐下谈话，说：“蘧先生近来做些什么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蘧先生想要减少过错却还没有办法做到。”

上：上下之分界，显示人生应有目标与理想。不上则下，不进则退。义利分别是君子与小人的存心所在，所以加在译文中。

这位使者离开后，孔子说：“好一位使者！好一位使者！”

【解读】

- 蘧伯玉：名瑗，卫国大夫，为孔子好友。孔子居卫时，曾住过他家。他的态度是“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”。处于世衰道微的情况下，守身而已。

【14.26】

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曾子曰：“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是担任某一职位，就不去设想那个职位的业务。”曾子说：“君子的思虑以他自己的职位为范围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位：职务与责任。推而至于人生的各种状况，皆应专心以对。

【14.27】

子曰：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认为自己如果说得多而做得少，是一件可耻的事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耻：谨言慎行，即可免于这种耻辱。

【14.28】

子曰：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
子贡曰：“夫子自道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所向往的三种境界，我还没有办法达到，行仁的人不忧虑，明智的人不迷惑，勇敢的人不惧怕。”子贡说：“这是老师对自己的描述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道：路也，引申为遵行一定途径所达成的结果，可译为风格或境界。

【14.29】

子贡方人。子曰：“赐也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评论别人的优劣。孔子说：“赐已经很杰出了吗？要是我，就没有这么空闲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贤：杰出。孔子对子贡鼓励多于责怪，并且以身作则。

【14.30】

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，只担心自己没有能力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患：担心。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，早做准备，以免有机会时，自己能力不足。

【14.31】

子曰：“不逆许，不亿不信，抑亦先觉者，是贤乎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先怀疑别人将会欺骗，也不猜测别人将会失信，但是又能及早发觉这些状况，这样的人真是杰出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觉：心中如有明镜，可以照见别人的意图，但是又不妄加猜想，

觉：心中如有明镜，可以照见别人的意图，但是又不妄加猜想，总是给人机会及时改正。知人之明的巧妙，于此可见。



总是给人机会及时改正。知人之明的巧妙，于此可见。

【14.32】

微生亩谓孔子曰：“丘何为是栖栖者与？无乃为佞乎？”孔子曰：“非敢为佞也，疾固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微生亩对孔子说：“你这样修饰威仪是为了什么？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吧？”孔子说：“我不敢想要讨好别人，只是厌恶固陋而已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微生亩：姓微生，名亩。他直呼孔子的名字，可能年龄较长。
- 栖栖：或曰济济，修饰威仪，推广礼乐教化的意思。也有人解为“奔走忙碌”，但是这与“佞”及“疾固”的关系比较间接。若解为教化，则与固陋可以相对应。

【14.33】

子曰：“骥不称其力，称其他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千里马称为骥，不是赞美它的力气，而是赞美它的风格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德：在人为德行、操守或作风。在马则是天生的优雅姿态或风格，譬如，善用力气，奔驰千里，即是马的风格。

【14.34】

或曰：“以德报怨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”

【白话】

有人说：“以恩惠来响应怨恨，这样如何？”孔子说：“那么要以什么来响应恩惠呢？应该以正直来响应怨恨，以恩惠来回应恩惠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以德报怨：亦见《老子》第六十三章：“大小多少，报怨以德。”意思是：别人对我不好，我也要对他好。不过，久而久之，可能没有人愿意对我好了。孔子当然反对“以怨报怨”，而是主张“以直报怨”。在人生哲学上，这是孔子与老子的分别之一。

【14.35】

子曰：“莫我知也夫！”子贡曰：“何为其莫知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没有人了解我啊！”子贡说：“为什么没有人了解老师呢？”

孔子当然反对“以怨报怨”，而是主张“以直报怨”。在人生哲学上，这是孔子与老子的分别之一。



孔子说：“不怨恨天，不责怪人，广泛学习世间的知识，进而领悟深奥的道理，了解我的，大概只有天吧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天：人的命运与使命皆可以推源于天，所以对天才有“怨与不怨”的可能性。其次，孔子心目中的天，无疑是可以“了解”他的。
- 下学：下学使人接近不惑，上达助人得知天命。

【14.36】

公伯寮想于路于季孙，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，吾力犹能殀诸市朝。”子曰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，公伯寮其如命何！”

【白话】

公伯寮在季孙前面毁谤子路。子服景伯告诉孔子这件事，说：“季孙的想法已经被公伯寮所迷惑了，不过现在我还有能耐对付他，让他的尸首在街头示众。”孔子说：“政治理想果真实现的话，那是命运在决定；政治理想最后幻灭的话，那也是命运在决定。公伯寮怎么能左右命运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公伯寮：姓公伯，名寮，鲁国人。
- 子服景伯：子服何，鲁国大夫，为孟孙家族的人，所以自认为

有些势力。

- 道：国家应行之路，引申为政治理想。
- 命：命运，由各种条件所组成的形势，常常使人莫可奈何。

【14.37】

子曰：“贤者辟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”子曰：“作者七人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杰出的人才避开污浊的天下，也有的避开混乱的社会，再有的避开丑陋的嘴脸，还有的避开无礼的言语。”孔子又说：“这样做的人已经有七位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辟世：天下污浊，要避开就隐居起来；社会混乱，则不妨迁居他处，然后依此推知辟色与辟言。这四种做法，决定于时代与环境，也决定于个人的容忍程度。
- 七人：七人为“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”。

【14.38】

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：“奚自？”子路曰：“自孔氏。”曰：“是知不可而为之者与？”

辟世：天下污浊，要避开就隐居起来；社会混乱，则不妨迁居他处，然后依此推知辟色与辟言。



【白话】

子路在石门过了一夜。第二天清早入城，守门者问：“从哪里来的？”子路说：“从孔家来的。”守门者说：“就是那位知道行不通还一定要去做的人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石门：鲁城的外门，晨门是守门者。他对孔子的评语，充分显示了孔子的志节。
- 孔氏：孔子是鲁城中人，识者已多，不必详说其名。

【14.39】

子击磬于卫，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：“有心哉，击磬乎！”既而曰：“鄙哉，硁硁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‘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’”子曰：“果哉！末之难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留居卫国时，某日正在击磬，有一个挑着草筐的人从门前经过，说“磬声里面含有深意啊！”停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声音轻轻的，太执著了！没有人了解自己，就放弃算了。所谓‘水深的话，穿着衣裳走过去；水浅的话，撩起衣裳走过去。’”孔子说：“有这种坚决弃世之心，就没有什么困难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荷蕢者：一听磬声就知道是有人在弹奏，可见智能不低，只

可惜他与孔子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。

- 深则厉：这两句见《诗经·邶风·匏有苦叶》。

【14.40】

子张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高宗谅阴，三年不言。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张说：“《书经》上说：‘殷高宗守孝时，住在守丧的屋子，三年不说话。’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不只是殷高宗，古人都这样。国君死了，新君三年不问政治，所有的官员各居其职，听命于宰相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高宗：殷高宗，武丁。
- 谅阴：守丧时所住的屋子，又称凶庐。

【14.41】

子曰：“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政治领袖爱好礼制，百姓就容易接受指挥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礼：礼仪与规范，足以保障社会的秩序。社会稳定，百姓也乐

礼，礼仪与规范，足以保障社会的秩序。社会稳定，百姓也乐于听命。



于听命。

【14.42】

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？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请教怎样才是君子。孔子说：“修养自己，以致能认真谨慎地面对一切。”子路再问：“这样就够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修养自己，以致能安顿四周的人。”子路又问：“这样就够了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修养自己，以致能安顿所有的百姓。修养自己，以致能安顿所有的百姓，尧舜也会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事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理想人格的代称。最高目标是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，可见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果然是孔子的思想重点。

【14.43】

原壤夷俟。子曰：“幼而不孙弟，长而无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”以杖叩其胫。

【白话】

原壤伸开两腿坐在地上，等候孔子来。孔子说：“你年少时不谦逊也

君子：理想人格的代称。最高目标是“修己以安百姓”，可见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果然是孔子的思想重点。

不友爰，长大了没有什么值得传递的贡献，现在这么老了还不死，真是伤害了做人的道理。”说完，用拐杖敲他的小腿。

【解读】

- 原壤：孔子的旧友，性格与作风都与孔子大不相同。
- 贼：伤害，指其作为将伤害做人的道理，立下错误的示范。

【14.44】

罔党童子将命。或问之曰：“益者与？”子曰：“吾见其居于位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。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罔党的一个少年来传达信息。有人谈到他，就问：“他是肯求上进的人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我看他坐在大人的位子上，又见他与长辈并肩而行，这不是一个想求上进的人，而是一个想走捷径的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罔党：孔子在鲁国所居之地，即今之曲阜阙里。童子是未满十五岁的人，应该虚心受教，努力上进。







卫灵公篇第十五



【15.1】

卫灵公问陈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俎豆之事，则有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”明日遂行。

【白话】

卫灵公向孔子询问有关作战布阵的方法。孔子回答说：“礼仪方面的事，我是曾经听说过的；军队方面的事，却不曾学习过。”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卫国。

【解读】

- 陈：布阵的阵。
- 俎豆：古代祭祀时，用以盛肉的器皿，在此表示礼仪之意。
- 此事发生于鲁哀公元年，孔子五十八岁时。

【15.2】

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子路愠见曰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在陈国没有粮食充饥，跟随他的人病倒了，没有办法起床。子路带着怒气来见孔子，说：“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君子走投无路时，仍然坚持原则；换了是小人，就胡作非为了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孔子周游列国时，曾在陈国居住三年，后来准备迁往蔡国时，被困在陈蔡之间，就是所谓的“陈蔡之厄”。此事发生于鲁哀公六年，孔子六十三岁时。
- 小人：在此并不是教训子路，而是说明一般的道理。

【15.3】

子曰：“赐也，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？”对曰：“然，非与？”曰：“非也。予一以贯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赐，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并且记住各种知识的人吗？”子贡回答说：“是啊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”孔子说：“不是的，我用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所有的知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多学而识之：这是子贡对孔子的观察，而孔子认为自己不仅如此而已，还须加上“一以贯之”的原则。
- 一以贯之：在此是针对“多学而识之”所说的，表示孔子有一个中心思想。这个中心思想是“仁”，亦即他的一切知识都环绕着“人之性、人之道、人之成”而展开。参考【4.15】的“解读”部分。

多学而识之：这是子贡对孔子的观察，而孔子认为自己不仅如此而已，还须加上“一以贯之”的原则。



【15.4】

子曰：“由，知德者鲜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由，了解德行修养的意义的人很少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德：在此就“德行修养的意义”而言。人生不能离开德行修养，所以孔子会说：“据于德”【7.6】，并且以“德之不修”【7.3】为自己最关心的事。由此亦可知，在肯定人性向善之后，还须努力修德一生。

【15.5】

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！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无所事事而治好天下的人，大概就是舜吧！他做了什么呢？只是以端庄恭敬的态度坐在王位上罢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无为而治：这也是道家老子的思想，但是差别在于：孔子所强调的是“恭己正南面”，亦即端坐在面向南方的王位上，有修德

无为而治：这也是道家老子的思想，但是差别在于：孔子所强调的是“恭己正南面”，亦即端坐在面向南方的王位上，有修德与尽职的责任，知人善任，分层负责，而不是真正无所事事。

与尽职的责任，知人善任，分层负责，而不是真正无所事事。

【15.6】

子张问行。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，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，行乎哉？立则见其参于前也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，夫然后行。”子张书诸绅。

【白话】

子张请教怎样可以行得通。孔子说：“说话真诚而守信，做事踏实而认真，即使到了南蛮北狄这些外邦，也可以行得通。说话不诚而无信，做事虚浮而草率，即使在自己本乡本土，难道可以行得通吗？站的时候，要好像看到这几个字排列在眼前，坐在车中，要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展示在横木上。这样才能够行得通。”子张把这句话写在衣带上。

【解读】

- 蛮貊之邦：古代以华夏文明为中国，把四周的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当做文化落后地区。我们现在不以先进与落后来判断不同的文化，但是依然可以肯定这句话的内涵是“放诸四海而皆准”的。
- 州里：州是二千五百家，州里则指本乡本土。

【15.7】

子曰：“直哉史鱼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无道，如矢。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卷而怀之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真是正直啊，史鱼这个人！政治上轨道时，言行像箭一样直；政治上不上轨道时，言行也像箭一样直。真是君子啊，蘧伯玉这个人！政治上轨道时，出来做官；政治上不上轨道时，可以安然地隐藏自己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史鱼：卫国大夫史鮒，字子鱼。他至死都不忘劝谏卫灵公，希望他重用蘧伯玉而远离弥子瑕。
- 蘧伯玉：见【14.25】。

【15.8】

子曰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，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可以同他谈话却不去同他谈话，这样就错过了人才；不可以同他谈话却去同他谈话，这样就浪费了言辞。明智的人既不错过人才，也不浪费言辞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知者：言为心声，所以要由知言进而知人，所谓“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”【20.3】。能知言，才能结交益友，互相启迪，也才能分辨损友，洁身自爱。说话是人们沟通思想与情意的主要

能知言，才能结交益友，互相启迪，也才能分辨损友，洁身自爱。说话是人们沟通思想与情意的主要媒介，知者怎能不用心于此？

媒介，知者怎能不用心于此？孔子的学生中，有“言语”一科，值得我们注意。

【15.9】

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有志者与行仁者，不会为了活命而背弃人生理想，却肯牺牲生命来成全人生理想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志士仁人：类似的用语都有“正在朝某一目标努力”之意，显示人生是动态开展的。
- 仁：人生理想，亦即“人之成”。因此，表面看来是“杀身”而其实是“成仁”，表示仁是人的至高目标。孟子后来说“舍生取义”，也是同样的意思，都是肯定人生应以实践道义为首要关怀。

【15.10】

子贡问为仁。子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贤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请教怎样走上人生正途。孔子说：“工人想要做好他的工作，一

一定要先磨利他的器具。你住在一个国家，要奉养大夫之中贤良卓越的，并且要结交士人之中努力行仁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为仁：这是就方法而言，意思是：怎样走上人生正途。
- 仁者：贤者已有明确的卓越表现，仁者则是朝着仁的目标努力。两者应该都有大家公认的具体事迹，否则我们如何判断？

【15.11】

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、《舞》。放郑声，远佞人。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”

【白话】

颜渊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。孔子说：“依循夏朝的历法，乘坐殷朝的车子，戴着周朝的礼帽，音乐就采用《韶》与《武》，排除郑国的乐曲，远离阿谀的小人。郑国的乐曲是靡靡之音，阿谀的小人会带来危险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夏：夏朝历法以农历正月为一月，合乎四季的自然规律。
- 殷：殷朝的车子既实用又简朴，是合宜的交通工具。
- 《韶》、《舞》：《韶》是舜时的音乐，《舞》与《武》通用，是周武王时的音乐。
- 郑声：指郑国的乐曲，与《诗经》中的《郑诗》无关。

【15.12】

子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一个人不作长远的考虑，一定很快就有烦恼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远：远与近指时间而言，但是未必指同一件事。譬如，政治领袖没有长远的规划，社会问题就会层出不穷，使他烦恼不已。

【15.13】

子曰：“已矣夫！吾未见好德好色者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算了吧！我不曾见过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的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本章已见于【9.18】。

【15.14】

子曰：“臧文仲其窃位者与！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。”

远：远与近指时间而言，但是未必指同一件事。譬如，政治领袖没有长远的规划，社会问题就会层出不穷，使他烦恼不已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戚文仲是个做官不负责的人吧！他明知柳下惠有卓越才德却不给他适当的官位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戚文仲：鲁国大夫戚孙辰，历仕鲁国庄公、闵公、僖公、文公四朝。
- 柳下惠：鲁国贤者展获，字禽，又名展季。“柳下”是描写所居之处，“惠”是死后由妻子给他的谥号。

【15.15】

子曰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责备自己多而责备别人少，就可以远离怨恨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躬自厚：躬自是指对自己而言，厚是“厚责”的省略。

【15.16】

子曰：“不曰‘如之何，如之何’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说‘怎么办，怎么办’来提醒自己的人，我对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如之何：谨慎思考，以求言行合宜。

【15.17】

子曰：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慧，难矣哉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一群人整天相处在一起，说的是无关道义的话，又喜欢卖弄小聪明，实在很难走上人生正途！”

【解读】

- 义：道义，就是人生的“应该”，如原则与理想。
- 难：表面看来，这样的生活很容易，而其实却难以走上正道。

【15.18】

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！”

义：道义，就是人生的“应该”，如原则与理想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以道义为内心坚持的原则，然后依合礼的方式去实践，用谦逊的言辞说出来，再以诚信的态度去完成。这样做，真是君子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义：君子所坚持的原则是义。至于义的具体内容，则须依个别情况而定，所以要接着谈到礼、孙、信等方法。

义：君子所坚持的原则是义。至于义的具体内容，则须依个别情况而定，所以要接着谈到礼、孙、信等方法。

【15.19】

子曰：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已知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责怪自己没有能力，不责怪别人不了解自己。”

【15.20】

子曰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引以为憾的是，临到死时，没有好名声让人称述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名：孔子说过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”【4.5】可见君子须以

仁成名。名随实而来，所以要把握有生之年努力行仁。

【15.21】

子曰：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要求的是自己，小人要求的是别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求：有要求、期待、责成之意。一念之间，已可分出高下。

【15.22】

子曰：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自重而不与人争斗，合群而不拉帮结派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党：因为私谊而罔顾公义。自古至今，能做到群而不党的，实在很少。

【15.23】

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不会因为一个人话说得好就提拔他，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操守不好就漠视他的话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言：孔子认为“有言者不必有德”【14.4】，能说善道的人未必有真正的德行与本事。至于素行不佳者，也未必不能说出有价值的话。

【15.24】

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请教：“有没有一个字可以让人终身奉行的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应该是‘恕’吧！自己所不想要的一切，就不去加在别人身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一言：一字，有如以一字为座右铭。
- 恕：如心为恕，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，正是维持人际和谐的上策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是举世皆知的孔子金律。

恕：如心为恕，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，正是维持人际和谐的上策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是举世皆知的孔子金律。



【15.25】

子曰：“吾之于人也，未尝誉也；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也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对于别人，曾经贬抑了谁又称赞了谁？如果是我称赞的，一定经过了某些检验，同样都是百姓，夏商周三代的人就是以这种方法坦然走在正路上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直：经过检验之后，才表示评价，这就是直。直有“真诚”与“直率”之意，是人性自然的要求，所以孔子说：“人之生也直。”

【6.17】

【15.26】

子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有马者惜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还能看到史书里存疑的地方，就像有马的人自己不骑借给别人骑一样，现在看不到这种情形了！”

【解读】

- 有马者：这一句是比喻，表示撰写史书的人宁可存疑也不妄加

猜测，要等待贤者来提供证据。

【15.27】

子曰：“巧言乱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动听的语言足以混淆道德判断，小事情不能忍耐，就会搅乱大的计划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德：德行修养。在此与“言”相对，所以指道德判断。譬如，有人可以靠口舌颠倒黑白是非。

【15.28】

子曰：“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大家讨厌的人，我们一定要仔细考察才作判断；大家喜欢的人，我们也一定要仔细考察才作判断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众：一个团体中的多数人。他们往往只从表面判断一个人，所



以好恶未必客观。

【15.29】

子曰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人可以弘扬人生理想，而不是靠人生理想来弘扬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弘：有弘扬、体现之意。主动力量在于人，而不在于道。
- 道：指人生理想。再伟大的道也无法使一个人完美，除非这个人主动努力去体现道。因此，了解“道”的人，还须以行动配合；不了解“道”的人，则由于人性向善，也有可能本着良知走上正途。

【15.30】

子曰：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有了过错却不改正，那才叫做过错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过：人难免有过错，只要能改，就会日进于善。

道：指人生理想。再伟大的道也无法使一个人完美，除非这个人主动努力去体现道。

【15.31】

子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曾经整天不吃，整晚不睡，全部时间用于思考，可是没有什么益处，还不如去学习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思：思与学相辅相成，不可偏取其一。参考【2.15】。

【15.32】

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，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追求的是人生理想而不是衣食无缺。认真耕田，自然得到了食物；认真学习，自然得到了俸禄。君子挂念的是人生理想而不是贫困生活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馁：与禄相对，指正常情况下的收获。意思是：努力工作，就有食与禄，但是君子念念不忘的却是道。

努力工作，就有食与禄，但是君子念念不忘的却是道。

【15.33】

子曰：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庄以莅之，则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庄以莅之，动之不以礼，未善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以明智获得百姓的支持，如果仁德不足以保住他们，那么即使得到了，也一定会失去。以明智获得百姓的支持，仁德又足以保住他们，如果不以庄重的态度来治理，他们就不会认真谨慎。以明智获得百姓的支持，仁德又足以保住他们，再以庄重的态度来治理，如果动员时没有合乎礼仪的要求，还是不够完美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之：本章十一个“之”字都是指百姓。知与仁这两个步骤属于“导之以德”，庄与礼则近于“齐之以礼”【2.3】，合而观之，是提醒政治领袖的治国良法。

【15.34】

子曰：“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没有办法在小地方显示才干，却可以接受重大的任



务。小人没有办法接受重大的任务，却可以在小地方显示才干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小人：小人未必没有才干，只是缺少大志与远见，所以不可“大受”。

【15.35】

子曰：“民之于仁也，甚于水火。水火，吾见蹈而死者矣；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百姓需要走上人生正途，胜过需要水与火。为了得到水与火，我见过有人牺牲了生命，但是却不曾见过有人为了走上人生正途而死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走上人生正途是人活着的目的，本末不可倒置。孔子感叹人们只知为了谋生，却忽略了谋生的目的，不能做到“杀身成仁”【15.9】。

【15.36】

子曰：“当仁，不让于师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遇到人生正途上该做的事，即使对老师也不必谦让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师：师生皆以“仁”为目标，互勉走在人生正途上，所以学生必须不让于师。

【15.37】

子曰：“君子直而不谅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坚持大的原则而不拘泥于小信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谅：言而有信，但是未必符合大原则，结果可能因而造成祸害。

【15.38】

子曰：“事君，敬其事而后其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侍奉君主，认真做好分内工作，然后才想到俸禄。”

谅：言而有信，但是未必符合大原则，结果可能因而造成祸害。



【解读】

- 君：古代的君主，包括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等，今日则指上司、长官、老板等。“事”是侍奉，意指合宜的相处之道。

【15.39】

子曰：“有教无类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在教学时一视同仁，不会区分学生的类别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类：社会上的各种区分，如阶级、地域、贫富、智愚等。

【15.40】

子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人生理想不同的话，不必互相商议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道：人各有志，选择的人生理想因而未必相同。孔子一方面深

道：人各有志，选择的人生理想因而未必相同。孔子一方面深信自己把握的是正道，同时也不否定别人有各行其道的自由。这是宽容与尊重的态度。



信自己把握的是正道，同时也不否定别人有各行其道的自由，这是宽容与尊重的态度。

【15.41】

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言辞能做到达意就可以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达：达意，不必多加文饰。

【15.42】

师冕见，及阶，子曰：“阶也。”及席，子曰：“席也。”皆坐，子告之曰：“某在斯，某在斯。”师冕出。子张问曰：“与师言之道与？”子曰：“然，固相师之道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师冕来见孔子，走到台阶前，孔子说：“这是台阶。”走到坐席旁，孔子说：“这是坐席。”大家坐定之后，孔子告诉他说：“某人在这里，某人在这。”师冕告辞走了。子张请教说：“这是与盲者说话的方式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对的，这确实是与盲者说话的方式啊！”



【解读】

- 师冕：师是乐师，古代一般由盲者担任，冕是乐师之名。孔子对人的态度既真诚又体谅，从容合宜，由此可见。

师冕：师是乐师，古代一般由盲者担任，冕是乐师之名。孔子对人的态度既真诚又体谅，从容合宜，由此可见。





13.13

季氏篇第十六

13.16



【16.1】

季氏将伐颛臾，冉有、子路见于孔子曰：“季氏将有事于颛臾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无乃尔是过与？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为？”

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有言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？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

冉有曰：“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，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；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；而谋动干戈于邦内，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季氏准备攻打颛臾，冉有与子路一起来见孔子说：“季氏准备对颛臾用兵了。”

孔子说：“求，难道这不该责怪你吗？这个颛臾，古代君主在这里举行东蒙山的祭祀，并且领地在鲁国的国境中，是鲁国的附庸藩属，为什么要攻打它呢？”

冉有说：“是季孙想要这么做的，我们两个做臣下的都不赞同。”

孔子说：“求，周任说过一句话，‘能够贡献力量，才去就任职位，做不到的人就下台，’看到盲者遇到危险而不去保护，快要摔倒而不去扶持，那么这样的助手又有何用呢？你的话真是说错了，老虎与野牛逃出了栅栏，龟壳与美玉在柜子里毁坏了，这是谁的过失呢？”

冉有说：“眼前这个颛臾，城墙牢固并且离季氏的采邑费地很近，现在不占据它，将来一定会给子孙留下后患。”

孔子说：“求，君子就讨厌那种不说自己贪心而一定要找借口的人。我听说过，诸侯与大夫不担心人民贫穷，只担心财富不均；不担心人口太少，只担心社会不安，因为如果财富平均，便无所谓贫穷，人民和谐相处，就不会觉得人少，社会安定，就不会倾危。能做到这样，远方的人如果还不顺服，就致力于礼乐教化，使他们自动来归。来归之后，就要安顿他们。现在由与求二人辅助季孙，远方的人不顺服，却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动来归，国家分崩离析，却没有办法保全，反而想在国境内发动战争，我恐怕季孙所忧虑的不在颛臾，而在鲁君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季氏：季康子。
- 颛臾：鲁国的附庸属地，受命负责东蒙山的祭祀。
- 周任：古代的一位史官。
- 费：季氏的采邑。
- 萧墙之内：指鲁哀公。当时颛臾仍然效忠鲁君，而鲁君与季氏的明争暗斗并非秘密。

【16.2】

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”

如果财富平均，便无所谓贫穷；人民和谐相处，就不会觉得人少；社会安定，就不会倾危。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天下政治上轨道，制礼作乐与出兵征伐都由天子决定，天下政治不上轨道，制礼作乐与出兵征伐就由诸侯决定。由诸侯决定的话，大概传到十代就很少能持续的，由大夫决定的话，传到五代就很少能持续的，大夫的家臣把持朝政的话，传到三代就很少能持续的。天下政治上轨道，国家政权不会落在大夫手上，天下政治上轨道，一般百姓不会议论纷纷。”

【16.3】

孔子曰：“禄之去公室五世矣，政逮于大夫四世矣，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国家政权离开鲁君之手，已经五代了，政权由大夫把持已经四代了，所以三桓的子孙现在也衰微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五世：鲁君失其权，已有宣公、成公、襄公、昭公、定公五代。
- 四世：从季氏掌权，已有文子、武子、平子、桓子四代。
- 三桓：仲孙、叔孙、季孙是鲁国的三卿，皆为鲁桓公之后，故称“三桓”。

【16.4】

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友便辟，

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友。”

【16.4】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三种朋友有益，三种朋友有害。与正直的人为友，与诚信的人为友，与见多识广的人为友，那是有益的。与装腔作势的人为友，与刻意讨好的人为友，与巧言善辩的人为友，那是有害的。”

【16.5】

孔子曰：“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。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益矣。乐骄乐，乐佚游，乐宴乐，损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三种快乐有益，三种快乐有害。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，以述说别人的优点为乐，以结交许多良友为乐，那是有益的。以骄傲自满为乐，以纵情游荡为乐，以饮食欢聚为乐，那是有害的。”

【16.6】

孔子曰：“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与君子相处，要注意三种过失，不到该说话时就说了，叫做急躁；到了该说话时不说，叫做隐瞒；没看他的脸色反应就说了，叫做眼睛。”

侍于君子有三愆，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瞽。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在此是指德行、地位、年龄、辈分比自己高的人，所以前面用了“侍”字。

【16.7】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要成为君子，必须有三点戒惕：年轻时，血气还未稳定，应该戒惕的是好色；到了壮年，血气正当旺盛，应该戒惕的是好斗；到了老年，血气已经衰弱，应该戒惕的是贪求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在此是指立志成为君子的人，否则如何从“少之时”谈起？
- 血气：随着身体而有的本能与欲望。孔子并未忽略人有“血气”问题，但是他依然肯定人应该择善固执，原因就是 he 深信人性向善。参考【17.2】与【17.21】的“解读”。

【16.8】

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轻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”

血气：随着身体而有的本能与欲望。孔子并未忽略人有“血气”问题，但是他依然肯定人应该择善固执，原因就是 he 深信人性向善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要成为君子，必须敬畏以下三者：敬畏天赋使命，敬畏政治领袖，敬畏圣人的言论。至于小人，不了解天赋使命而不敬畏，奉承讨好政治领袖，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天命：天赋使命，内容有二：一是天对人的命令，使人自觉内在的向善要求，进而择善固执，最后止于至善；二是每一个人在择善时，根据主客观条件而把握的具体作为。譬如，孔子“五十而知天命”【2.4】，接着自五十五岁起，周游列国，有如奉命行事，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【14.38】。
- 大人：政治领袖。他们负责治理国家，位高权重，稍有差错，就会祸及百姓，所以值得人们敬畏，希望借此敦促他们善尽职责。
- 圣人之言：古代圣人的智能结晶，指出人生应行之道并且昭示吉凶祸福，足以使人敬畏。

【16.9】

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，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生来就明白人生正途的，是上等人；学习之后明白人生正途的，是次等人；遇到困难才去学习人生正途的，是更次一等的人；遇到困难还不肯学习的，就是最下等的人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【10.5】

- 知之：所知的，是人生正途而不是一般的知识，否则如何可能“生而知之”？并且，也只有的人生正途方面才可以说“下”。

【16.10】

【16.10】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要成为君子，有九种考虑，看的时候，考虑是否明白；听的时候，考虑是否清楚；脸上的表情，考虑是否温和；容貌与态度，考虑是否庄重；说话的时候，考虑是否真诚；做事的时候，考虑是否敬业；遇到有疑问，考虑向人请教；临到发怒时，考虑麻烦的后患；见到可欲的东西，考虑该不该得。”

【解读】

【16.11】

- 思：这九思表示人生时时刻刻都要自觉与反省，稍一不慎，就会造成过错，进而引发一连串的后果。孔子重视理性的作用，在此得到又一说明。

【16.11】

【16.11】

孔子曰：“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，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”

思：这九思表示人生时时刻刻都要自觉与反省，稍一不慎，就会造成过错，进而引发一连串的后果。孔子重视理性的作用，在此得到又一说明。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看到善的行为，就好像追赶不上；看到不善的行为，就好像伸手碰到滚烫的水。我见过这样的人，也听过这样的话。避世隐居来磨炼他的志节，实践道义来贯彻他的理想。我听过这样的话，但是不曾见过这样的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志：志节，需要磨炼与持守。隐居时，人可能会放弃志节。
- 道：理想。人有机会人世发挥抱负时，能够坚持道义原则吗？能够秉持原有的理想吗？恐怕十分困难。这是孔子“未见”这种人的原因。

【16.12】

“齐景公有马千匹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‘讷不以富，亦其以异。’其斯之谓与？”

【白话】

“齐景公有四千匹马，临到死的时候，百姓找不出他有什么德行可以称述。伯夷与叔齐在首阳山下饿死，百姓直到现在仍然称述他们的德行。‘财富实在没有用处，只看你是否有卓越的德行。’就是这个意思吧！”

【解读】

- 本章句首应有“子曰”二字。



- “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”：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我行其野》，这是由【12.10】移过来的句子，历代学者对此已有不少讨论，我们也不必再犹豫了。

【16.13】

陈亢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，曰：‘学诗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诗。他日，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，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闻斯二者。”陈亢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，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陈亢请教伯鱼说：“您在老师那儿听过不同的教诲吗？”伯鱼回答说：“没有。他曾经一个人站在堂上，我恭敬地从庭前走过，他问：‘学了诗吗？’我答：‘没有。’他说：‘不学诗，就没有说话的凭借。’我就马上去学诗。另外一天，他又一个人站在堂上，我恭敬地从庭前走过，他问：‘学了礼吗？’我答：‘没有。’他说：‘不学礼，就没有立身处世的凭借。’我就马上去学礼。我听到的是这两件事。”陈亢回去以后，高兴地说：“我问一件事，却知道了三件事，知道要学诗，知道要学礼，又知道君子对自己儿子要保持适当的距离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陈亢：陈子禽。
- 伯鱼：孔鲤，孔子之子。
- 远其子：保持适当距离，合乎古代父严母慈的传统。

远其子，保持适当距离，合乎古代父严母慈的传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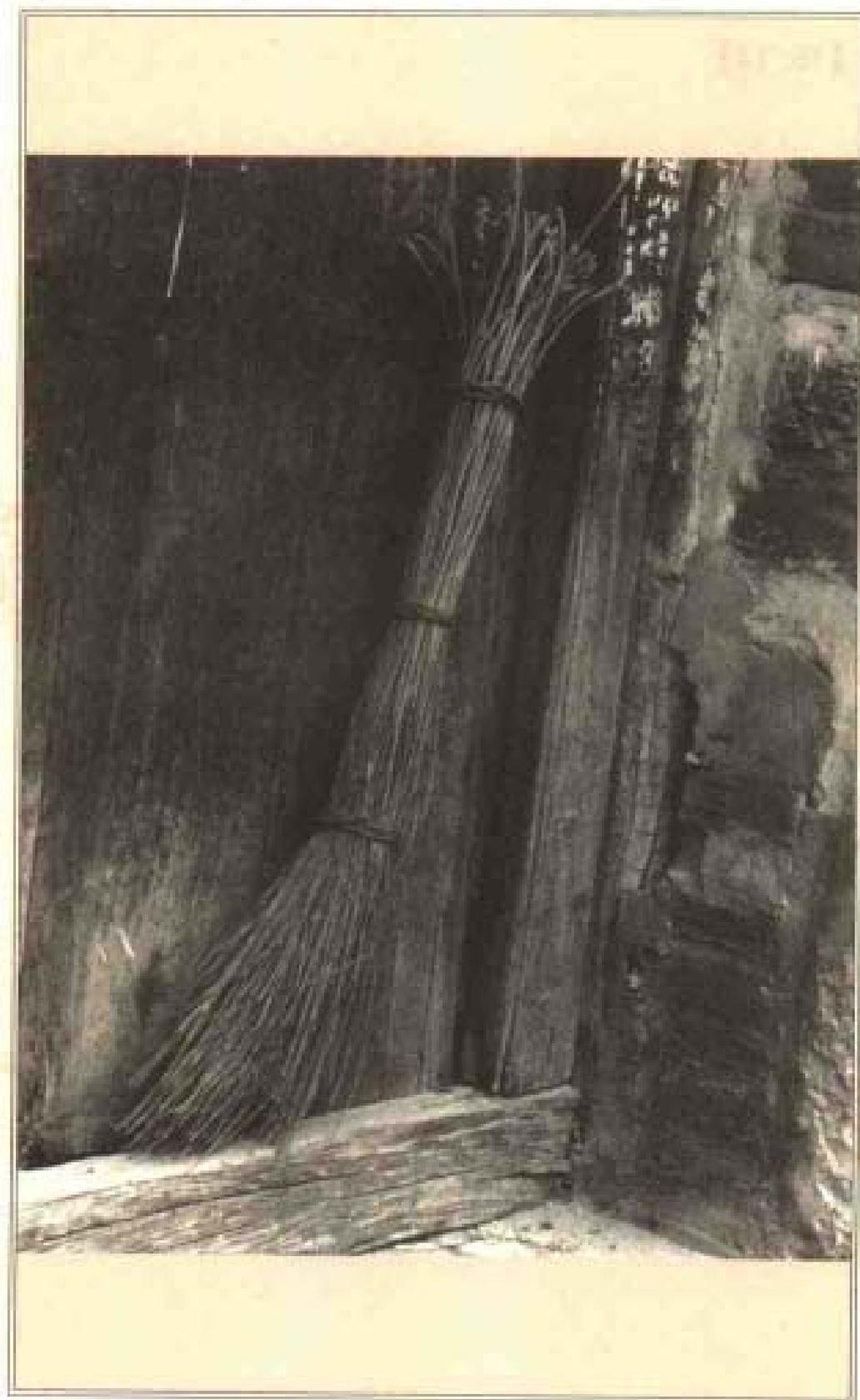
【16.14】

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；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诸异邦曰寡小君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。

【白话】

对国君的妻子，国君称她为夫人，她自称为小童；本国人称她为君夫人，与外国人谈话时便称她为寡小君，外国人称呼她时，也说君夫人。





阳货篇第十七

【17.1】

阳货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豚，孔子时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遇诸涂，谓孔子曰：“来！予与尔言。”曰：“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”曰不可。好从事而亟失时，可谓知乎？曰不可。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”孔子曰：“诺，吾将仕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阳货希望孔子拜会他。孔子不去，他就送一只烧猪给孔子。孔子趁他不在家的时候，才去拜谢。不料两人在路上碰到了。阳货对孔子说：“你过来，我要与你说话。”他接着说：“具备卓越才干却让国家陷入困境，这可以称做行仁吗？我会说不可以。喜欢从政做官却屡次错过时机，这可以称做明智吗？我会说不可以。光阴似箭，时间是不会等人的。”孔子说：“好吧，我会去做官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阳货：阳虎，季氏家臣。季氏数代把持鲁国朝政，阳货此时又把持季氏的权柄。后来他图谋铲除三桓，失败后逃往晋国。
- 往拜：收到送礼，必须登门拜谢。此事约在鲁定公七年，孔子四十九岁时。两年之后，孔子开始从政，任中都宰。

【17.2】

子曰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依本性来看，人与人是相近的，依习染来看，人与人就有很大的差异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● 性：孔子直接论性，只此一处。既然“习”是后天的习染，“性”应该是先天的本性了，那么谈到它，为何说“相近”而不说“相同”？理解的关键是：第一，孔子对人性的看法，不分先天后天，亦即人性是一个在生命整体中不断展现的力量，性是“源”而习是“流”，源相近而流相远。第二，历代已有学者指出，性之相近是相近于“善”，相近并非相等，所以不说本善，但是可以说“向善”，就是每个人对善都有自我要求，只是在其力量所表现的程度上有强有弱。譬如，有人犯小错，心就不安，有人犯大错，心才不安。就两者的心都会不安而言，可以说相近与向善，就两者程度的差异而言，可以归之于“习相远也”。第三，人性向善，是以人性为内在自我要求行善的力量，这种力量展现为自觉与感通，要与别人保持适当的关系，正好契合“二人为仁”的架构，也可以印证孔子所有谈仁的言论。

【17.3】

子曰：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只有最明智与最愚昧的人是不会改变的。”

孔子对人性的看法，不分先天后天，亦即人性是一个在生命整体中不断展现的力量，性是“源”而习是“流”，源相近而流相远。

【解读】

- 知：与愚相对，专就领悟人生正途的能力而言。
- 不移：在有关人生正途的议题上，真知必能带来实践。上知已有真知，走上人生正途，不移也不必移。下愚缺少真知，一切但凭侥幸，不移也不肯移。

【17.4】

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，夫子莞尔而笑，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”子游对曰：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子曰：“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到了武城，听到弹琴唱诗的声音。孔子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杀鸡何必要用宰牛的刀？”子游回答说：“以前我听老师说过：‘做官的学习人生道理，就会爱护众人。老百姓学习人生道理，就容易服从政令。’”孔子接着向学生们说：“各位同学，偃说的话是对的。我刚才只是同他开玩笑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子游：言偃，当时担任武城的县长。
- 学道：在此是指学习典籍中所载的人生道理。

【17.5】

公山弗扰以费畔，召，子欲往，子路不说，曰：“未之也，已，何者”

不移：在有关人生正途的议题上，真知必能带来实践。上知已有真知，走上人生正途，不移也不必移。下愚缺少真知，一切但凭侥幸，不移也不肯移。



公山氏之之也？”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之周乎？”

【白话】

公山弗扰占据费邑，起兵反叛季氏。他召请孔子去帮忙，孔子想要前往。子路很不高兴，说：“没有地方去就算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请我去的人，难道没有什么意图吗？如果有人任用我，我难道只想维持东周这种衰弱的局势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公山弗扰：可能是公山不狃。他以家臣身份反叛季氏这位大夫，理由可能是为了支持鲁君，所以孔子有意前去，但是后来并未成行。
- 东周：周朝自平王东迁之后，称为东周，此后天子失权，诸侯各自为政，孔子想借着治理鲁国，进而平治天下。

【17.6】

子张问仁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”“请问之。”曰：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志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志则足以使人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行仁。孔子说：“做人处事能符合五点要求，就是行仁了。”子张说：“请您教导这五点要求。”孔子说：“庄重、宽大、诚



实，勤快，施惠。庄重就不会招来侮辱，宽大就会得到众人支持，诚实就会受人任用，勤快就会产生功效，施惠就能够领导别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从孔子的回答，可知行仁不能离开做人处事的表现。走在人生正途上，不能忽略“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”，亦即善。若要实现自己的人性，除了努力实践内心向善的要求，别无选择。

【17.7】

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“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：‘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’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缁。吾岂匏瓜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？”

【白话】

佛肸召请孔子，孔子想要前往。子路说：“以前我听老师说过，‘自己动手公然行恶的人那里，君子是不会前去的。’现在佛肸占据中牟，起兵反叛，您却想要前去，又该怎么说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对的，我说过这样的话。但是，我们不是也说：最坚硬的东西，是磨也磨不薄的？我们不是也说：最洁白的东西，是染也染不黑的？我难道只是匏瓜吗？怎么可以挂在那儿不让人食用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佛肸：晋国赵简子专政时，攻打范中行，范中行的家臣佛肸是中牟县长，据地反叛赵简子。



- 匏瓜：古代星辰之名。《天官星占》说：“匏瓜一名天鸡，在河鼓东。”

【17.8】

子曰：“由也！女闻六言六蔽矣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居！吾语女。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由！你听过六种品德与六种流弊的说法吗？”子路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孔子说：“你坐下，我来告诉你。爱好行仁而不爱好学习，那种流弊就是愚昧上当；爱好明智而不爱好学习，那种流弊就是游谈无根；爱好诚实而不爱好学习，那种流弊就是伤害自己；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，那种流弊就是尖酸刻薄；爱好勇敢而不爱好学习，那种流弊就是胡作非为；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，那种流弊就是狂妄自大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学：如果不学习，就无法明白事理，那么即使有心实践品德，也容易出现流弊。孔子重视学习，提醒我们走在人生正途上，要善用理性的能力。

【17.9】

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迨

学：如果不学习，就无法明白事理，那么即使有心实践品德，也容易出现流弊。孔子重视学习，提醒我们走在人生正途上，要善用理性的能力。

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同学们为什么不学诗呢？学诗时，可以引发真诚心意，可以观察个人志节，可以感通大众情感，可以纾解委屈怨恨。学了诗，以近的说道，懂得如何侍奉父母；以远的来说，懂得如何侍奉君主。此外，还能广泛认识草木鸟兽的名称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兴：诗的这四种作用是针对个人的受益而言。真能充分发挥，应该可以达到“温柔敦厚，诗教也”的成效。

【17.10】

子谓伯鱼曰：“女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面与！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对伯鱼说：“你仔细读过《周南》与《召南》了吗？一个人如果不曾仔细读过《周南》与《召南》，就会像面朝墙壁站着的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：《诗经·国风》开头的两篇。内容侧重夫妇相处之道，有勉人修身齐家之意。

兴：诗的这四种作用是针对个人的受益而言。真能充分发挥，应该可以达到“温柔敦厚，诗教也”的成效。



- 正墙面而立：什么都看不到，哪里都去不了。

【17.11】

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们说礼啊礼啊，难道只是在说玉帛这些礼品吗？我们说乐啊乐啊，难道只是在说钟鼓这些乐器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礼：礼有具体表现的形式与器物，但是更重要的却是行礼之人的真实情感。乐也是如此。参考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【3.3】

【17.12】

子曰：“色厉而内荏，譬诸小人，其犹穿窬之盗也与？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脸色严肃而内心怯弱的人，可以比拟为小人，就像闯入门户里的小偷吧！”

【解读】

- 盗：这种小偷表面凶狠而内心虚浮。



【17.13】

子曰：“乡原，德之贼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分是非的好好先生，正是败坏道德风气的小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乡原：每个社群都可能有所谓的“好好先生”，他们谁都不得罪，表面媚俗而心中毫无理想。

【17.14】

子曰：“道听而涂说，德之弃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听到传闻就到处散布，正是背离德行修养的做法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德：道德修行必须由闻而思而修，若是好为口说，正是背道而驰。

德：道德修行必须由闻而思而修，若是好为口说，正是背道而驰。

【17.15】

子曰：“鄙夫可与事君也与我？其未得之也，患不得之，既得之，患



失之，苟思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们能与志节鄙陋的人一起侍奉君上吗？这种人在没有得到职位时，害怕得不到；一旦得到了，又害怕失去；为了害怕失去职位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”

【17.16】

子曰：“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古代百姓有三点为人诟病的，现在的百姓连这些都比不上了。古代狂妄的人不拘小节，现在狂妄的人放纵言行；古代矜持的人不屑造作，现在矜持的人愤世嫉俗；古代愚昧的人还算直率，现在愚昧的人却只知要弄心机罢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疾：偏差表现，为人诟病。任何地方的民风都有其特色，百姓之中有的狂，有的矜，有的愚。即使就此而论，古今也相去甚远，孔子因而感叹。

【17.17】

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说话美妙动听，表情讨好热络，这种人是很少有真诚心意的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本章已见于【1.3】。

【17.18】

子曰：“恶紫之夺朱也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乱邦家者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厌恶的是紫色夺取了红色的地位，我厌恶的是郑国的乐曲扰乱了典雅的乐曲，我厌恶的是以伶牙俐齿颠覆国家的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紫：诸侯衣服原以红色为正。春秋时代鲁桓公开始尚紫，逐渐改变了风气。孔子厌恶的是：似是而非，结果混淆了礼制、音乐与国家法纪。

【17.19】

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子贡曰：“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”子曰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

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我想不再说话了。”子贡说：“老师如果不说话，那么我们学生要传递什么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天说了什么啊？四季照样在运行，万物照样在生长。天说了什么啊？”

【解读】

- 言：孔子所说的道理，固然可以让学生传述，而其真正目的则是普及教化的效果。只有传述而无效果，则是本末倒置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感慨，而不是孔子真的不想再说话。
- 天：天虽不言，而其运作的效果仍在。这句看似比喻的话，其实反映了古代的信念，就是以天为“造生者”与“载行者”；天是万物的根源，也是维系一切的力量。

【17.20】

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。将命者出户，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。

【白话】

孺悲来了，要拜访孔子，孔子托言有病，拒绝见他。传命的人一走出房间，孔子就取出瑟来边弹边唱，让孺悲可以听到。

【解读】

- 孺悲：鲁国人，曾向孔子学习“士丧礼”。
- 辞以疾：古代习惯以疾病为托辞，但是孔子又故意取瑟而歌，目的是让孺悲自省其过失。这是以不教为教。

言：孔子所说的道理，固然可以让学生传述，而其真正目的则是普及教化的效果。只有传述而无效果，则是本末倒置。

【17.21】

宰我问：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钻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”

子曰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？”

曰：“安。”

“女安，则为之！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今女安，则为之！”

宰我出。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义也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！”

【白话】

宰我请教说：“为父母守丧三年，时间未免太长了。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，礼仪一定会荒废；三年不演奏音乐，音乐一定会散乱。旧谷吃完，新谷也已收成，打火的燧木轮用了一次，所以守丧一年就可以了。”

孔子说：“守丧未满三年，就吃白米饭，穿锦缎衣，你心里安不安呢？”

宰我说：“安。”

孔子说：“你心安，就去做吧！君子在守丧时，吃美食不辨滋味，听音乐不感快乐，住家里不觉舒适，所以不这么做。现在你既然心安，就去做吧！”

宰我退出房间后，孔子说：“予没有真诚的情感啊！一个孩子生下来，三年以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。为父母守丧三年，天下人都是这么做的，予曾经受到父母三年怀抱的照顾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三年之丧：为父母守丧三年。三年是指二十五月或二十七月，



孔子的思考模式是：人间的伦理规范（三年之丧）是为了响应心理情感（安）而定的，然后，心理情感又可以推源于生理特性（三年免怀）。

不是真正三年，孔子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丧，意思是“应该”如此，而事实上却未必如此。

- 宰我：言语科的高材生，在此提出的质疑兼顾了人文世界（礼与乐）与自然世界（谷与火）双方面的条件，可谓相当周全，但是却忽略了人心的情感需要。
- 安：孔子的思考模式是：人间的伦理规范（三年之丧）是为了响应心理情感（安）而定的，然后，心理情感又可以推源于生理特性（三年免怀）。如此形成之“生理—心理—伦理”的观点，可以说明人性的开展过程以及人性何以向善，亦即为何不守三年之丧就会不安。换言之，孔子心目中的人性，是不能离开人的生命之具体存在及成长处境的。
- 不仁：就宰我忽略内心的真诚情感而言。

【17.22】

子曰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！不有博弈者乎！为之，犹贤乎已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整天吃饱了饭，对什么事都不花心思，这样很难走上人生正途啊！不是有掷骰下棋的游戏吗？去玩玩也比这样无聊要好些！”

【解读】

- 难：针对走上人生正途而言，因为孔子认为人生不应该浪费时



间，总要花些心思，激发潜力，再回归正途。

【17.23】

子路曰：“君子尚勇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上，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说：“君子推崇勇敢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君子推崇的是道义，君子光有勇敢而没有道义，就会作乱；小人光有勇敢而没有道义，就会偷盗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指立志成为君子的人。由本章所论的内容看来，是对假设状况的讨论，表示君子“应该”如何，否则就会如何。有此理解，就不必考虑君子是有位者或有德者。至于小人，则指不愿立志改善自我的一般人。

君子：指立志成为君子的人。由本章所论的内容看来，是对假设状况的讨论，表示君子“应该”如何，否则就会如何。

【17.24】

子贡曰：“君子亦有恶乎？”子曰：“有恶，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而讪上者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窒者。”曰：“赐也，亦有恶乎？”“恶徼以为知者，恶不孙以为勇者，恶讦以为直者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说：“君子也有厌恶的事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有厌恶的事：厌恶诬说别



人缺点的人，厌恶在下位而毁谤长官的人，厌恶勇敢而不守礼仪的人，厌恶一意孤行却到处行不通的人。”孔子说：“赐，你也有厌恶的事吗？”子贡说：“厌恶卖弄聪明却以为自己明智的人，厌恶狂妄无礼却以为自己勇敢的人，厌恶窥人隐私却以为自己正直的人。”

【17.25】

子曰：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孙，远之则怨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只有女子与小人是难以共处的，与他们亲近，他们就无礼，对他们疏远，他们就抱怨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女子：古代女子没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，在经济上亦不能独立，所以心胸与视野受到很大限制。孔子所说的是古代实情，今日看来已经不再适用了。

【17.26】

子曰：“年四十而见恶焉，其终也已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到了四十岁还被人厌恶，大概没有什么发展了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四十：这句话可能是孔子对自身遭遇的感叹。他三十五岁前往齐国，居留两年期间，齐景公曾有意重用，但为晏婴反对。这句话若不是孔子的心情写照，实在很难具有普遍的意义。

这句话若不是孔子的心情写照，实在很难具有普遍的意义。

微子篇第十八



【18.1】

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。孔子曰：“殷有三仁焉。”

【白话】

微子离开了纣王，箕子沦为他的奴隶，比干劝谏他而被杀。孔子说：“商朝末年有这三位行仁的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微子：微子启，为商纣王同母长兄。因母亲先为帝乙之妾，后立为妻，再生纣，所以由纣继王位。箕子与比干都是商纣王的叔父。他们三人各自择其善而固执之，下场虽有不同，却都合乎行仁的要求。
- 仁：走上人生正途，完成人生理想的人。

箕子与比干都是商纣王的叔父。他们三人各自择其善而固执之，下场虽有不同，却都合乎行仁的要求。

【18.2】

柳下惠为士师，三黜。人问：“子未可以去乎？”曰：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”

【白话】

柳下惠担任典狱官时，多次被免职。有人对他说：“您这样还不愿离开鲁国吗？”他说：“坚持原则为人工作，去哪里不会多次被免职？放弃原则为人工作，又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国家？”



【解读】

- 道：原则、理想，是指人生正途所应坚持的。

【18.3】

齐景公待孔子，曰：“若季氏，则吾不能。以季、孟之间待之。”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”孔子行。

【白话】

齐景公谈到对待孔子的礼数时，说：“像鲁君对待季氏那样，我办不到。我以低于季氏而高于孟氏的礼数来对待他。”不久，又说：“我已经老了，没有办法任用他了。”孔子于是离开了齐国。

【解读】

- 季氏：当时鲁国三卿之中，季氏地位最高，其次是叔氏，然后才是孟氏。此事发生于鲁昭公二十七年，孔子三十七岁时。

【18.4】

齐人馈士乐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

【白话】

齐国送了一批能歌善舞的女子给鲁国，执政的季桓子接受了，三天不问政事。孔子于是离职走了。



【解读】

- 季桓子：季孙斯，当时为执政上卿。孔子原是司寇，颇有政绩，这时辞官走了。此事发生于鲁定公十三年，孔子五十五岁时。

【18.5】

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：“凤兮凤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！”孔子下，欲与之言，趋而辟之，不得与之言。

【白话】

楚国一位狂放不羁的人接舆，唱着歌经过孔子的马车旁，唱的是：“凤凰啊，凤凰啊！你的风格怎么变得如此落魄？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，未来的还来得及把握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现在从事政治的人都挺危险啊。”孔子下车，想要同他说话，他却赶快避开，使孔子没有办法同他说话。

【解读】

- 接舆：这是真实的姓名，还是“接孔子之舆而歌”的描述？事实上，接舆在古代资料中已被当做特定的人名使用。
- 凤：描写志行高洁的人。
- 德：指风格、作风，如“君子之德，风，小人之德，草”之德。

德：指风格、作风，如“君子之德，风，小人之德，草”之德。

【18.6】

长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



长沮曰：“夫执耒耜者为谁？”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与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知津矣。”

问于桀溺，桀溺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？”佯而不顾。

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怃然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长沮与桀溺一起在耕田，孔子经过那儿，吩咐子路去向他们询问渡口的位置。

长沮反问子路：“那位手拉缰绳的人是谁？”子路说：“是孔丘。”长沮说：“是鲁国的孔丘吗？”子路说：“是的。”长沮说：“他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。”

子路又去问桀溺。桀溺反问他：“您是谁？”子路说：“我是仲由。”桀溺说：“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？”子路说：“是的。”桀溺说：“像大水泛滥的情况，到处都是一样，你要同谁去改变呢？你与其追随逃避坏人的人，何不跟着逃避社会的人呢？”说完，继续覆平田土。

子路回来报告孔子这一切，孔子神情怃然地说：“我们没有办法与飞禽走兽一起生活，如果不同人群相处又要同谁相处呢？天下政治若是上轨道，我就不会带你们去试图改变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长沮、桀溺：隐者，不是真姓名。
- 知津：这是隐者对孔子的肯定，表示孔子知道何去何从，只是过于坚持自己的信念罢了。



【18.7】

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蓐。

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？”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食而食之。见其二子焉。

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。至，则行矣。

子路曰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不可废也，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路跟随孔子，却远远落在后面，遇到一位老人家，用木棍挑着除草的工具。

子路便问他：“您看到我的老师吗？”

老人家说：“你这个人，四肢不劳动，五谷也分不清，我怎么知道你的老师是谁？”说完就放下木棍去除草。子路拱着手站在一边。稍后，老人家留子路到家里过夜，杀鸡做饭给子路吃，又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。

第二天，子路赶上了孔子，报告这一切经过。孔子说：“这是一位隐居的人。”接着吩咐子路回去看看他。子路到了那儿，老人家却出门了。

子路说：“不从政是不应该的，长幼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，君臣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？原本想要洁身自爱，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。君子出来从政，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。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，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啊。”

【解读】

● 子路曰：这是子路转述孔子（使反见之）交代的话，并且是子



路对老人家的二子说的。

- 长幼之节：老人家曾让二子与子路相见，表示仍然重视长幼之节。

【18.8】

逸民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子曰：“不得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！”谓：“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。”谓：“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道中直，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

【白话】

不得志的人才有的，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孔子说：“志节不受委屈，人格不受侮辱的，是伯夷与叔齐吧！”又说：“柳下惠与少连，志节受委屈，人格受侮辱，可是言语合乎规矩，行为经过考虑，就是如此吧！”又说：“虞仲与夷逸，隐居起来，放言高论，人格表现廉洁，被废也合乎权宜。我是与这些人都不同的，没有一定要怎么做，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逸民：这七人中，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少连的生平已不可考，而朱张甚至不在孔子评述之列。
- 我：孔子的原则是通权达变，因时制宜。在确定自己的理想之后，可以行则行，可以止则止。

我：孔子的原则是通权达变，因时制宜。在确定自己的理想之后，可以行则行，可以止则止。



【18.9】

大师挚适齐，亚饭干适楚，三饭缭适蔡，四饭缺适秦，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汉，少师阳，击磬襄入于海。

【白话】

大师挚前往齐国，亚饭干前往楚国，三饭缭前往蔡国，四饭缺前往秦国，打鼓的方叔移居黄河边，播小鼓的武移居汉水边，少师阳与击磬的襄移居海边。

【解读】

● 大师：鲁国乐官之长，古代天子与诸侯用饭时要奏乐，所以用亚饭等为乐师之名称。此一乐官流散各地的局面，大概发生在鲁哀公之时。

古代天子与诸侯用饭时要奏乐，所以用亚饭等为乐师之名称。

【18.10】

周公谓鲁公曰：“君子不施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于不以，故曰无大故，则不弃也。无求备于一人。”

【白话】

周公对鲁公说：“君子不会疏忽慢待他的亲族，不会让大臣抱怨没有受到重视，长期追随的属下没有严重过失，就不要弃之不用，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十全十美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周公：姬旦，周初制礼作乐的圣人。鲁公是周公之子伯禽，封于鲁。
- 施：在此，与“弛”同。

【18.11】

周有八士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騫。

【白话】

周朝有八位著名的读书人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騫。





【19.1】

子张曰：“士见危致命，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张说：“读书人看见危险，不惜牺牲生命；看见利益，要想该不该得；祭祀时，要想到虔诚；居丧时，要想到悲感。这样就算不错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● 危：在此须补充说明：合乎道义原则时，才可不惜牺牲，而不是要人轻易赴死。由此可知，孔子的学生们所发表的心得，不能与孔子本人的说法相提并论。本篇各章尚有不少例证。

危：在此须补充说明：合乎道义原则时，才可不惜牺牲，而不是要人轻易赴死。

【19.2】

子张曰：“执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亡？”

【白话】

子张说：“对德行的实践不够坚持，对理想的信念不够深刻，这样的人，不是有他不为多，无他不为少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● 道：就人生理想而言，亦即，抵达至善才是人生的至高目标。



【19.3】

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：“子夏云何？”子曰：“子夏曰：‘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’”子张曰：“异乎吾所闻。君子尊贤而容众，爱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请教交友之道。子张说：“子夏说了些什么？”这位学生回答：“子夏说：‘值得交往的，才与他交往。不值得交往的，就拒绝他。’”子张说：“我所听到的与此不同。君子尊敬才德卓越的人，也接纳一般大众；称赞行善的人，也同情未能行善的人。我若是才德卓越，对什么人不能接纳？我若是才德不卓越，别人将会拒绝我，我又凭什么去拒绝别人？”

【解读】

- 交：交友之道。子夏与子张所说不同，因为前者是对初学者而言，后者则就已有君子表现的人而言。参看【11.16】。

【19.4】

子夏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，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说：“就是一般的技艺，也必定有它值得欣赏的地方，不过，长期专注于此，恐怕会陷于执著的困境，所以君子不去碰它。”



【解读】

- 小道：指一般的技艺，内容广泛不必详列。相对于此的，是道或大道，就是读书人的理想，要行善成德，济世救人。事实上，对于可观的小道，只要不太执著，未尝不能增添生活的趣味。

事实上，对于可观的小道，只要不太执著，未尝不能增添生活的趣味。

【19.5】

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说：“每天知道自己所未知的，每月不要忘记自己所已知的，这样可以说是爱好学习了。”

【19.6】

子夏曰：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说：“广泛学习，同时要坚定志节；恳切发问，同时要就近省思，人生正途就可以找到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人生正途。一个人兼顾本章所说的四点，不难界定自己的

人生之路要如何开展。在缺少良师益友的情况下，这是可行的办法。

【19.7】

子夏曰：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说：“各类工匠要长期留在市场观摩比较，才能善尽他们的职责。君子则要靠努力学习，才能领悟他的理想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君子：指立志成为君子的人。这是《论语》常见的动态观点。靠学习，可以领悟理想，接着还须努力实践。

【19.8】

子夏曰：“小人之道也。必文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说：“小人有了过错，一定加以掩饰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小人：不知或不愿“立志”改善自己的人。



【19.9】

子夏曰：“君子有三望：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说：“君子给人三种不同的观感，远远看他，庄重严肃；就近接触，和蔼可亲；听他说话，一丝不苟。”

【19.10】

子夏曰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，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。信而后谏，未信，则以为谤己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说：“君子获得百姓信赖之后才去动员他们工作，否则百姓会以为自己受到虐待。获得君上信赖之后，才去进谏他，否则君上会以为自己受到毁谤。”

【19.11】

子夏曰：“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说：“在关键重大的行事作风上，不能逾越规范；在无足轻重的行事作风上，不妨有些取舍。”



德：指行事作风，不指道德或德行，否则岂可重大轻小？

【解读】

- 德：指行事作风，不指道德或德行，否则岂可重大轻小？可以参看【12.19】。

【19.12】

子游曰：“子夏之门人，小子当问如应对进退，则可矣，抑末也，本之则无，如之何？”子夏闻之，曰：“噫！言游过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，君子之道，焉可诬也？有始有终者，其惟圣人乎！”

【白话】

子游说：“子夏的学生们，那些年轻人对洒水、扫地、接待宾客、进退礼仪方面的事，还可以胜任，不过这些只是末节而已，做人的根本道理却没有学会，怎么可以呢？”子夏听到了这段话，说：“唉！言游错了！君子所应学习的道理，哪一样要先传授，哪一样要最后讲述呢？如果以认识草木作为比喻，就是要先区分为各种各类，对于君子所应学习的道理，怎么可以任意妄加批评呢？在教导时能够有始有终全面兼顾的，大概就是圣人啊！”

【解读】

- 道：成为君子所应学习的道理，包括知识与德行。
- 圣人：完美的人，在此应指孔子。

【19.13】

子夏曰：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夏说：“从政之后，行有余力，就该学习；学习之后，深有心得，就该从政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仕：现代人就业之后，即使不是从政做官，也等于“仕”。行有余力，就该学习，正符合终身学习的原则。

仕：现代人就业之后，即使不是从政做官，也等于“仕”。行有余力，就该学习，正符合终身学习的原则。

【19.14】

子游曰：“丧致乎哀而止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游说：“居丧时，充分表现感戚就可以了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止：不宜因过度悲伤而危及身心。



【19.15】

子游曰：“吾友张也，为难能也，然而未仁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游说：“我的朋友子张所作所为已经难能可贵了，不过还没有抵达完美的境地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仁：指完美人格的最高境界。子游这样说，有与子张互相砥砺之意，而不是妄加批评。

【19.16】

曾子曰：“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”

【白话】

曾子说：“子张言行显得高不可攀，很难与他一起走上人生正途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为仁：走上人生正途。对每一个人而言，人生正途原是大同小异的，但是由于性格、志趣、知识、德行的差异，而有各自结伴同行的朋友。



【19.17】

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‘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亲丧乎！’”

【白话】

曾子说：“我听老师说过：‘一般人没有自己充分显露真情的机会，如果有，那一定是在父母过世的时候吧！’”

【19.18】

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‘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’”

【白话】

曾子说：“我听老师说过：‘关于孟庄子的孝行，别的都还有办法做到，但是他不去更换父亲任用的家臣与父亲所定的政策，那才是难以做到的。’”

【解读】

- 孟庄子：鲁国大夫孟献子（仲孙蔑）之子，名速。
- 不改：这与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”【1.11】可以对照来看。

【19.19】

孟氏使阳肤为士师，问于曾子。曾子曰：“上无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



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

【白话】

孟氏任命阳肤为典狱官，阳肤向曾子请求教诲。曾子说：“现在政治领袖的言行失去规范，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。你如果查出罪犯的实情，要有难过及怜悯之心，不可沾沾自喜。”

【解读】

- 阳肤：可能是曾子的学生。

【19.20】

子贡曰：“邾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说：“邾国的恶行，不像现在传说的这么严重。所以君子讨厌处在下游，以免天下一切坏事都算在他身上。”

【解读】

- 下流：原指河水之下游，引申为：若不力争上游，就会趋于堕落。

【19.21】

子贡曰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

下流：原指河水之下游，引申为：若不力争上游，就会趋于堕落。



皆仰之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贡说：“君子所犯的过错，就像日食与月食：犯错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得到；更改了以后，大家依然仰望他。”

君子所犯的过错，就像日食与月食：犯错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得到，更改了以后，大家依然仰望他。

【19.22】

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：“仲尼为学？”子贡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，而亦何常师之有？”

【白话】

卫国的公孙朝请教子贡说：“孔仲尼在何处学习过？”子贡说：“周文王与武王的教化成就并没有完全失传，而是散落在人间，才德卓越的人把握住重要的部分，才德平凡的人把握住末节的部分。没有地方看不到文王与武王的教化成就啊，我的老师在何处不曾学习过？他又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师呢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公孙朝：卫国大夫。因同名者，有鲁国、楚国、郑国各一人，所以写明国别。

【19.23】

公孙成叔语大夫于朝曰：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子贡景伯以告子贡，子贡



曰：“学之宫墙，赐之墙也及肩，窺见室家之行。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，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”

【白话】

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：“子贡的才德比孔仲尼更卓越。”子服景伯把这句话告诉子贡。子贡说：“以房屋的围墙作比喻吧。我家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，别人可以看到屋内摆设的美好状况。老师家的围墙却有几丈高，如果找不到大门进去，就看不到里面宗庙的宏伟壮观与连绵房舍的多彩多姿。能够找到大门的人或许很少吧，叔孙先生这种说法不是正好印证了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- 叔孙武叔：叔孙州仇，鲁国大夫。
- 外：八尺为一切。

【19.24】

叔孙武叔毁仲尼。子贡曰：“无以为也。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誉者，立毁也。犹可毁也。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得而逾焉。人虽欲自绝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多见其不知量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叔孙武叔毁谤孔子。子贡说：“不要这么做。仲尼是没有办法毁谤的，别人的才德表现，像是山丘一般，还可以去超越。仲尼则像是太阳与月亮，



没有可能去超越的。一个人即使想要断绝他与太阳、月亮的关系，对于太阳、月亮又有什么损害呢？只是显示了他不知自己的分量而已。”

【19.25】

陈子禽谓子贡曰：“子为季也，仲尼岂贤于子乎？”子贡曰：“君子一言以为知，一言以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谓无疆之业，道之所行，舜之所来，幼之斯和，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？”

【白话】

陈子禽对子贡说：“您太谦让了吧，仲尼的才德难道比得上您吗？”子贡说：“君子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明智，也由一句话表现他的不明智，所以说说话不能不谨慎。老师让我们赶不上，就像天空是没有办法靠楼梯爬上去一样。老师如果能在诸侯之国或大夫之家负责执政，就会做到我们所说的，他要使百姓立足于社会，百姓就会立足于社会；他要引导百姓前进，百姓就会向前；他要安顿各方百姓，百姓就会前来投靠；他要动员百姓工作，百姓就会同心协力。当他活在世间时，人们以他为荣，当他不幸辞世时，人们为他悲戚，这怎么是我们赶得上的呢？”

君子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明智，也由一句话表现他的不明智，所以说说话不能不谨慎。



【20.1】

尧曰：“咨！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厥中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舜亦以命禹。

曰：“予小子履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天后帝：有罪不敢赦，吾臣不藏，罔在吾心。视矧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”

周有大章，善人是富。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，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”

谨权量，审法度，修废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所重：民、食、丧、祭。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公则说。

【白话】

尧让位给舜时说：“听着啊！你这位舜！天的任命已经落在你身上了，你要忠实地把握正义原则。如果天下百姓都陷于困苦贫穷，天的禄位也将永远终止。”舜后来也以这番话告诫禹。

商汤说：“在下屢，在此谨献上黑色牡牛做牺牲，并且向光明而伟大的上帝报告：有罪的人，我不敢擅自去赦免。您的臣仆所作所为，我也不敢隐瞒。这些都清楚陈列在您心中。我本人如果有罪，请不要责怪天下人，天下人如果有罪，都由我一人来承担。”

周朝大封诸侯，使善人都得到财富。武王说：“我虽然有许多至亲的亲人，但是比不上有许多行仁的部属。百姓如果犯了过错，由我一人来承担。”

检验及审定生活所需的度量衡，整顿被废除的官职与工作，全国的政令就可以通行了。恢复被灭亡的国家，延续已断绝的世系，提拔不得志的人才，天下的百姓就心悦诚服了。应该重视的有：百姓、粮食、丧礼、祭祀。宽厚就会获得众人的爱戴，信实就会得到百姓的依赖，勤快工作就会取得重大成果，行事公平就会使得人人满意。

可憐人
信言不
相
便
便

宽厚就会获得众人的爱戴，信实就会得到百姓的依赖，勤快工作就会取得重大成果，行事公平就会使得人人满意。



【解读】

- 尧曰：本章内容牵涉较广，多为拼凑而成的历史资料。一般认为，“谨权量”以下的文句，为孔子之言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古代重视“民、食、丧、祭”。

【20.2】

子张问于孔子曰：“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”子曰：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五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子张曰：“何谓惠而不费？”子曰：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择可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”子张曰：“何谓四恶？”子曰：“不教而暴谓之虐；不戒视成谓之暴；慢令致期谓之贼；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谓之有司。”

【白话】

子张请教孔子说：“要怎么做才能把政务治理好？”孔子说：“推崇五种美德，排除四种恶行，这样就可以把政务治理好了。”子张说：“五种美德是什么？”孔子说：“君子要做到的：施惠于民，自己却不耗费；劳动百姓，却不招来怨恨；表现欲望，但是并不贪求；神情舒泰，但是并不骄傲；态度威严，但是并不凶猛。”子张说：“施惠于民，自己却不耗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孔子说：“顺着百姓所想要的利益，使他们得到满足，这不是施惠于民，自己却不耗费吗？选择适合劳动的情况去劳动百姓，又有谁会怨恨？自己想要的是行仁，结果得到了行仁的机会，还要贪求什么呢？不论人数多少，以及势力大小，君子对他们都不懈怠。



慢，这不也是神情舒泰却不骄傲吗？君子服饰整齐，表情庄重，严肃得使人一看就有些畏惧，这不也是态度威严却不凶猛吗？”子张说：“四种恶行又是什么？”孔子说：“不先教导规范，百姓犯错就杀，这称做酷虐；不先提出警告，就要看到成效，这称做残暴；延后下令时间，届时却严格要求，这称做害人；同样是要给人的，出手却吝惜，这称做刁难别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有司：古代管小事的官，地位卑微作风小气，与君子所为大不相称。这是提醒人在奖赏时不可犹豫不决，以免反而招来怨恨。

【20.3】

孔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

【白话】

孔子说：“不了解命的道理，没有办法成为君子；不了解礼的规范，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；不了解言词的使用，没有办法了解别人。”

【解读】

- 命：兼指使命与命运。既要明白人生有行善的使命，努力求其至善，又要了解人间富贵的客观限制，因而不必强求。知命之后，可以“行其所当行，止于其所不得止”，由此成为君子。

可操操操操
可操操操操
可操操操操
可操操操操

既要明白人生有行善的使命，努力求其至善，又要了解人间富贵的客观限制，因而不必强求。